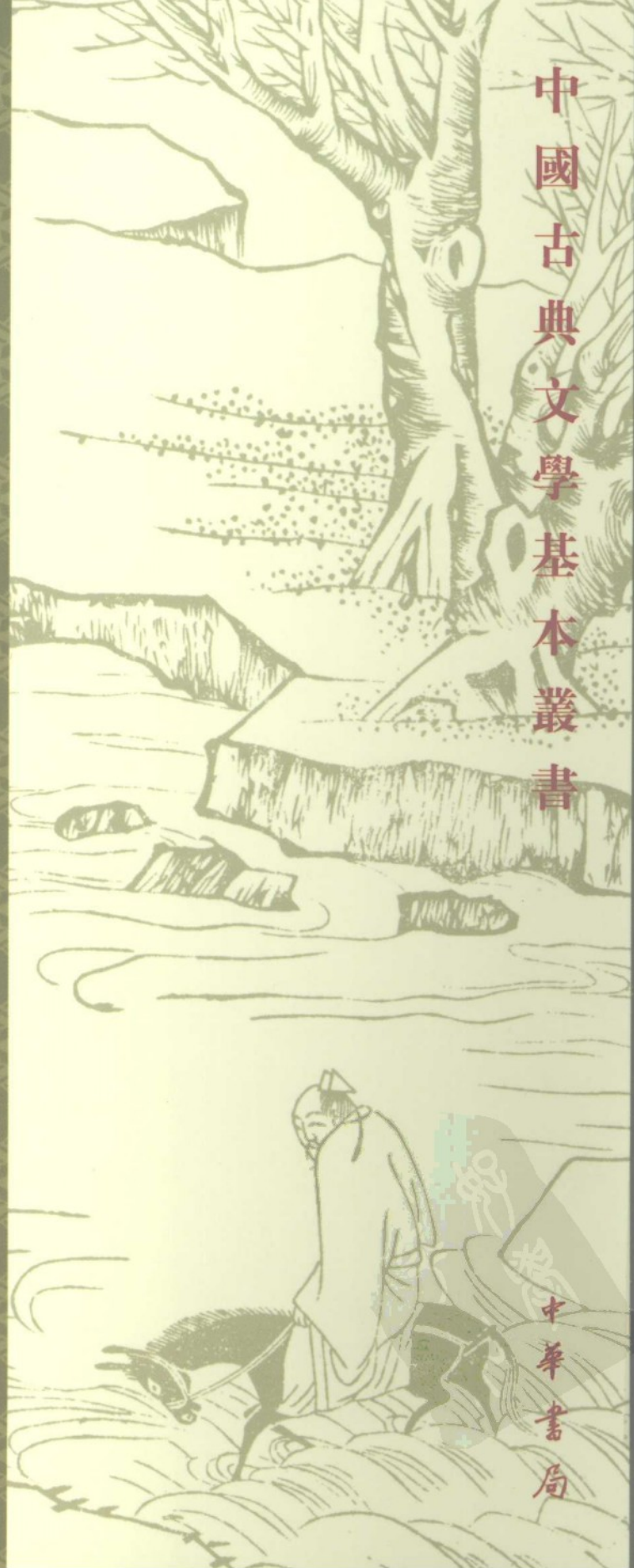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牧集繫年校注

第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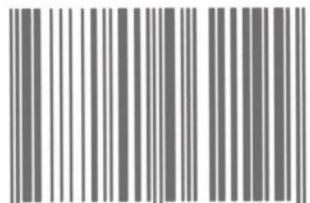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6219-9



9 787101 06219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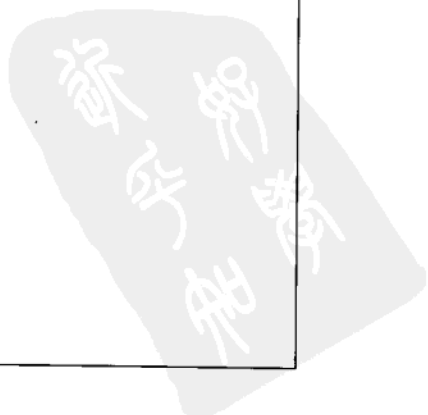
定價：128.00 元(全四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牧集繫年校注

中華書局



樊川外集



# 說 明

一、本索引收錄《杜牧集繫年校注》的全部作品，篇目內容包括《樊川文集》二十卷、《樊川別集》一卷、《樊川外集》一卷、《集外詩》三卷及《集外文》一卷。

二、本索引在各篇目之後分別使用兩個數字標明該篇所在的冊數和頁數，二者之間以 / 隔開。例如：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二/614

表示《有懷重送斛斯判官》篇在本書第二冊的第六一四頁。

三、本索引以篇名首字筆畫為序，篇名首字筆畫相同時，按其第二字筆畫為序。以下依此類推。

## 一畫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三/1089

## 二畫

七夕 四/1421  
七絕一首 四/1425  
九日 二/622  
九日齊山登高 二/371  
九華山 四/1426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二/415

入商山 二/601

入關 四/1209

八六子 四/1434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雷溪館因

題長句四韻 二/420

十九兄郡樓有宴病不赴 四/1285

卜居招書侶 四/1371

又謝賜茶酒狀 三/955

## 三畫

三子言性辯 二/685

- 三川驛伏覽座主舍人留題 四/1252  
 山石榴 二/426  
 上白相公啓 三/977  
 山寺 四/1342  
 上刑部崔尚書狀 三/991  
 山行 四/1223  
 上吏部高尚書狀 三/988  
 川守大夫劉公早歲寓居敦行里肆  
 有題壁十韻今之置第乃獲舊居  
 洛下大僚因有唱和歎詠不足輒  
 獻此詩 四/1394  
 上安州崔相公啓 三/992  
 上池州李使君書 三/875  
 上李中丞書 三/860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三/971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三/826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三/817  
 上周相公書 三/843  
 上周相公啓 三/981  
 上河陽李尚書書 三/886  
 上知己文章啓 三/998  
 上門下崔相公書 三/832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三/848  
 上宣州崔大夫書 三/871  
 上昭義劉司徒書 三/835  
 上宰相求杭州啓 三/1018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三/1004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三/1008  
 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 三/1015  
 上淮南李相公狀 三/987  
 上鄭相公狀 三/986  
 上鹽鐵裴侍郎書 三/889  
 大雨行 一/148  
 大夢上人自廬峰廻 四/1306  
 子規 四/1332  
 四畫  
 不飲贈官妓 二/417  
 不飲贈酒 一/302  
 不寢 四/1359  
 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  
 一篇兼有諮勸 四/1152  
 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  
 十六韻獻居守相國崔公兼呈工  
 部劉公 四/1396  
 中途寄友人 四/1417  
 丹水 二/488  
 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  
 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睹聖功輒  
 獻歌詠 一/216  
 內宴請上壽酒 三/964  
 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  
 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 四/1397  
 及第後寄長安故人 四/1209  
 少年行 一/263  
 少年行 二/629

- 支某除郾王傅盧賓除融州刺史趙  
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三/1078
- 方響 四/1228
- 月 四/1204
-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三/1124
-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  
衛將軍等制 三/1082
-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佺渝  
州刺史等制 三/1068
-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三/1081
-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三/1120
-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鎔除右諭德等  
制 三/1074
- 五畫**
- 代人作 四/1158
- 代人寄遠 二/582
-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三/966
-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三/968
-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二/419
- 代裴相公謝告身鞍馬狀 三/960
- 代裴相公謝賜批答表 三/958
-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三/956
-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三/1053
- 冬日五湖館水亭懷別 四/1357
- 冬日題智門寺北樓 四/1257
-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一/80
-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四/1162
- 出宮人二首 一/295
- 出關 四/1365
- 句 四/1422
-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  
欲赴舉 二/359
- 史將軍 一/157
-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  
美等叙勳制 三/1112
-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  
人叙階制 三/1113
- 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 二/594
- 玉泉 四/1430
-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  
史制 三/1065
-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  
使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三/1099
- 石池 四/1374
-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  
官等制 三/1104
- 六畫**
-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三/802
- 同趙二十二訪張明府郊居聯句  
四/1232
- 吐突士擘妻封邑號制 三/1129
-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

- 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三/1088  
 守論并序 二/655  
 安賢寺 四/1428  
 并州道中 四/1312  
 早行 四/1343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愛酒情  
   地閑雅 一/275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  
   因寄書懷四韻 一/208  
 早春題真上人院 四/1233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二/418  
 早秋 二/577  
 早秋客舍 四/1316  
 早雁 二/432  
 有寄 二/632  
 有感 四/1280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二/614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三/1085  
 朱坡 一/271  
 朱坡絕句三首 一/292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三/1127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  
   令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  
   兆府倉曹等制 三/1077  
 江上雨寄崔碣 二/481  
 江上逢友人 四/1403  
 江上偶見絕句 二/597  
 江南春絕句 二/349  
 江南送左師 四/1283  
 江南懷古 二/348  
 江樓 四/1333  
 江樓晚望 四/1414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  
   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二/384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二/377  
 池州送孟遲先輩 一/129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三/801  
 池州造刻漏記 三/798  
 池州清溪 二/391  
 池州廢林泉寺 二/389  
 羊欄浦夜陪宴會 四/1277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  
   宣州因題贈 一/151  
 自宣城赴官上京 二/361  
 自貽 一/280  
 自遣 一/281  
 自撰墓誌銘 三/812  
 行次白沙館先寄上河南王侍郎  
   四/1383  
 行經廬山東林寺 四/1405  
 西山草堂 四/1372  
 西州回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三/1132  
 西江懷古 二/346  
 七畫  
 兵部尚書席上作 四/1349



- 初上船留寄 四/1144
- 初冬夜飲 二/422
-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 二/527
-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  
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  
寄江南許渾先輩 二/532
- 別王十後遣京使累路附書 四/1257
- 別沈處士 四/1173
- 別家 四/1191
- 別懷 四/1313
- 別鶴 四/1340
- 即事 四/1421
- 即事黃州作 二/393
- 吳宮詞二首 四/1418
- 吳從除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  
羅州刺史等制 三/1071
- 宋州寧陵縣記 三/805
-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三/1128
- 忍死留別獻鹽鐵裴相公二十叔  
四/1204
- 投知己書 三/881
- 折菊 二/448
-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三/1058
- 李甘詩 一/91
- 李玨貶撫州司馬制 三/1121
-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  
陽羨粗有薄產叙舊述懷因獻長  
句四韻 一/255
-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證除均州刺史  
萬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三/1049
- 李和鼎 一/288
-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  
成軍推官等制 三/1095
-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  
員外郎等制 三/1038
-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  
韋瓊加侍御史充振武軍掌書記  
等制 三/1093
- 李珣冊贈司空制 三/1051
-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三/1055
- 李給事二首 一/190
- 李賀集序 三/773
-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三/1062
- 李鄠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  
南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三/1090
-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三/1061
-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  
等制 三/1043
- 杏園 一/314
- 村行 一/156
- 村舍燕 二/442
- 杜秋娘詩并序 一/45
- 杜濠除太常博士制 三/1047

- 杜鵑 四/1335  
 汴水舟行答張祜 四/1290  
 汴河阻凍 二/554  
 汴河懷古 二/553  
 沈下賢 一/286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  
 授官制 三/1133  
 芭蕉 四/1289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二/458  
 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一/317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二/387  
 見穆三十宅中庭海榴花謝 四/1181  
 赤壁 二/501  
 走筆送杜十三歸京 四/1236
- 八畫
- 阿房宮賦 一/9  
 使迴枉唐州崔司馬書兼寄四韻因  
 和 四/1230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三/1126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 四/1250  
 和州絕句 二/534  
 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懷 四/1226  
 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  
 二/564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 四/1154  
 和嚴憚秀才落花 四/1142
-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二/405  
 夜雨 四/1227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  
 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長  
 句四韻 一/218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  
 印出鎮全蜀詩十八韻 一/264  
 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  
 嘉雪忽降品彙昭蘇即事書成四  
 韻 四/1175  
 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  
 叙事書懷因成十二韻 四/1148  
 奉陵宮人 一/246  
 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  
 赴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  
 成十六韻 二/467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  
 玄等加官制 三/1112  
 念昔遊三首 一/212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  
 供軍使等制 三/1092  
 押兵甲發谷口寄諸公 四/1249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一/303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三/792  
 東兵長句十韻 一/200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二/331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三/1118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三/1123

- 河湟 一/183
- 泊松江 四/1360
- 泊秦淮 二/517
- 注孫子序 三/782
- 牧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  
吏部沈公幕罷府周歲公宰昭應  
牧在淮南縻職叙舊成二十韻用  
以投寄 四/1291
- 金谷園 四/1323
- 金谷懷古 四/1403
- 金陵 四/1420
- 長安夜月 四/1319
- 長安秋望 一/299
-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一/108
- 長安雪後 四/1254
- 長安晴望 四/1265
-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一/172
- 長興里夏日寄南鄰避暑 四/1390
- 雨 四/1193
- 雨中作 一/116
- 青塚 四/1305
- 九晝
- 南陵道中 四/1187
- 南樓夜 四/1405
-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三/1135
-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  
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三/1076
- 姜閱貶岳州司馬等制 三/1122
-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  
官歸京 二/357
- 宣州留贈 四/1166
- 宣州開元寺南樓 四/1172
- 宣州開元寺贈惟真上人 四/1380
- 宣城贈蕭兵曹 四/1366
- 宮人塚 四/1270
- 宮詞二首 四/1201
- 屏風絕句 二/462
- 後池泛舟送王十 四/1238
-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四/1347
- 故洛陽城有感 二/332
- 斫竹 二/446
- 春日古道傍作 四/1305
- 春日言懷寄虢州李常侍十韻  
一/251
-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二/416
- 春日途中 四/1217
- 春日寄許渾先輩 四/1311
-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二/363
- 春申君 一/244
- 春思 四/1157
- 春晚題韋家亭子 一/316
- 春盡途中 二/580
- 春懷 四/1320

- 柳長句 二/427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  
   制 三/1114  
 柳絕句 二/431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召 四/1164  
 洛中 四/1307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一/100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  
   朝 二/329  
 洛陽 四/1183  
 洛陽長句二首 二/327  
 洛陽秋夕 四/1239  
 玲瓏山杜牧題名 四/1441  
 皇甫鈺除右司員外郎鄭濂除侍御  
   史內供奉等制 三/1041  
 皇風 一/110  
 盆池 二/631  
 秋夕 四/1242  
 秋夕有懷 四/1378  
 秋日 四/1370  
 秋日偶題 四/1344  
 秋夜與友人宿 四/1401  
 秋岸 四/1145  
 秋思 二/578  
 秋晚早發新定 二/402  
 秋晚江上遣懷 四/1318  
 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一/210  
 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 四/1380  
 秋浦途中 二/521  
 秋夢 四/1314  
 秋感 四/1218  
 秋霽寄遠 四/1378  
 茶山下作 二/414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  
   李郎中 一/121  
 送人 四/1194  
 送友人 四/1336  
 送太昱禪師 四/1392  
 送牛相公出鎮襄州 四/1178  
 送王十至褒中因寄尚書 四/1237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一/278  
 送別 四/1408  
 送李群玉赴舉 二/549  
 送杜顛赴潤州幕 四/1278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  
   行 一/105  
 送故人歸山 四/1248  
 送荔浦蔣明府赴任 四/1377  
 送容州中丞赴鎮 一/236  
 送陸洵郎中棄官東歸 二/569  
 送國碁王逢 一/259  
 送張判官歸兼謁鄂州大夫 四/1259  
 送趙十二赴舉 四/1330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四/1275  
 送劉秀才歸江陵 二/455

- 送盧秀才一絕 二/604  
 送盧秀才赴舉序 三/790  
 送薛邽二首 四/1180  
 送薛處士序 三/789  
 送薛種遊湖南 二/551  
 送隱者一絕 二/610  
 送蘇協律從事振武 四/1375  
 郡齋秋夜即事寄斛斯處士許秀才  
 四/1231  
 郡齋獨酌 一/64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二/499  
 重送 一/140  
 重送王十 四/1238  
 重送絕句 一/262  
 重登科 四/1324  
 重題絕句一首 二/569  
 陝州醉贈裴四同年 四/1253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二/513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 二/491  
 除官歸京陸州雨霽 二/403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三/1031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  
 廬壽院等制 三/1091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諝除尚食  
 奉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  
 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三/1107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  
 中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三/1042
- 十畫
- 倡樓戲贈 四/1143  
 原十六衛 二/643  
 哭李給事中敏 二/452  
 哭韓綽 二/463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  
 尉牛公墓誌銘并序 二/700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  
 墓誌銘 三/743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  
 碑 二/693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三/719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  
 公行狀 三/924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  
 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二/712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三/767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  
 誌銘并序 三/726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三/765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  
 御史杜君墓誌銘 三/751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三/733

-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三/770
-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并序  
三/763
-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  
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  
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  
行狀 三/914
-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并序  
三/737
-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三/755
-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  
十韻 一/239
- 夏侯瞳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三/1096
- 宴畢殿前謝辭 三/965
- 將出關宿層峰驛却寄李諫議  
四/1229
- 將赴池州道中作 四/1326
-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一/320
- 將赴京留贈僧院 四/1401
- 將赴京題陵陽王氏水居 四/1407
-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二/351
- 旅宿 四/1334
- 旅情 四/1337
- 旅懷作 四/1410
- 書事 四/1339
- 書情 四/1348
-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二/681
- 書懷 四/1224
- 書懷寄中朝往還 二/528
- 書懷寄盧歙州 四/1280
- 栽竹 二/424
- 留誨曹師等詩 四/1182
- 留題李侍御書齋 四/1381
- 留贈 四/1174
-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三/1029
- 破鏡 四/1254
- 華清宮 四/1255
- 華清宮三十韻 一/161
- 途中一絕 二/579
- 途中作 二/497
- 途中逢故人話西山讀書早曾遊覽  
四/1406
- 逢故人 四/1317
- 逢故人 四/1321
-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  
雅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三/1070
- 陵陽送客 四/1389
-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  
鄭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三/1073
-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三/1110
-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  
球除太府少卿等制 三/1048
-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三/1023
-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

- 神策軍兵馬使制 三/1111
- 十一畫
- 晚泊 四/1341
- 晚晴賦并序 一/29
-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二/447
- 偶作 四/1211
- 偶呈鄭先輩 四/1331
- 偶見 四/1345
- 偶遊石盍僧舍 一/118
- 偶題 二/602
- 偶題 四/1251
- 偶題二首 四/1160
- 商山麻澗 二/484
- 商山富水驛 二/485
- 宿東橫山瀨 四/1387
- 宿長慶寺 四/1260
-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二/572
- 寄牛相公 二/623
- 寄兄弟 四/1369
- 寄李起居四韻 二/396
- 寄李播評事 四/1177
- 寄杜子二首 四/1272
- 寄沈褒秀才 四/1208
- 寄東塔僧 四/1241
- 寄宣州鄭諫議 二/560
-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二/571
- 寄唐州李玘尚書 四/1185
- 寄桐江隱者 四/1390
- 寄浙西李判官 四/1271
- 寄浙東韓又評事 二/514
- 寄崔鈞 二/530
- 寄揚州韓綽判官 二/545
- 寄湘中友人 四/1402
- 寄遠 二/586
- 寄遠 二/621
- 寄遠 四/1409
- 寄遠人 四/1173
- 寄澧州張舍人笛 二/543
- 寄盧先輩 四/1404
- 寄題甘露寺北軒 二/589
- 寄題宣州開元寺 四/1167
-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  
道推官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三/1094
- 崔璨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瑛  
除兵部侍郎等制 三/1025
-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制 三/1108
-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  
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 三/1037
- 張幼彰程脩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  
詔等制 三/1088
-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三/1109
- 張好好詩并序 一/72
-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三/1083
-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三/1119

- 張保皋鄭年傳 二/672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  
 縣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三/1074  
 惜春 一/125  
 惜春 四/1411  
 授劉縱秘書郎制 四/1439  
 望少華三首 四/1261  
 望故園賦 一/26  
 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  
 言懷兼別示亦蒙見贈凡二十韻  
 走筆依韻 四/1393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  
 軍將軍制 三/1087  
 梅 二/425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三/809  
 清明 四/1432  
 祭木瓜神文 三/904  
 祭周相公文 三/909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三/900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三/905  
 祭龔秀才文 三/912  
 訪許顏 四/1304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  
 自適高秋企望題詩寄贈十韻  
 一/186  
 許秀才至辱李蘄州絕句問斷酒之  
 情因寄 四/1258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三/941  
 過大梁聞河亭方謙贈孫子端  
 四/1145  
 過田家宅 一/316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一/221  
 過勤政樓 一/204  
 過鮑溶宅有感 四/1368  
 過驪山作 一/127  
 隋苑 四/1287  
 隋宮春 四/1327  
 隋堤柳 二/430  
 雪中書懷 一/112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 一/318  
 黃州竹逕 二/454  
 黃州刺史謝上表 三/931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三/895
- 十二畫
-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  
 侍御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  
 秋事等制 三/1075  
 寓言 四/1301  
 寓題 四/1330  
 悲吳王城 四/1206  
 揚州三首 二/335  
 斑竹筒簟 四/1141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 三/1116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 四/1170  
 湖州正初招李鄴秀才 二/459  
 爲人題贈 二/624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三/944  
 爲堂兄慥求澧州啓 三/1021  
 登九峰樓 四/1189  
 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 二/365  
 登樂遊原 一/229  
 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 四/1263  
 答莊充書 三/884  
 紫薇花 四/1224  
 街西長句 一/242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  
   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四/1440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  
   四韻 二/495  
 詠襪 四/1198  
 貴池亭 四/1427  
 貴遊 四/1384  
 貽友人 四/1338  
 貽遷客 四/1388  
 貽隱者 四/1373  
 賀中書門下平澤路啓 三/976  
 賀平党項表 三/935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三/951  
 賀崔大夫崔正字 四/1282  
 越中 四/1385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二/392  
 遊盤谷 四/1431  
 遊邊 四/1325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于  
   聖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  
   往牧支離窮悴竊於一麾書美歌  
   詩兼自言志因成長句四韻呈上  
   三君子 一/310  
 閑題 四/1322  
 雁 四/1411  
 雲 二/449  
 雲 四/1320  
 雲夢澤 二/511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三/1117  
  
 十三畫  
 傷友人悼吹簫妓 四/1303  
 傷猿 二/444  
 塞廢井文 二/687  
 愁 四/1286  
 感懷詩一首 一/34  
 新定途中 二/465  
 新柳 四/1409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  
   吳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二/407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  
   監丞簿制 三/1131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

- 尉直弘文館等制 三/1098  
 歲日朝廻 四/1265  
 猿 四/1301  
 睦州四韻 二/401  
 經古行宮 四/1379  
 經闔閭城 四/1312  
 罪言 二/633  
 與人論諫書 三/862  
 與汴州從事書 三/892  
 與浙西盧大夫書 三/867  
 遣興 二/575  
 遣懷 四/1195  
 遣懷 四/1214  
 酬王秀才桃花園見寄 四/1235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二/556  
 酬許十三秀才兼依來韻 四/1346
- 十四畫
-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三/955  
 寢夜 四/1284  
 對花微疾不飲呈座中諸公 四/1234  
 暝投雲智寺渡溪不得却取沿江路  
   往 四/1366  
 漁父 四/1314  
 漢江 二/492  
 瑤瑟 四/1247  
 綠蘿 四/1386  
 聞角 四/1249
- 聞范秀才自蜀遊江湖 四/1385  
 聞開江相國宋公下世二首 四/1363  
 聞雁 四/1413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  
   死長句 一/232  
 聞蟬 四/1336  
 臺城曲二首 二/478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  
   等制 三/1027  
 裴諗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  
   制 三/1103  
 裴閱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  
   等制 三/1072  
 趙元方除戶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  
   安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  
   制 三/1106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三/1033  
 鄭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三/1079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  
   等制 三/1067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制 三/1036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  
   裴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  
   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三/1102  
 鄭瓘協律 二/562  
 閨情 二/584  
 閨情代作 四/1207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二/379

齊安郡後池絕句 二/381

齊安郡晚秋 二/369

### 十五畫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內府局

丞置同正等制 三/1128

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 四/1427

歎花 四/1219

潤州二首 二/340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感舊

爲詩 二/482

論相 二/660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三/961

醉後呈崔大夫 四/1225

醉後題僧院 二/450

醉倒 四/1346

醉眠 一/302

醉題 二/605

醉贈薛道封 四/1196

鴉 二/440

### 十六畫

憶遊朱坡四韻 一/291

憶齊安郡 二/390

憶歸 四/1345

戰論并序 二/649

曉望 四/1337

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醞 四/1196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

三/1134

燕將錄 二/663

獨柳 二/432

獨酌 一/123

獨酌 一/301

盧告除左拾遺等制 三/1044

盧秀才將出王屋高步名場江南相

逢贈別 四/1273

盧搏除廬州刺史制 三/1057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

湜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

等制 三/1100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

崔滔櫟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三/1097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三/1046

薔薇花 四/1422

薛淙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

除邛州刺史等制 三/1066

薛遠除秦州刺史制 三/1063

薦王寧啓 三/1003

薦韓乂啓 三/994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鄴除虢州

司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三/1115

- 還俗老僧 二/445  
 鴛鴦 四/1412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  
 授官制 三/1136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  
 官制 三/1137  
 龍丘途中 四/1268
- 十七畫
- 舊遊 二/585  
 襄陽雪夜感懷 二/494  
 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彩絹等狀  
 三/962  
 謝賜物狀 三/966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三/953  
 謝賜新絲表 三/954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  
 孟璉除工部郎中等制 三/1035  
 鷓鴣 二/435
- 十八畫
- 歸家 四/1191  
 歸燕 二/444  
 歸融冊贈左僕射制 三/1052  
 邊上晚秋 四/1303  
 邊上聞胡笳 四/1308  
 題元處士高亭 二/561  
 題木蘭廟 二/599  
 題水西寺 四/1361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  
 一/196  
 題白雲樓 四/1399  
 題白蘋洲 二/410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一/126  
 題池州弄水亭 一/142  
 題池州貴池亭 二/398  
 題吳興消暑樓十二韻 四/1146  
 題村舍 二/581  
 題武關 二/489  
 題青雲館 二/591  
 題宣州開元寺 一/146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  
 居人 二/352  
 題茶山 二/411  
 題荀文若傳後 二/689  
 題孫逸人山居 四/1416  
 題桃花夫人廟 二/523  
 題桐葉 一/282  
 題烏江亭 二/536  
 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二/606  
 題張處士山莊一絕 二/613  
 題揚州禪智寺 二/344  
 題敬愛寺樓 二/455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二/466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二/552

題齊安城樓 二/382

題劉秀才新竹 四/1222

題橫江館 二/541

題禪院 二/450

題魏文貞 一/207

十九畫

懷吳中馮秀才 四/1240

懷政禪師院 四/1376

懷紫閣山 四/1415

懷鍾陵舊遊四首 二/471

懷歸 四/1302

簾 二/587

贈朱道靈 二/461

贈別 四/1400

贈別二首 二/614

贈別宣州崔群相公 四/1362

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 二/395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一/257

贈沈學士張歌人 一/289

贈宣州元處士 一/154

贈張祜 四/1168

贈終南蘭若僧 四/1212

贈漁父 四/1218

贈獵騎 四/1239

二十畫

獻詩啓 三/1002

寶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

鄧州刺史等制 三/1059

寶列女傳 二/675

蘭溪 二/399

二十一畫

權審除戶部員外郎制 三/1040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

鐵巡官等制 三/1105

鶴 二/438

二十二畫

讀韓杜集 一/248

驢驢阪 四/1352

驢驢駿 四/1266

二十四畫

鷺鷥 二/441

二十五畫

蠻中醉 四/1328

二十八畫

鸚鵡 二/437

# 樊川外集

## 斑竹筒簟(一)①

血染斑斑成錦紋(三)，昔年遺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將身卧淚痕。

### 【校勘記】

〔一〕「斑竹」，原作「班竹」，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三〕「斑斑」，原作「班班」，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 【注釋】

① 斑竹句：斑竹，名湘妃竹，竹身有紫色或褐色斑紋。相傳堯之二女娥皇、女英爲舜妃，舜南巡不返，卒於蒼梧。二妃哀痛，淚水灑竹成斑。事見張華《博物志》卷八。簟，竹席。夾注：「《帝王世紀》：「舜巡狩死於蒼梧之野，二妃哭向湘江之上，洒淚染竹成班竹。」」

【集評】

杜牧之《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卧淚痕。」《述異記》：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竹悉爲斑。（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二）

和嚴憚秀才落花<sup>①</sup>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sup>②</sup>。無情紅豔年年盛，不恨凋零却恨開。

【注釋】

① 嚴憚：字子重，吳興（今屬浙江）人。屢舉進士不第，歸居故里。杜牧任湖州刺史時，與之交往，頗稱賞其《落花》詩。咸通十一年卒。事跡見《唐詩紀事》卷六六、《唐才子傳校箋》卷六等。此詩《杜牧年譜》繫於大中五年（八五一），時杜牧任湖州刺史。

② 流杯：即流觴。古代風俗，每逢三月上旬巳日，於水濱宴飲，以祓除不祥。宴集時，於水上放置酒杯，杯流行停其前，即取飲，稱爲「流觴曲水」。《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探半春<sup>(一)</sup>①，纈衣簾裏動香塵<sup>②</sup>。無端有寄閑消息，背插金釵笑向人。

### 【校勘記】

〔一〕「探半春」，原作「深半春」，據夾注本改。

### 【注釋】

① 探半春：《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探春》：「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② 纈衣簾句：纈衣簾，結彩之簾。香塵，指女子步履而起之塵。

### 【集評】

元、白、溫、李，皆稱豔手。然樂天惟「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篇爲難堪，餘猶《國



風》之好色。飛卿「曲巷斜臨」、「翠羽花冠」、「微風和暖」等篇，俱無刻劃。杜紫微極爲狼籍，然如「綠楊深巷馬頭斜」、「馬鞭斜拂笑回頭」、「笑臉還須待我開」、「背插金釵笑向人」，大抵縱恣於旗亭北里間，自云「青樓薄倖」，不虛耳。元微之「頻頻聞動中門鎖，猶帶春醒懶相送」，李義山「書被催成墨未濃」、「車走雷聲語未通」，始真是浪子宰相，清狂從事。（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二「豔詩」）

### 初上船留寄

煙水本好尚，親交何慘悽。況爲珠履客<sup>①</sup>，即泊錦帆堤。沙雁同船去，田鴉遶岸啼。此時還有味，必卧日從西。

#### 【注釋】

- ① 珠履客：珠履，裝飾著珠子之鞋子。據《史記·春申君列傳》記載，春申君家賓客三千，其上客皆著珠履。

## 秋岸

河岸微退落<sup>①</sup>，柳影微凋踈。船上聽呼穉，堤南趁漉魚<sup>②</sup>。  
數帆旗去疾，一艇箭迴初。曾人相思夢，因憑附遠書。

### 【注釋】

- ① 退落：指水位下落。  
② 堤南句：趁，趁勢。漉魚，使水乾涸而捉魚。

### 過大梁聞河亭方讌贈孫子端<sup>①</sup>

梁園縱玩歸應少<sup>(一)</sup>②，賦雪搜才去必頻<sup>③</sup>。  
板路豈緣無罰酒<sup>(二)</sup>④，不教客右更添人。

【校勘記】

〔一〕「梁園」，原作「築園」，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三〕「板路」，夾注本作「枚路」，《全唐詩》卷五二四作「板落」。

【注釋】

① 大梁：戰國魏都，即今河南開封。

② 梁園：即梁苑、兔園，漢梁孝王劉武築，故址在今河南商丘東南。

③ 賦雪搜才句：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

④ 板路句：晉石崇與友人於金谷園遊宴，「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事見《世說新語·品藻》劉孝標注引石崇《金谷詩叙》。

題吳興消暑樓十二韻<sup>①</sup>

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溪通四境，萬岫遶層霄。鳥翼舒華屋<sup>②</sup>，魚鱗棹短橈。浪花

機乍織，雲葉近新雕<sup>(一)</sup>。臺榭羅嘉卉，城池敞麗譙<sup>(三)</sup>。蟾蜍來作鑑<sup>(四)</sup>，蟬螻引成橋<sup>(五)</sup>。燕  
任隨秋葉，人空集早潮。楚鴻行盡直，沙鷺立偏翹。暮角淒遊旅，清歌慘沈寥<sup>(六)</sup>。景牽遊  
目困，愁託酒腸銷。遠吹流松韻，殘陽渡柳橋<sup>(二)</sup>。時陪庾公賞<sup>(七)</sup>，還悟脫煩囂。

### 【校勘記】

- 〔一〕「近」，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文津閣本、馮注本作「匠」，馮注本又校：「一作近。」  
〔二〕「柳橋」，夾注本作「柳郊」。文津閣本作「柳嬌」。

### 【注釋】

- ① 吳興：郡名，即湖州，今屬浙江。消暑樓，在湖州州治譙門東，見《輿地紀勝》卷四。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以爲此詩非杜牧所作。理由爲此詩有「燕任隨秋葉」、「時陪庾公賞」等句，可知杜牧乃於某年秋八月陪湖州刺史遊覽湖州。考杜牧生平，並無此經歷，故詩非杜牧作。以爲「許渾曾遊吳興，有《洞靈觀冬青》、《湖州韋長史山居》、《題衛將軍廟》等，渾詩誤入牧詩者甚多，此或恐其一歟？」

- ② 鳥翼：指屋角翹起之飛簷。

③ 麗譙：建有望樓之城門。

④ 蟾蜍句：指月，相傳月中有蟾蜍，故稱。夾注：「《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鑑，鏡子。此指湖面。

⑤ 蟬螻：虹之別稱。此指湖上有拱橋。

⑥ 沆寥：空曠貌。此指天宇。

⑦ 庾公：指晉庾亮，嘗任荊州刺史，鎮武昌。其幕僚殷浩等乘秋夜同登南樓，後庾亮至，興致不淺，與幕僚談詠竟夕。後詩人常用爲故事。事見《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據此，此詩當非杜牧任湖州刺史時作。詩人之身份似是湖州刺史幕僚。

### 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敘事書懷因成十二韻<sup>①</sup>

惟帝憂南紀<sup>②</sup>，搜賢與大藩。梅仙調步驟<sup>③</sup>，庾亮拂橐鞬<sup>④</sup>。一室何勞掃<sup>⑤</sup>，三章自不冤<sup>⑥</sup>。精明如定國<sup>⑦</sup>，孤峻似陳蕃<sup>⑧</sup>。灞岸秋猶嫩<sup>⑨</sup>，藍橋水始喧<sup>⑩</sup>。紅旂墜石壁<sup>⑪</sup>，黑稍斷雲根<sup>⑫</sup>。滕閣丹霄倚<sup>⑬</sup>，章江碧玉奔<sup>⑭</sup>。一聲仙妓唱，千里暮江痕。私好初童稚，官榮見子孫。流年休挂念，萬事至無言。玉輦君頻過<sup>⑮</sup>，馮唐將未論<sup>⑯</sup>。傭書疇萬債<sup>⑰</sup>，竹

塢問樊村<sup>18</sup>。

【校勘記】

〔一〕「萬債」，文津閣本作「夙債」。

【注釋】

① 儔：裴儔，指和州刺史裴儔。字次之，杜牧姐夫。生平見《舊唐書》卷一七七《裴休傳》。中丞，御史中丞。裴儔出鎮江西所帶憲銜。此詩及下詩《杜牧年譜》原繫於大中四年，胡可先《杜牧詩文編年補正》（《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認為當作於大中三年（八四九）。蓋據《唐方鎮年表》，裴儔出任江西觀察使在大中三年。又杜牧下詩《再奉長句》原注：「時收河湟、且立三州六關。」考《舊唐書·宣宗紀》，收河湟、立三州六關在大中三年八月，裴儔出鎮在三年無疑。《杜牧年譜》此條當繫大中三年。《編年詩》中《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叙事書懷，因成十二韻》及《中丞業深韜略，叙事述懷，再奉長句》也當繫於大中三年。今即據此訂此詩於大中三年（八四九）。

② 南紀：南方，此指江西。《詩·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③ 梅仙：指漢梅福。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王莽專政時，「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說後成仙。傳見《漢書》卷六七。調步驟：調節脚步快慢，以示尊敬。

④ 橐鞬：藏弓箭之器具。

⑤ 一室句：東漢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事見《後漢書》卷六六本傳。

⑥ 三章：即約法三章，制定簡明便民之法律。《史記·高祖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⑦ 精明句：定國，于定國。字曼倩，西漢時人。其父于公善治獄，「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吏」。後爲廷尉，精明吏事，朝廷稱讚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事見《漢書》卷七一本傳。

⑧ 孤峻句：孤峻，孤高峻潔，不隨流俗。陳蕃，東漢人，字仲舉。爲人剛直敢言，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仕至太尉。後爲宦官所害。傳見《後漢書》卷六六。

⑨ 灞：水名，流經長安東。

⑩ 藍橋：在陝西藍田縣東南藍溪上。灞岸、藍橋，均裴儔南行所經。

⑪ 旂：旌旗上飄帶。

⑫ 黑稍句：稍，同槩，矛屬。雲根，指山石。《文選》張協《雜詩》：「雲根臨八極。」《注》：「雲根，石也。雲觸石而生，故曰雲根。」

⑬ 滕閣：滕王閣，在今江西南昌。

⑭ 章江：即章水，源出崇義縣聶都山，東北流經大庾、南康，入贛縣，與貢水合流爲贛江。古稱豫章水，亦名南江。

⑮ 玉輦：帝王車子。

⑯ 馮唐句：漢文帝時，馮唐爲郎中署長。帝曾乘車外出，遇見馮唐。馮唐批評文帝有良將而不能用。後匈奴入侵，文帝又問起此事，馮唐遂說雲中守魏尚多立戰功，以微罪而遭貶事。文帝即「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事見《漢書》卷五〇《馮唐傳》。

⑰ 傭書：受雇爲人鈔書。

⑱ 竹塢句：竹塢，四周長滿竹子之處。樊村，即樊川。杜牧家有別墅在此。

## 【集評】

《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一、二寫江右物產之聚。三、四寫江右景致之勝。五、



六寫江右勢位之尊。中丞出鎮於此，居極尊之勢，又處極庶之邦，恐其狃於自安，有負聖明任使之意。末以河湟未下，祖鞭先著作結，正欲其疎於逸樂，勤于王事也。其策勵中丞者至矣。此等詩，人都作綺麗語、贊頌詞已耳；而讀此詩者，亦只道「滕王閣」、「徐孺亭」、「八郡元侯」、「萬人師長」都作綺麗語、贊頌詞已耳。殊不知江右之仕宦人物不可勝數，江右之樓臺祠廟不可勝舉，而獨舉一滕王閣、徐孺亭者，豈泛泛作寫景觀耶？蓋滕王元嬰，為唐高祖第二十二子，初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高宗以書切責之，遷洪州都督，則滕王元嬰可為中丞鑒戒也。徐孺子，乃洪州之偉人，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之，尊賢下士，至今傳為美談，則豫章陳蕃可為中丞則效也。五曰「非不貴」，六曰「豈無權」，句中各帶相規相勉之意在焉。原詩人之旨，以中丞為朝廷之大臣，封疆重鎮，一日不可以偷閒，而中丞為自我之親，知贈答往來，一字不可以涉套也。（朱三錫《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六）

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一篇兼有諂勸（一）①

檣似鄧林江拍天（二）②，越香巴錦萬千千③。滕王閣上柘枝鼓，徐孺亭西鐵軸船（三）④。八部元侯非不貴（四）⑤，萬人師長豈無權。要君嚴重踈歡樂（五）⑥，猶有河湟可下鞭⑦。時收河湟，且止三州六關（六）。

### 【校勘記】

〔一〕「奉」，《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拜」，下校：「集作奉。」馮注本校：「一作拜。」《文苑英華》卷二六一題上有「豫章」二字。馮注本於題下校：「一本題上有豫章二字。」

〔二〕「拍」，《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泊」，馮注本校：「一作泊。」

〔三〕「西」，《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前」，《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前。」

〔四〕「部」，《文苑英華》卷二六一、夾注本作「郡」，《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郡。」

〔五〕「君」，《文苑英華》卷二六一、《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知。」

〔六〕「六關」，夾注本作「七關」。「止」，《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作「立」。《文苑英華》卷二六一無「且止三州六關」數字。

### 【注釋】

① 中丞：指裴儔，其鎮江西時帶御史中丞憲銜，故稱。韜略，用兵之謀略。此詩亦大中三年（八四九）送裴儔赴江西之作，詳見前詩注①。

② 鄧林：神話中之樹林。夾注：「《列子》：夸父欲追日影，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屍骨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

③ 越香：嶺南產之香料。越，通粵。

④ 徐孺亭：徐孺，即徐穉。字孺子，東漢高士，南昌人。隱居耕稼，屢辟公府不赴，爲太守陳蕃及漢靈帝所禮遇。傳見《後漢書》卷五三。徐孺亭在南昌東湖西城上，見《輿地紀勝》卷二六。又夾注：「《十道志》：洪州有徐孺子墓。《注》：太守夏侯崇於塚側立思賢亭。又有徐孺子陂。《注》：有徐孺子宅。」

⑤ 八部句：八部即指八郡，指江南西道所轄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元侯，諸侯之長。

⑥ 要君句：嚴重，嚴肅，莊重。疏，少。

⑦ 下鞭：揚鞭驅馬。此處指努力從事。

###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sup>①</sup>

新果真瓊液，未應宴紫蘭<sup>(一)</sup><sup>②</sup>。圓疑竊龍領<sup>③</sup>，色已奪雞冠。遠火微微辨，繁星歷歷看<sup>(二)</sup>。茂先知味好<sup>(三)</sup><sup>④</sup>，曼倩恨偷難<sup>⑤</sup>。忍用烹駢酪<sup>(四)</sup>，從將翫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sup>⑥</sup>。

【校勘記】

〔一〕「未」，《文苑英華》卷三二六作「來」，《全唐詩》卷五二四作「人」，馮注本校：「一作人。」此句文津閣本作「追陪宴紫欄」。

〔三〕「繁」，《文苑英華》卷三二六、《全唐詩》卷三二九《權德輿集》作「殘」。「歷歷」，《文苑英華》卷三二六、《全唐詩》卷三二九《權德輿集》作「隱隱」。

〔三〕「好」，《文苑英華》卷三二六、《全唐詩》卷三二九《權德輿集》作「易」，下校：「又作好。」

〔四〕「駢」，《全唐詩》卷五二四作「酥」，下校：「一作駢。」馮注本校：「一作酥。」「酪」，《全唐詩》卷三二九《權德輿集》作「駱」。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三二九《權德輿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云：「按《新唐》六〇《藝文志四》載：『裴傑《史漢異義》三卷。河南人，開元十七年，授臨濮尉。』時爲西元七二九年，而權德輿生於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見《唐才子傳校箋》五，待德輿能作詩也將爲十五年以後，疑不可能與裴傑相識，而杜牧則更晚。《英華》三二六作權，而四部叢刊權集不載。杜牧《樊川詩集》本集中亦不收，而在外集中。此酬裴傑詩恐非權、杜二人所作，或中、晚唐時另有同名之人，暫存疑。」

② 紫蘭：夾注：「《漢武內傳》：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問東方朔：此何人也？朔曰：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

③ 圓疑句：此句龍頷指驪龍頷下之珠。《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④ 茂先句：茂先，乃晉代張華字。張華博學多識，著有《博物志》。傳見《晉書》卷三六。

⑤ 曼倩句：曼倩，乃漢代東方朔字。傳見《史記》卷一二六、《漢書》卷六五。夾注：「《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

⑥ 九華丹：亦即九丹。道家所謂服之可以長生升仙之九種丹藥：丹華、神符、神丹、還丹、餌丹、煉丹、柔丹、伏丹、塞丹。

【集評】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趙令時《侯鯖錄》卷二）

《高齋詩話》云：「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駢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

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苕溪漁隱曰：《撫遺》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盃。」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三「杜牧之」）

## 春思

豈君心的的<sup>①</sup>，嗟我淚涓涓。綿羽啼來久<sup>②</sup>，錦鱗書未傳<sup>③</sup>。獸爐凝冷豔<sup>④</sup>，羅幕蔽晴煙。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

### 【校勘記】

「一」「豔」，《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作「焰」，馮注本又校：「一作豔。」

### 【注釋】

- ① 的的：明白、昭著。
- ② 綿羽：黃鳥之別稱。《詩·小雅·綿蠻》：「綿蠻黃鳥，止於丘阿。」此以綿蠻形容黃鳥，後因以綿

羽爲黃鳥之別稱。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雜天采於柔莢，亂嚶聲於綿羽。」

③ 錦鱗書：即魚書，書信。夾注：「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④ 獸爐：獸形熏香爐。

### 代人作

樓高春日早，屏束麝煙堆<sup>①</sup>。盼眄凝魂別<sup>②</sup>，依稀夢雨來<sup>③</sup>。綠鬢羞妥麼<sup>④</sup>，紅頰思天  
假<sup>⑤</sup>。鬪草憐香蕙<sup>⑥</sup>，簪花間雪梅。戍邊雖咽切，遊蜀亦遲迴。錦字梭懸壁<sup>⑦</sup>，琴心月  
滿臺<sup>⑧</sup>。笑筵凝貝啓<sup>⑨</sup>，眠箔曉珠開<sup>⑩</sup>。臘破征車動<sup>⑪</sup>，袍襟對淚裁。

#### 【校勘記】

〔一〕「凝魂」，文津閣本作「疑魂」。

〔三〕「天」，原作「天」，據《全唐詩》卷五二四校語、馮注本校改。馮注本校：「一作天。」

【注釋】

- ① 屏束句：屏，屏風。麝煙，火燒麝香所散之香煙。
- ② 盼眄：斜視貌。
- ③ 夢雨：用巫山雲雨事。宋玉《高唐賦》載，楚王遊高唐，夢見一婦人自云巫山神女，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 ④ 綠鬢句：綠鬢，烏亮之環形髮髻。妥麼，疑即墮馬髻。
- ⑤ 夭：舒柔貌。
- ⑥ 鬪草：唐代民俗，五月初五有踏百草之戲，稱鬪百草。
- ⑦ 錦字：用錦織成之書信。前秦秦州刺史竇滔被徙流沙，其妻蘇若蘭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其詞淒婉，凡八百四十字」。事見《晉書》卷九六《竇滔妻蘇氏傳》。
- ⑧ 琴心：彈琴以寄意。卓文君新寡，司馬相如以琴心挑之。事見《漢書》卷五七《司馬相如傳》。
- ⑨ 貝：指潔白之牙齒。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 ⑩ 眠箔：指睡卧之竹席。
- ⑪ 臘破：臘盡，年終。



【集評】

《雪浪齋日記》云：……小杜以「錦字」對「琴心」，荆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夷季以「鏡約」對「琴心」，比荆公最爲精切。（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半山老人」三）

偶題二首<sup>①</sup>

其一

勞勞千里身<sup>②</sup>，襟袂滿行塵。深夜懸雙淚，短亭思遠人。蒼江程未息<sup>③</sup>，黑水夢何頻。明月輕橈去，唯應釣赤鱗。

【校勘記】

〔一〕「蒼」，《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滄。」

【注釋】

- ① 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以爲此詩「蒼江程，謂旅程。蒼江非水名」。「黑水」爲水名，在唐興元府即今漢中一帶。「杜牧一生未曾涉足，不得謂『蒼江程未息，黑水夢何頻』。」又「該詩其二云：『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又有『有恨秋來極』句，知作者秋日憑鴻傳書，將與燕同期而歸。則作者南歸也。其一末二句云：『明月輕橈去，唯應釣赤鱗』，參之知作者南歸耕釣矣。……詩與杜牧一生行踪及身事鄉貫皆不合，故非杜牧作」。
- ② 勞勞：惆悵憂傷貌。《玉臺新詠·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其二

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sup>①</sup>。夜闌終耿耿<sup>②</sup>，明發竟遲遲。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sup>（一）</sup>，千里兩相思。

【校勘記】

〔一〕「應」，《全唐詩》卷五二四作「因」，馮注本校：「一作因。」

【注釋】

① 無端：指無端之愁。

② 耿耿：煩躁不安貌。此指不寐。夾注：「《詩·邶風·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遠信初逢雙鯉去<sup>(一)</sup>，他鄉正遇一陽生<sup>①</sup>。樽前豈解愁家國，輦下唯能憶弟兄<sup>②</sup>。旅館夜  
憂姜被冷<sup>(三)</sup><sup>③</sup>，暮江寒覺晏裘輕<sup>④</sup>。竹門風過還惆悵，疑是松窗雪打聲。

【校勘記】

〔一〕「逢」，《全唐詩》卷五二四作「憑」，馮注本校：「一作憑。」

〔三〕「夜憂」，夾注本作「夜雨」。

【注釋】

① 一陽生：指冬至。冬至後白天漸長，古代認為是陽氣初動，所以冬至又稱一陽生。

② 輦下：京城。此指長安。

③ 旅館夜憂句：東漢姜肱有孝悌之心，「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事見《後漢書》卷五三本傳。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謂「肱性篤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④ 晏裘：晏子一狐裘穿著三十年。見《禮記·檀弓下》。又《晏子春秋》卷六《內篇·雜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驚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

### 【集評】

《冬至遇京使發寄舍弟》：首句先寫寄書，次句方寫冬至。四句實寫憶弟，妙在第三句先插入「愁家國」與「憶弟兄」作對。夫家國、兄弟原非兩段，惟愁之深，自憶之切。「豈解」、「惟能」四字，實有一段欲言不能之致。五、六即承「憶弟兄」來，松戶、松窗，猶是昔日團聚景色耳。（朱三錫《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六）

###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召<sup>①</sup>

歌闋樽殘恨起偏<sup>②</sup>，憑君不用設離筵。未趨雉尾隨元老<sup>③</sup>，且驀羊腸過少年<sup>④</sup>。七葉漢貂真密近<sup>⑤</sup>，一枝詵桂亦徒然<sup>⑥</sup>。羽書正急徵兵地<sup>⑦</sup>，須遣頭風處處痊<sup>⑧</sup>。

#### 【校勘記】

〔一〕「起」，《全唐詩》卷五二四作「却」，下校：「一作起。」馮注本校：「一作却。」

#### 【注釋】

① 張曼容：張次宗子。事跡見《舊唐書》卷一二九《張弘靖傳》。上黨，郡名，即潞州，今山西長治。時爲昭義節度使治所。《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考此詩云：「張金海《樊川詩真偽補訂》一文，認爲此詩不可能是杜牧作。云杜牧一生在洛陽有兩次，一是大和元年秋應進士試，二是大和九年至開成二年（八三五—八三七）春，任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時，但這期間上黨地區並無戰事。見《武漢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又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亦以爲詩非杜牧作。

② 未趨雉尾句：雉尾，即雉尾扇，古代儀仗之一。崔豹《古今注·輿服》：「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翟，即緝雉羽爲扇翼，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用爲常，準諸王皆得用之。」

③ 且驀句：驀，超越。羊腸，阪名，在今山西靜樂境。

④ 七葉漢貂句：七葉，七世。貂，貂尾。漢代侍中等達官冠飾。漢武帝時金日磾任侍中，其後人世皆爲近臣顯貴。事見《漢書》卷六八本傳。張曼容高祖張嘉貞、曾祖張延賞、祖父張弘靖三世爲相，故云。

⑤ 一枝詵桂：指進士及第。晉代郗詵對策上第，自云：「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事見《晉書》卷五二本傳。

⑥ 羽書：插有鳥羽之緊急軍事文書。

⑦ 須遣句：三國時陳琳爲曹操草書檄，「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事見《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陳琳傳》。

### 【集評】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召》：「歌闕罇殘」，已有離別之局。然而另有所恨，即不用離筵，亦使人

有可恨之道。本來進士及第，便應爲侍從之臣，立於朝班，隨元老之後，乃忽涉羊腸而爲幕僚，且以世閥名家，又新折一枝之桂，豈非徒然哉。或者今以用兵之際，羽書需材正急，且作檄文，到處使其頭風痊耳。詩中章旨，總在第六上讀出，句句貫通矣。此是別致處。（胡以梅《唐詩貫珠箋》卷十）

### 宣州留贈<sup>①</sup>

紅鉛濕盡半羅裙<sup>②</sup>，洞府人間手欲分<sup>③</sup>。滿面風流雖似玉，四年夫婿恰如雲<sup>④</sup>。當春離恨杯長滿，倚柱關情日漸曛。爲報眼波須穩當，五陵遊宕莫知聞<sup>⑤</sup>。

#### 【注釋】

① 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以爲此詩非杜牧作，疑爲許渾詩。以爲杜牧大和四年至七年雖在宣州四年，與「四年夫婿恰如雲」合，然其離宣州後並未至長安，且其「歸長安不可謂『遊宕』且『莫知聞』」，故詩非杜牧作。

② 紅鉛：胭脂、鉛粉。夾注：「《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不御。李善云：鉛華，粉也。《博物志》：燒鉛成胡粉。」

③ 洞府：神仙所居。此處指女子居處。

④ 如雲：言如雲來去不定。

⑤ 遊宕：指遊蕩子弟。

### 寄題宣州開元寺

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何人爲倚東樓柱，正是千山雪漲溪。

#### 【集評】

《宣州開元寺》：「松寺曾同一鶴棲」，沈傳師爲宣州郡，牧從事，後又爲宣州判官，此詩蓋再至時作，故曰「曾同」。「何人爲倚東樓柱」，「爲倚」猶言共倚也。「正是千山雪漲溪」，或謂月色高低，如千山之雪者，非也。此詩乃雪後月霽，登樓孤賞，思昔日之懽遊，而歎今夕之無侶。詳味詞意，情思殊甚。首句所謂同棲者，應有所託，唐人多如此。退之園花巷柳，李商隱錦瑟，韓翃章台柳，皆是也。（何焯評：此解亦非。鶴那可比婦人，注謬。）（釋圓至《唐三體詩》卷一）

杜牧之《宣州開元寺》詩首句：「松寺曾同一鶴棲。」至注云：「所謂同鶴棲者，恐是與婦人同宿，



託名鶴爾。」此尤謬妄。牧之跌宕，人遂以此歸之，可發一笑。（吳師道《吳禮部詩話》）

《宣州開元寺》：用「何人爲」三字便靈活，俗筆即云「却思起向東樓望」矣。卧見皓月，因想起高處一望，更當倍萬空明。下二句不過用虛景襯託之法。松篁不能蔽，殿臺不能隔，況東樓高曠極目無極耶。先寫細處，然後放開說，便不熟滑。「雪漲溪」，謂雪消水盛，如所云月光如水水如天耳。此詩只是詠雪一事，翦作兩層，中夜夢回皓月，方中人在松際，有如皓鶴，若東樓放眼，水月交光，則水晶宮不足多矣。又從奧處虛想曠處，一半夜夜景也。錯會第一句轉鑿轉繆。言外亦有水深無語，姑自卑栖之意，然不若就景求之，已自超妙絕人。（何焯《唐三體詩》卷一）

贈張祜（一）<sup>①</sup>

詩韻一逢君，平生稱所聞。粉毫唯畫月<sup>②</sup>，瓊尺只裁雲<sup>③</sup>。黥陣人人懾<sup>④</sup>，秋星歷歷分<sup>⑤</sup>。數篇留別我，羞殺李將軍<sup>⑤</sup>。

【校勘記】

〔一〕「張祜」，原作「張祐」，據《文苑英華》卷二六一、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三〕「星」，《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霜」，下校：「集作星。」《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霜。」夾注本作「聲」。

### 【注釋】

① 張祜：見《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詩注①。胡可先《杜牧研究叢考·杜牧詩文編年》謂詩乃「張祜與杜牧分別，張祜寫了數首留別詩，杜牧在別時寫此詩。……會昌五年（八四五）九月九日杜牧與張祜同登齊山，相互唱和，分別當在此後不久，所以，詩作於會昌五年無疑」。今即據此訂為會昌五年九月後作。

② 粉毫：繪畫用粉筆。此指詩筆。

③ 瓊尺句：瓊尺，玉尺。裁雲，此指用詩描畫山水風雲。

④ 黥陣：漢黥布，善於行軍佈陣，故稱。見《史記》卷九一《黥布傳》。

⑤ 李將軍：指漢李陵。傳見《史記》卷一〇九、《漢書》卷五四。《文選》卷二九載李陵《與蘇武三首》，為送別名作。

### 【集評】

陸龜蒙《謝人詩卷》云：「談仙忽似朝金母，說豔渾如見玉兒。」杜牧之云：「粉毫唯畫月，瓊尺只

裁雲。「美似狂醒初啖蔗，快如衰病得觀濤。」涪翁：「清似釣船聞夜雨，狀如軍壘動秋聲。」論用事之工，半山爲勝也。（吳聿《觀林詩話》）

###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sub>(一)</sub>①

暖雲如粉草如茵，獨步長堤不見人。一嶺桃花紅錦駭<sub>②</sub>，半溪山水碧羅新。高枝百舌猶欺鳥<sub>③</sub>，帶葉梨花獨送春。仲蔚欲知何處在<sub>④</sub>？苦吟林下拂詩塵。

#### 【校勘記】

〔一〕「張祜」，原作「張祐」，據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 【注釋】

① 此詩曹中孚《杜牧詩文編年補遺》（《江淮論壇》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以爲作於會昌六年（八四六）春。蓋張祜乃會昌五年秋來池州，此後離去。而此詩乃殘春時懷念張祜之作，且張祜有《奉和池州杜員外南亭惜春》、「乃是張祜在接到杜牧詩後的酬答」、「張祜這詩的題目和他在詩中對杜牧



所作的呼應，恰好爲我們考定杜牧這詩的寫作時間和地點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② 黓：汗跡，此指花色變壞。

③ 百舌：鳥名，即反舌鳥。百舌鳥立春後鳴嚀不已，夏至後即無聲。

④ 仲蔚：張仲蔚，漢平陵人，善屬文，好詩賦，閉門養性，隱居不仕，不求名利。事見《高士傳》卷中。

### 【集評】

《殘春寄張祜》：前四句寫殘春，後四句寫寄張祜。「高枝百舌」，言讒人也；「猶欺鳥」，言遭其誣也；「帶葉梨花」，言不應摧折也；「獨送春」，言受其禍也。（朱三錫《東壺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六）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居然俊物。（王夫之《唐詩評選》卷四）

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杜牧之「一嶺桃花紅錦黓，半溪山水碧羅新」，及李咸用「蜀魂叫回芳草色，鷺鷥飛破夕陽煙」之晚唐習氣可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要皆不可爲訓者爾。（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煖雲如粉」，春殘氣煖，雲白如粉。「草如茵」，春殘草長，其厚如褥。「閒步長堤不見人」，此寫「獨來」二字。「一嶺桃花」，此寫南亭外嶺上之春色已殘。「紅錦黓」，「黓」音曷，物之帶黑文者。今桃花殘敗，綠暗紅稀，如紅錦之黓黓也。「半溪山水」，此南亭傍山臨

溪，山溪之水不寬而清，故用「半」字。「碧羅新」，溪水澄碧，色如新羅。「高枝百舌太欺鳥」，百舌鳥，即鳩也，其聲最巧，今在高枝一鳴，而百鳥不敢與比，是太欺也。比讒人居高位，鼓簧舌以毀人。「帶葉梨花獨送春」，春將歸，百花開過，而梨花獨遲，今且花殘帶葉矣。懷此芳姿，而不覺春之已去，脉脉有情，故獨送之，所以比君子也。「仲蔚」，張仲蔚三徑蓬蒿，怡然自樂，今藉以呼張祜。「欲知何處在」，言張祜欲知我之在何處乎？「苦吟林下避紅塵」，苦吟梨花之下，以避百舌之塵，此即我之近來行徑也。獨來南亭時，意興寥落至此。（王堯衢《唐詩合解》卷十一）

### 宣州開元寺南樓<sup>①</sup>

小樓纔受一床橫，終日看山酒滿傾。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

#### 【注釋】

① 此詩《杜牧年譜》繫於開成三年（八三八），時杜牧在宣州幕。

【集評】

予家有聽雨軒，嘗集古今人句。杜牧之云：「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賈島云：「宿客不來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歐陽文忠公：「芳叢綠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王荆公：「深炷爐香閉齋閣，卧聞簷雨瀉高秋。」東坡：「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少荷香。」陳無己云：「一枕雨窗深閉閣，卧聽叢竹雨來時。」趙德麟云：「卧聽簷雨作宮商。」尤爲工也。（吳聿《觀林詩話》）

寄遠人

終日求人卜，迴迴道好音。那時離別後，人夢到如今。

別沈處士

舊事參差夢<sup>①</sup>，  
新程邈迤秋<sup>②</sup>。  
故人如見憶，時到寺東樓。



【注釋】

- ① 參差：不齊貌。此處指往事前後不斷夢到。  
② 邈迤：曲折綿延貌。

留贈

舞鞵應任閑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不用鏡前空有淚，薔薇花謝即歸來。

【集評】

【唐舞妓着靴】舒元興《詠妓女從良》詩云：「湘江舞罷却成悲，便脫蠻靴出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曹公懷舊嫁文姬。」可考唐時妓女舞飾也。按《說文》：「鞵，四夷舞人所着屨也。」《周禮》有鞵鞵氏，亦是四夷之舞。今之樂部舞妝，皆出四夷。唐人舞妓皆着靴，猶有此意。盧肇《柘枝舞賦》：「靴瑞錦以鸞雲匝，袍蹙金而雁欵。」樂府歌：「錦靴玉帶舞回雲。」杜牧之《贈妓》詩曰：「舞靴應任傍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黃山谷《贈妓》詞云：「風流太守，能籠翠羽，宜醉金釵。且留取、垂楊掩映映庭階。直待朱輪去後，便從伊穿襪弓鞋。」則汴宋猶似唐制，至南渡頭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矣。故當

時有「蘇州頭杭州脚」之諺云。（楊慎《升菴詩話》卷八）

元、白、溫、李，皆稱豔手。然樂天惟「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篇為難堪，餘猶《國風》之好色。飛卿「曲巷斜臨」、「翠羽花冠」、「微風和暖」等篇，俱無刻劃。杜紫微極為狼籍，然如「綠楊深巷馬頭斜」、「馬鞭斜拂笑回頭」、「笑臉還須待我開」、「背插金釵笑向人」，大抵縱恣於旗亭北里間，自云「青樓薄倖」，不虛耳。元微之「頻頻聞動中門鎖，猶帶春醪懶相送」，李義山「書被催成墨未濃」、「車走雷聲語未通」，始真是浪子宰相，清狂從事。（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二「豔詩」）

### 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雪忽降品彙昭蘇

#### 即事書成四韻（一）白相國①

飄來雞樹鳳池邊②，漸壓瓊枝凍碧漣③。銀闕雙高銀漢裏④，玉山橫列玉墀前⑤。昭陽殿下風迴急⑥，承露盤中月彩圓⑦。上相抽毫歌帝德⑧，一篇風雅美豐年⑨。

#### 【校勘記】

〔一〕「書成」，夾注本、文津閣本均作「書懷」。



【注釋】

- ① 僕射相公：即白敏中，大中三年加尚書右僕射。字用晦，白居易從父弟。傳見《舊唐書》卷一六六、《新唐書》卷一一九。春澤：指春天之雨雪。愆：失常，指春旱。軫慮：指深切之憂慮。品彙昭蘇：萬物重獲生機，恢復元氣。此詩郭文鎬《杜牧詩文繫年小札》（《人文雜誌》一九八四年第六期）認為大中三年三月至大中五年三月，可稱白敏中為僕射相公。杜牧和詩即在此期間。然詩題有「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雪忽降，品彙昭蘇」語，認為嘉雪忽降，乃正月或二月事，三月下雪，不可稱嘉雪。因此「大中三年正、二月，白敏中本官尚非僕射；大中五年正、二月，白敏中雖可稱為僕射相公，然此時杜牧已在三千里外之湖州，無由奉和，不可能『即事書成』。故此詩為杜牧大中四年正、二月間作，時杜牧在京任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今即據此訂本詩作於大中四年（八五〇）春。
- ② 雞樹：指中書省官署。三國魏時，中書監劉放與中書令孫資相善，二人久任機要。夏侯獻與曹肇不平，見殿中有雞棲樹，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後人因謂中書省官署為雞樹。語出《三國志》卷一四《劉放傳·注》。鳳池：鳳凰池，指中書省。唐代宰相政事堂在此。晉荀勗原任中書監，後守尚書令，頗悵悵。有人祝之，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邪！」事見《晉書》卷三九本傳。

③ 瓊枝：指覆蓋著雪花之樹枝。瓊，玉。碧漣：碧波。

④ 銀闕：唐大明宮前有棲鳳、翔鸞二闕，爲雪覆蓋，故謂銀闕。銀漢：銀河。

⑤ 玉墀：宮殿臺階。

⑥ 昭陽殿：漢代宮殿名，此指唐宮殿。

⑦ 承露盤：漢武帝曾作承露盤，立銅仙人舒掌承盤以接甘露。

⑧ 上相：即宰相，此指白敏中。

⑨ 風雅：《詩經》中《國風》及《大雅》、《小雅》。此指白敏中所作詩歌。

### 寄李播評事<sup>①</sup>

子列光殊價<sup>②</sup>，明時忍自高。寧無好舟楫<sup>③</sup>，不泛惡風濤<sup>④</sup>。大翼終難戢<sup>⑤</sup>，奇鋒且自韜<sup>⑥</sup>。春來煙渚上，幾淨雪霜毫？

#### 【注釋】

① 李播：字子烈。元和時登進士第。曾任大理評事，累遷金部員外郎、郎中分司。開成三年春，調

任蘄州刺史。會昌初，入朝爲尚書比部郎中，後爲杭州刺史。事跡見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唐詩紀事》卷四七等。

② 子列：即子烈，李播字。

③ 舟楫：此處借指治國才能與仕途上遷昇之憑藉。

④ 風濤：指仕途風波。

⑤ 大翼句：大翼，巨大之鳥翅膀。《莊子·逍遙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戢，收斂。此句謂有能力遠舉高飛。

⑥ 奇鋒句：鋒，劍鋒。韜，收藏。

### 送牛相公出鎮襄州<sup>①</sup>

盛時常注意，南雍暫分茅<sup>②</sup>。紫殿辭明主，巖廊別舊交<sup>③</sup>。危幢侵碧霧<sup>④</sup>，寒旆獵紅旂<sup>⑤</sup>。德業懸秦鏡<sup>⑥</sup>，威聲隱楚郊<sup>⑦</sup>。拜塵先灑淚<sup>⑧</sup>，成廈昔容巢<sup>⑨</sup>。遙仰沉碑會<sup>⑩</sup>，鴛鴦玉佩敲<sup>⑪</sup>。

【校勘記】

〔一〕「幢」，原作「幢」，據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注釋】

① 牛相公：即牛僧孺，開成四年八月由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傳見《舊唐書》卷一七二、《新唐書》卷一七四。此詩《杜牧年譜》據《舊唐書·文宗紀》：「開成四年八月癸亥，以左僕射牛僧孺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繫於開成四年（八三九）。牛僧孺開成四年八月出鎮，則詩乃是時之後作。

② 南雍句：南雍，即襄州，劉宋於此僑置南雍州。分茅，用白茅裹著泥土授予被分封之諸侯，象徵授予土地與權利。此指牛僧孺出鎮襄州。

③ 巖廊：廟堂、朝廷。

④ 幢：以羽毛爲飾之一種旗幟。

⑤ 旂：旌旗上之飄帶。

⑥ 秦鏡：傳說秦宮有方鏡，可照見腸胃五臟。人有邪心，照之見膽張心動。事見《西京雜記》卷三。

⑦ 隱：威重貌。《後漢書·吳漢傳》：「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注》：「隱，威重之貌。」

言其威重若敵國。」

⑧ 拜塵句：晉初潘岳、石崇等諂事賈謐，每遇其出，輒望塵而拜。事見《晉書》卷五五《潘岳傳》。

⑨ 成廈句：容巢，容許棲止。大和七年至九年，杜牧在牛僧孺淮南節度使幕任掌書記。夾注：

「《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湯沐具而蟻虱相弔。」

⑩ 沉碑：晉杜預好爲後世名，以爲「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變化極大，遂「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事見《晉書》卷三四本傳。此亦兼用羊祜襄陽事。晉時羊祜鎮襄陽，樂山水，常登此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卒後，百姓於峴山立廟建碑，望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名之曰墮淚碑。事見《晉書》卷三四本傳。

⑪ 鴛鴦句：夾注：「《梁書·伏挺傳》：捐此薜蘿，出從鴛鴦。《詩史》：鴛鴦叨雲閣。《注》：古詩：廁跡鴛鴦行，謂侍從列也。」

## 送薛邽二首<sup>①</sup>

其一

可憐走馬騎驢漢，豈有風光肯占伊。只有三張最惆悵<sup>②</sup>，下山迴馬尚遲遲。

【注釋】

- ① 此二詩《杜牧年譜》謂「詩中有『明年未去池陽郡，更乞春時却重來』之句，蓋守池時所作」。杜牧任池州刺史爲會昌四年九月至六年（八四四—八四六）九月，詩乃此期間作。
- ② 三張：晉朝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以文名並稱三張。此處用以比擬薛邽兄弟。

其二

小捷風流已俊才，便將紅粉作金臺<sup>①</sup>。明年未去池陽郡<sup>②</sup>，更乞春時却重來。

【注釋】

- ① 便將句：紅粉，美女。金臺，即黃金臺。見《池州送孟遲先輩》詩注<sup>③</sup>。
- ② 池陽郡：即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貴池。其時杜牧任池州刺史。

見穆三十宅中庭海榴花謝<sup>①</sup>

矜紅掩素似多才，不待櫻桃不逐梅。春到未曾逢宴賞，雨餘爭解免低徊<sup>②</sup>。巧窮南國千般

豔，趁得東風二月開。堪恨王孫浪遊去<sup>③</sup>，落英狼藉始歸來。

【校勘記】

〔一〕「海榴花」，原作「梅榴花」，據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改。

【注釋】

① 海榴：即石榴，農曆四月底五月初開花。

② 爭解：怎懂得。

③ 王孫：此指穆十三。《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留誨曹師等詩<sup>①</sup>

萬物有醜好，各一姿狀分。唯人即不爾<sup>②</sup>，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注釋】

①《金華子雜編》卷上：（杜牧）「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晦辭、柅柅德祥等云：（詩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杜牧三子：長子名承澤；晦辭字行之，左補闕；德祥字應之，禮部侍郎。則曹師似應爲承澤。杜牧《自撰墓誌銘》亦云：「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杜牧年譜》繫此詩於大中六年（八五二），蓋杜牧本年冬十二月病卒。

②不爾：不這樣。

洛陽

文爭武戰就神功<sup>①</sup>，時似開元天寶中。已建玄戈收相土<sup>②</sup>，應迴翠帽過離宮<sup>③</sup>。侯門草滿宜寒兔<sup>④</sup>，洛浦沙深下塞鴻<sup>⑤</sup>。疑有女娥西望處<sup>⑥</sup>，上陽煙樹正秋風<sup>⑦</sup>。

【校勘記】

「建」「立」，夾注本作「立」。



〔二〕「宜」，夾注本作「置」，《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置。」

〔三〕「下」，《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見。」

〔四〕「娥」，原作「蛾」，據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改。馮注本校：「原作娥。」

【注釋】

① 神功：非凡業績。

② 玄戈：亦作玄弋，星名。此指畫有玄戈星之旗幟。《文選》張衡《西京賦》：「建玄弋，樹招搖。」《注》：「玄弋，北斗第八星名……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相，古地名，在黃河之北，今河南安陽西。

③ 應迴句：翠帽，此代指天子。《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天子乃……戴翠帽，倚金較」。薛綜注謂「翠羽爲車蓋，黃金以飾較也」。離宮，帝王爲備遊幸之用而築之宮室。

④ 洛浦：洛水之濱。

⑤ 女娥：指宮女。

⑥ 上陽：宮名。在洛陽禁苑之東。

【集評】

《洛陽》：洛陽，東都也。昔日文征武戰得就神功，一時玄戈戢影，萬國朝宗，翠帽回車，天子遊幸，可稱全盛。而獨稱開元、天寶者，言當日之盛，莫盛於開元、天寶，而今日之衰實衰於開元、天寶。點出「離宮」二字，是深識其佚遊之漸，致亂之由。五、六寫洛陽荒涼之狀，「女娥西望」，「煙樹秋風」，言當日即已如此，今日倍覺淒涼矣。（朱三錫《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六）

寄唐州李玘尚書<sup>①</sup>

累代功勳照世光<sup>②</sup>，奚胡聞道死心降<sup>③</sup>。書功筆秃三千管<sup>①</sup>，領節門排十六雙<sup>④</sup>。先揖耿弇聲寂寂<sup>⑤</sup>，今看黃霸事攢攢<sup>⑥</sup>。時人欲識胸襟否？彭蠡秋連萬里江<sup>⑦</sup>。

【校勘記】

〔一〕「書功」，夾注本作「攻書」。

〔二〕「寂寂」，夾注本作「籍籍」。

〔三〕「攢攢」，文津閣本作「樞樞」。

【注釋】

- ① 唐州：州名，唐武德九年改顯州置，時州治在比陽縣，即今河南泌陽縣。天寶元年改爲淮安郡，乾元元年復爲唐州。轄境相當今河南泌陽、唐河、方城、社旗、桐柏等縣地。天祐三年改爲泌州，徙治泌陽縣，即今河南唐河縣。五代唐復改爲唐州。李玘，唐代著名將領李愬子。歷任黔中、泰寧、平盧、嶺南諸鎮節度使，改刑部尚書、鳳翔節度使。又按，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四《山南東道》：「會昌六年，《樊川集·唐州李玘尚書》詩，疑玘以五年爲山南東道，唐州當爲襄州之誤。會昌末，蔣係刺唐州，玘歷爲方鎮，非降黜不得爲刺史。」

② 累代句：累代，累世。李玘祖李晟，晟子李願、李愬、李聽，均爲唐代名將，屢立功勳。

③ 奚胡：奚爲東胡族。原居遼水上游，柳城西北。漢時稱烏桓。

④ 領節句：節，符節。十六雙，指門戟。唐官府及高級官吏家門前立棨戟。

⑤ 耿弇：東漢人，從漢光武帝征戰，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以功官至建威大將軍。傳見《後漢書》卷一九。

⑥ 今看句：黃霸，西漢人，字次公，爲潁川太守，治稱天下第一。傳見《漢書》卷八九。縱縱，紛錯，衆多貌。

⑦ 彭蠡：湖名，即鄱陽湖，在今江西。

【集評】

《寄唐州李尚書》：昔李公在唐時，父子昆弟俱以功業名世。一起先頌其家聲，頌其勳勞，自與等閒將帥不同。三寫李之能文，其書法如逸少。四寫李之能武，其領節如謝安。以文臣而兼武將，又與凡爲將者高無數矣。五寫李之聲望，六寫李之事業，又引絕頂之文臣武將比之，又與凡爲將者高無數矣。夫古來名將代不乏人，而襟期之瀟灑，度量之淵弘，如謝東山、羊叔子之外，不數數見也。末更以胸襟作結。其頌李尚書者至矣。寫山僧必寫其置酒，寫美人必寫其學道，寫秀才必寫其從獵，寫武臣必寫其讀書，謂之翻盡本色，別出妙理也。（朱三錫《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六）

《寄唐州李玘尚書》：牧之去李愬稍後，此別一人，當考。集作「李玘尚書」，按西平諸孫，皆從玉旁，而玘不見於表。（何焯《評注唐詩鼓吹》卷六）

南陵道中（一）<sup>①</sup>

南陵水面漫悠悠<sup>（二）</sup>，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sup>②</sup>，誰家紅袖凭江樓<sup>（三）</sup>。

【校勘記】

〔一〕《才調集》卷四題作《寄遠》，有三首，此詩爲第二首。《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分別校：「原作寄遠」，「一本作寄遠。」

〔三〕「漫」，《才調集》卷四作「謾」。

〔三〕「凭」，《才調集》卷四作「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倚。」

【注釋】

① 南陵：唐時宣州屬縣，今屬安徽。

② 孤迴：志意高遠。

【集評】

【江山秋思圖】杜樊川詩時堪入畫。「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迴處，誰家紅袖倚高樓。」陸瑾、趙千里皆圖之，余家有吳興小冊，故臨于此。（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題自畫）

【題畫南陵水面詩意】江南顧大中，嘗于南陵追捕舫子上，畫杜樊川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過客竊去，乃共歎惋。予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趙榮祿仿趙伯駒小幀畫，妙



絕，問一摹之，殊愧不似。（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評舊畫」）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趙千里亦圖之。此皆詩中畫，故足畫耳。（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評詩」）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曾於南陵巡捕司舫子卧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譽。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陳繼儒《余山詩話》卷上）

## 登九峰樓<sup>①</sup>

晴江灩灩含淺沙<sup>②</sup>，高低遶郭滯秋花<sup>③</sup>。牛歌漁笛山月上<sup>④</sup>，鷺渚鶯梁溪日斜<sup>④</sup>。爲郡異鄉徒泥酒<sup>⑤</sup>，杜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聞軋鴉<sup>⑥</sup>。

### 【校勘記】

〔一〕「滯」，夾注本作「帶」。

〔二〕「牛歌」，原作「牛酒」，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注釋】

① 九峰樓：在池州東南。見《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詩注①。此詩《杜牧年譜》以爲乃杜牧任池州刺史時即會昌四年九月至六年（八四四—八四六）九月所作。

② 灩灩：水光搖動貌。

③ 滯：遺留。

④ 鶯梁：鶯，水鳥名。梁，魚梁。《詩·小雅·白華》：「有鶯在梁。」

⑤ 泥酒：沉湎於酒。

⑥ 軋鴉：象聲詞。此處爲划槳聲。

【集評】

【軋軋鴉】杜牧《登九峰樓》詩：「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楊慎

《升菴詩話》卷六）

【泥人嬌】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顧我無衣搜蓋篋，泥他沽酒拔金釵。」杜牧之《登九華樓》：「爲郡異鄉徒泥酒。」皇甫《非煙傳》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楊乘詩：「晝泥琴聲夜泥書。」（楊慎《詞品》

卷一）

## 別家

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不拜手吒叉<sup>①</sup>。  
拊頭一別三千里<sup>②</sup>，何日迎門却到家？

### 【注釋】

- ① 吒叉：叉手爲禮。  
② 拊頭：撫摸頭。拊通撫。

### 歸家<sup>(一)</sup><sup>①</sup>

穉子牽衣問<sup>(二)</sup>，歸來何太遲？  
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絲。

### 【校勘記】

〔一〕「歸」，馮注本校：「一作到。」《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題下校：「一作趙嘏詩。」《全唐詩》卷五





五〇《趙嘏集》題作《到家》，下校：「一作杜牧詩，題作歸家。」

「二」「穉子牽衣」，《全唐詩》卷五五〇《趙嘏集》作「童稚苦相」。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五〇《趙嘏集》，題爲《到家》。《全唐詩重出誤收考》云：「《絕句》七作趙。此篇載《樊川詩集·外集》，清楊守敬使日本時，見楓山官庫藏本，後影鈔回國刊出，序云：「……考牧之詩唯正集皆爲牧作，其外、別兩集，已多他人之詩。如外集《歸家》一首爲趙嘏詩；《龍丘途中》二首、《隋苑》一首見《李義山集》；另集之《子規》一首，見太白集，皆采輯之誤。」

【集評】

《歸家》：人在家貧困，便思出門，以爲不能得名，亦可得利。及至在外，事不由我，眼望日子，不覺改換寒暑，終日奔馳，而頭顱早已如雪矣。出門纔及生髭，歸家一根拄杖，空着雙手，有話不好說出，又怕家人來問，遂請出一個稚子來，妙極。胸中已先有「鬢如絲」三個字，故以稚子作反映，稚子且又是個未出門之人。如《賈誼傳》有「諸老先生」四字，蓋對「洛陽年少」而言也。古人下字無有不對鋒者。稚子從不曉得世情，所衣所食，不知是那處來的，大人在外營圖，亦不知爲何原故，見大人歸

家，乃牽衣問曰：「歸家何太遲？」歸遲則必有以致之者。「共誰爭歲月」，人即有所爭，決不與歲月爭，爭歲月是個癡漢，天下豈更有如是癡漢在與之爭，此不着痛癢之事。「贏得鬢如絲」，爭則定有輸贏，爭得歲月多者爲贏，歲月多則髮白，歸來並無別件，頭鬢祇有如絲，然則輸于少歲月者多矣。據稚子問來，直是不須出門去。（徐增《說唐詩》卷九）

## 雨

連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

### 【集評】

詠秋冬間雨，言其淒涼，旅中聞雨則思家，在家聞雨則思旅中。古詩有《秋雨》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夢更回頭。暮雲帶雨歸飛急，只在西窗一夜愁。」甚得秋水氣象。又絕句《秋雨》云：「連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上兩句說秋雨淒涼，下兩句說雨聲來歷，蓋使孤客一夜不眠，而耳中不靜者，乃主人窗外芭蕉被雨聲所滴耳。（吳沆

《環溪詩話》卷下）。

送人<sub>(二)</sub>

鴛鴦帳裏暖芙蓉<sub>(三)</sub><sup>①</sup>，低泣關山幾萬重<sub>(三)</sub>。明鑑半邊釵一股<sub>(四)</sub>，此生何處不相逢<sub>(五)</sub><sup>②</sup>？

【校勘記】

〔一〕《文苑英華》卷二八〇題下校：「又云寓言。」

〔二〕「帳裏」，《文苑英華》卷二八〇作「繡被」，下校：「集作帳裏。」《全唐詩》卷五二四校：「一作繡被。」馮注本校：「一云繡被。」

〔三〕此句《文苑英華》卷二八〇作「遙想關山萬里重」，下校：「集作低泣關山幾萬重。」馮注本校：「一云遙想關山萬里重。」

〔四〕「鑑」，《文苑英華》卷二八〇、《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作「鏡」。

〔五〕「此」，《文苑英華》卷二八〇作「人」，馮注本校：「一作人。」

【注釋】

① 芙蓉：芙蓉花。此指相戀之女子。夾注：「《廣記》：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二曰輕鳳。每夜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舞態豔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② 明鑑半邊二句：此處乃用陳太子舍人徐德言與妻樂昌公主，於陳政亂亡離別之際分執破鑑，後夫妻因破鑑而重逢再合故事。事見《本事詩·情感》。又白居易《長恨歌》：「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鈿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遣懷

道泰時還泰<sup>①</sup>，時來命不來。何當離城市，高卧博山隈<sup>②</sup>。

【注釋】

① 泰：通暢。

② 博山隈：博山，今山東、江西均有博山。隈，山水彎曲處。

## 醉贈薛道封

飲酒論文四百刻<sup>①</sup>，水分雲隔二三年<sup>(一)</sup>。男兒事業知公有，賣與明君直幾錢？

### 【校勘記】

〔一〕此句文津閣本作「水雲遙隔二三年」。

### 【注釋】

① 四百刻：四晝夜。古滴水計時，器上刻度，一晝夜爲一百刻。《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 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醞<sup>①</sup>

誰憐賤子啓窮途，太守封來酒壹壺。攻破是非渾似夢，削平身世有如無。醞醞若借嵇康



懶<sup>②</sup>，兀兀仍添甯武愚<sup>③</sup>。猶念悲秋更分賜，夾溪紅蓼映風蒲。

【注釋】

① 歙州：唐州名。治所在今安徽歙縣。盧中丞，盧弘止，字子強，開成中爲歙州刺史。累官工、戶二部侍郎，徐州、宣武諸鎮節度使。傳見《舊唐書》卷一六三、《新唐書》卷一七七。醞：酒。此詩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認爲歙州盧中丞爲盧弘止，趙嘏與盧弘止多有交往，有《寄盧中丞》、《重寄盧中丞》、《發新安後途中寄盧中丞二首》等詩。《寄盧中丞》詩有「獨攜一榼郡齋酒，吟對青山憶謝公」句，詩中節令情景與《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醞》相合，故此詩乃趙嘏開成三年（八三八）秋之作，非杜牧詩。

② 嵇康：字叔夜，仕魏爲中散大夫。嗜酒，工詩文。傳見《三國志》卷二一、《晉書》卷四九。其《與山巨源絕交書》謂己「性復疏懶」，「懶與慢相成」。

③ 兀兀句：兀兀，昏沉貌。甯武，即甯俞，春秋時衛國大夫，諡武。《論語·公冶長》：「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詠襪

鈿尺裁量減四分<sub>(一)</sub>①，織織玉筍裏輕雲②。  
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校勘記】

〔一〕「鈿尺」，文津閣本作「細尺」。

【注釋】

① 鈿尺：即金粟尺。嵌金粟於尺，故稱。

② 玉筍：此用以比喻柔美之脚趾。

【集評】

【雙行纏】《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



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裾。」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蔓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續甲部「丹鉛新錄」八）

杜牧之詩：「纖纖玉筍裏春雲。」見《合璧事類》，楊作「碧琉璃滑」，誤也。婦人纏足，實當起於此時，併楊所引花間詞、商隱絕可證。然《合璧》引杜詩，乃人襪類，恐唐人自以足指爲玉筍，非必以弓纖也。（牧之集亦作《詠襪詩》，楊誤。）（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續甲部「丹鉛新錄」八）

【婦人弓足】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于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證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曆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抄。」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裏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制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姬窈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必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紉作宮樣。蓋取便於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制不侔。予向曾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履相視，始信其說不誣。（沈德符《敝帚軒剩語》卷中）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



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織織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此則飾不始於五代也。或謂起於妲己，乃瞽史以欺間巷者。士夫或信以爲真，亦可笑哉。（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下）

【弓足】婦女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然伊世珍《嫿嬛記》，謂馬嵬老嫗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詩話總龜》亦載明皇自蜀回，作楊貴妃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鉤。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織織玉筍裹輕雲。」周達觀引之，以爲唐人亦裹足之證。韓偓《屨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楊用修因之，並引六朝《雙行纏》詩，所謂「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爲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姁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底平趾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縱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利屣者，以首之尖銳言之也。則纏足之風，戰國已有之。高江村《天祿識餘》亦祖其說，謂弓足相傳起于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跡，已先之。而《史記》並有利屣之語，則裹足之風，由來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於秦漢之說也。

是二說固皆有所據，然《瑯嬛記》及《詩話總龜》所云，恐係後人附會之詞，而李白之詠素足，則確有明據。即杜牧詩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之「六寸膚圓」，亦尚未纖小也，第詩家已詠其長短，則是時俗尚已漸以纖小爲貴可知。至於五代乃盛行扎脚耳。（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 宮詞二首

### 其一

蟬翼輕綃傅體紅<sup>①</sup>，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猶疑惑<sup>②</sup>，更取丹沙試辟宮<sup>③</sup>。

#### 【校勘記】

〔一〕「宮」，《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闌。」

〔三〕「辟宮」，文津閣本作「守宮」。

【注釋】

- ① 蟬翼輕綃：像蟬翅一般之輕柔薄絹。傅，附著。夾注：「魏文帝詩：綃綃白如雪，輕華比蟬翼。」
- ② 辟宮：又稱守宮，即壁虎。《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置守宮孟下。」顏師古注：「守宮，蟲名也。……今俗呼爲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張華《博物志》卷四：「蜥蜴或名蝮蜒。以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搗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

其二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須朝不是恩。  
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校勘記】

〔一〕「須」，《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趨。」文津閣本作「趨」。

【集評】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

亦何足道哉。（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杜牧之」）

《宮怨》：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宮人而鎖于長門，閉門寂寂，與女伴或可相忘。牧之特于此盤旋，以爲不見君王，亦不成怨，乃尋出監宮引出一事來，何其思之深且曲也。宮人雖退守長門，有出來朝君王之例，若開門出來，必須監宮引出。「暫」字妙，惟閉門是常，故開門云暫也。開門雖暫時，畢竟是得見天光，宮人必相私異曰：吾今番得見君王，或重承寵渥不可知。于是，即急急回絕他云：此朝是例，不是恩也。恩與怨對，反弄出怨來，故不是恩也。須臾朝過，依舊重入長門，監宮却將銀鑰收管，金鎖早已合上矣。不消更說到下旬，此際已極難堪。此門既入，不知于何日再出來。出一出，笑一笑，合一合，惱一惱，出一合，使宮人老到白頭便了，可憐，可憐。「月明花落又黃昏」，平素淒涼景況，已消受得慣矣，獨是今日朝君，無窮妄想竟成虛話，又得見君王一面，越形出淒涼不堪，日裏夜間，一總不論，乃于欲睡未睡之際，滿宮明月，一院落花，上天下地，團團怨海，向之所最苦者，此境今又依然在此矣。妙極。（徐增《說唐詩》卷十二）

《宮怨》：「監宮引出暫開門」，宮人鎖閉長門，亦有出來朝君之例，必須監宮者引出，以其閉門是常，故開門只是暫時耳。此時雖暫得近天顏，宮人意中，不無希寵望恩之意。「隨例雖朝不是恩」，誰知此朝也不過隨例而已，非有特恩也。既不是恩，定須是成怨矣。宮人寂守不覺，開門後反勾動愁腸，奈何！「銀鑰却收金鎖合」，朝罷依舊入門，監宮却收了銀鑰，合上金鎖，此際之情，比不出宮中

更慘。此門一人，又不知何日再得出來也。「月明花落又黃昏」，開門之後，欲睡不睡，只見滿宮明月，空庭落花，是向日受慣之淒涼，而今又依然在此矣。說至此，字字怨人骨髓。（王堯衢《唐詩合解》卷六）

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sup>①</sup>，昭陽歌斷信沉沉<sup>②</sup>。唯應獨伴陳皇后<sup>③</sup>，照見長門望幸心。

【注釋】

- ① 三十六宮：班固《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② 昭陽：即昭陽殿。漢成帝時，趙飛燕姊妹得寵，趙飛燕妹趙合德居此。  
③ 陳皇后：即漢武帝皇后阿嬌。失寵後居長門宮。

忍死留別獻鹽鐵裴相公二十叔<sup>①</sup>

賢相輔明主，蒼生壽域開<sup>②</sup>。青春辭白日<sup>③</sup>，幽壤作黃埃<sup>④</sup>。豈是無多士<sup>⑤</sup>，偏蒙不棄才。

孤墳一尺土，誰可爲培栽？

【校勘記】

〔一〕〔二〕，《全唐詩》卷五二四作「三」，馮注本校：「一作三。」

【注釋】

① 鹽鐵裴相公：指宰相兼鹽鐵轉運使裴休。此詩胡可先辨非杜牧詩。《全唐詩重出誤收考》云：「胡可先認爲此詩非杜牧作，見《徐州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據世系排列，杜牧的姐夫裴儔是裴休的哥哥，此詩題中稱叔，不合，故疑爲裴儔之子裴延翰作。此鹽鐵裴相公爲裴休，時任諸道鹽鐵轉運使。」

- ② 壽域：仁壽之域，太平盛世。
- ③ 青春：春季。《楚辭·大招》：「青春受謝，白日昭只。」
- ④ 幽壤：地下。
- ⑤ 多士：衆多之人才。《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 悲吳王城<sup>①</sup>

二月春風江上來<sup>(一)</sup>，水精波動碎樓臺<sup>(二)</sup>。<sup>②</sup> 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sup>③</sup>。  
細腰何處往，能歌姹女逐誰迴<sup>④</sup>？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解舞

#### 【校勘記】

〔一〕「春風」，原作「春色」，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馮注本又校：「一作色。」  
〔二〕「水精」，文津閣本作「水清」。

#### 【注釋】

- ① 吳王城：即春秋吳王闔閭使伍子胥所築闔閭城，地在今蘇州。
- ② 水精句：水精，此處比喻清澈之江水。碎樓臺，謂樓臺倒影水中，風吹水動，樓臺倒影晃動貌。
- ③ 蘇小：即南朝錢塘名妓蘇小小。
- ④ 姹女：美女。

## 閨情代作

梧桐葉落雁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金點冷，鳳酣簫管玉聲微<sup>①</sup>。佳人力杵秋風外<sup>②</sup>，蕩子從征夢寐希。遙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鞞鼓白雲飛。

### 【校勘記】

〔一〕「力」，《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作「刀」，馮注本又校：「一作力。」

### 【注釋】

① 鳳酣簫管：暗用秦蕭史、弄玉事。秦穆公女弄玉，嫁蕭史。史善吹簫，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事見《列仙傳》卷上。

② 杵：擣衣杵，用以搗洗寒衣之工具。



【集評】

《閨情代作》：大凡窮愁思慕之情，無論征夫遊子、怨女思婦，未有不至秋而倍甚者。「梧桐葉落」，秋時也，當秋而思寄衣，秋情也。三閨中所見，四閨中所聞，下「冷」字、「微」字，極寫閨中淒涼景致。五、六將蕩子與佳人作對，可為傷心。「力杵秋風」、「從征夢稀」，此真徹夜不寐、愁聽街鼓神理也。（朱三錫《東壘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六）

寄沈褒秀才

晴河萬里色如刀<sup>①</sup>，處處浮雲卧碧桃<sup>②</sup>。仙桂茂時金鏡曉<sup>③</sup>，洛波飛處玉容高。雄如寶劍衝牛斗<sup>④</sup>，麗似鴛鴦養羽毛。他日憶君何處望？九天香滿碧蕭騷<sup>⑤</sup>。

【注釋】

- ① 晴河句：晴河，指銀河。如刀，謂明亮。
- ② 碧桃：即碧桃花，其色有白者。此用以比喻浮雲。
- ③ 仙桂茂時句：仙桂茂時，指滿月時。傳說月中有桂樹，故云。金鏡，指月。

④ 衝牛斗：見《李甘》詩注②。

⑤ 九天句：九天，天極高處。香滿，指桂花香濃鬱。蕭騷，風聲。唐人以進士及第為折桂。此意為沈褒將登進士第。

## 人關

東西南北數衢通，曾取江西徑過東。今日更尋南去路，未秋應有北歸鴻。

### 及第後寄長安故人<sup>①</sup>

東都放榜未花開<sup>②</sup>，三十三人走馬迴<sup>③</sup>。秦地少年多辦酒<sup>④</sup>，已將春色人關來<sup>⑤</sup>。

#### 【校勘記】

〔一〕「辦」，《唐詩紀事》卷五六、《全唐詩》卷五二四作「釀」，夾注本、馮注本校：「一作釀。」《全唐詩》卷五二四校：「一作辦。」

「三」「已」，《唐詩紀事》卷五六作「即」，《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即。」

【注釋】

- ①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載：「大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人關來。』」此詩《杜牧年譜》據此繫於大和二年（八二八）。詩有「已將春色人關來」句，乃作於春日。
- ② 東都句：大和二年，禮部試進士移至洛陽舉行。唐制一般於二月放榜。
- ③ 三十三人：指大和二年及第進士人數。
- ④ 秦地：指長安。
- ⑤ 春色人關：此處語義雙關，既指大自然之春色人關（潼關）；又意謂過關試（即進士及第後又通過吏部試）。

【集評】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

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人關來。」（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進士科故實】榜放於禮部南院，張院東別牆。陳標詩所云「春官南院粉牆東」者是也。歲每三十人爲率。李山甫詩：「麻衣盡舉一隻手，桂樹只生三十枝。」言得者之少而難如此。東都舉，永泰及太和初元亦一行，據杜紫微東都登第詩：「三十三人走馬迴」，合兩都又當六十餘人矣。蓋間舉之事。（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八「詁箋」三）

## 偶作

才子風流詠曉霞，倚樓吟住日初斜。驚殺東鄰繡床女，錯將黃暈壓檀花<sup>①</sup>。

### 【注釋】

① 黃暈：黃色。

### 【集評】

【杜牧徐渭】牧《遣懷》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又：「才子風流詠曉霞，倚樓吟住日初斜。驚殺東鄰繡床女，錯將黃暈壓檀花。」此二詩乃

牧在揚州爲牛僧孺書記時作也。牧負才不羈，日爲放浪狎邪之行，僧孺縱其出入，且遣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其愛才如此。數百年後，山陰徐渭得胡太保宗憲而事之，草露布，爲幕府上客，放浪狎邪，無復拘束，亦如牧之在揚州然。余於此歎杜、徐二子之奇，尤歎牛、胡兩公之愛才，前後一轍也。（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三）

### 贈終南蘭若僧<sup>①</sup>

北闕南山是故鄉<sup>①</sup>，兩枝仙桂一時芳<sup>②</sup>。休公都不知名姓<sup>③</sup>，始覺禪門氣味長<sup>④</sup>。

#### 【校勘記】

〔一〕孟棻《本事詩·高逸》引此句作「家在城南杜曲傍」，《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家在城南杜曲傍。」

〔二〕孟棻《本事詩·高逸》引此句作「禪師都未知名姓」。

〔三〕孟棻《本事詩·高逸》引此句作「始覺空門意味長」。

【注釋】

- ① 終南：山名，即終南山，在長安南。蘭若，梵語阿蘭若之省稱，意為清靜無苦惱煩亂之處，即佛寺。《本事詩·高逸》：「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詩乃大和二年（八二八）春杜牧登科後回長安時作。

② 兩枝仙桂：指杜牧大和二年連登進士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科。

③ 休公：南朝詩僧湯惠休。此處泛指僧人。夾注：「《南史·徐湛之傳》：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甚厚。孝武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④ 禪門：佛教禪宗教門。

【集評】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

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孟榮《本事詩·高逸》第三）

人之所誇與所仰慕者，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曰：「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姓名，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晁說之《晁氏客語》）

## 遣懷（一）①

落魄江南載酒行（二）②，楚腰腸斷掌中輕（三）③。十年一覺揚州夢（四），占得青樓薄倖名（五）④。

### 【校勘記】

（一）《才調集》卷四題作《題揚州》。

（二）「魄」，《本事詩·高逸》作「拓」，《才調集》卷四作「托」，《全唐詩》卷五二四校：「一作托。」馮注本

校：「一作拓。」江南，《本事詩·高逸》、《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引作「江湖」。《全唐詩》卷五二

四、馮注本在「南」字下校：「一作湖。」

〔三〕「腸斷」，《才調集》卷四、《本事詩·高逸》、《太平廣記》卷二七三作「纖細」，《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纖細。」「輕」，《本事詩·高逸》、《太平廣記》卷二七三作「情」。

〔四〕「十年」，《本事詩·高逸》、《太平廣記》卷二七三作「三年」，夾注本校：「一作三年。」

〔五〕「占」，《才調集》卷四、《本事詩·高逸》、《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全唐詩》卷五二四、文津閣本均作「羸」，《全唐詩》卷五二四校：「一作占。」夾注本、馮注本校：「一作羸。」「薄倖」，夾注本作「薄行」。

### 【注釋】

① 《本事詩·高逸》：「杜（牧）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所引詩中「十年」作「三年」。杜牧大和七年至揚州幕，第三年爲大和九年。則此詩應作於大和九年（八三五）杜牧將離揚州淮南節度使幕入京時。

② 落魄：窮困失意。

③ 楚腰句：楚腰，即細腰。古時楚靈王愛細腰，楚腰即謂女子之細腰。掌中輕，漢成帝皇后趙飛燕身姿輕盈，能在掌上起舞，故謂。



④ 青樓句：青樓，此指妓女住所。薄倖，無情。

【集評】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置。牧遣坐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孟榮《本事詩·高逸》第三）

茗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胡仔《茗溪漁隱

叢話後集》卷十五「杜牧之」）

【杜牧徐渭】牧《遣懷》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

薄倖名。」又：「才子風流咏曉霞，倚樓吟住日初斜。驚殺東鄰繡床女，錯將黃暈壓檀花。」此二詩乃牧在揚州爲牛僧孺書記時作也。牧負才不羈，日爲放浪狎邪之行，僧孺縱其出入，且遣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其愛才如此。數百年後，山陰徐渭得胡太保宗憲而事之，草露布，爲幕府上客，放浪狎邪，無復拘束，亦如牧之在揚州然。余於此歎杜、徐二子之奇，尤歎牛、胡兩公之愛才，前後一轍也。（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三）

【落魄】若杜牧之「落魄江湖載酒行」一絕，尤爲豪放，乃知落魄爲放蕩失檢之意，非淪落不堪也。（胡鳴玉《訂僞雜錄》卷一）

杜司勳詩「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揚州塵土試回首，不惜千金借與君」、「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何其善言揚州也！（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

### 春日途中<sup>①</sup>

田園不事來遊宦，故國誰教爾別離？  
獨倚關亭還把酒，一年春盡送春時。

【注釋】

① 此詩已見《樊川文集》卷四，詩句全同，僅詩題作《春盡途中》，與此微異，當以《樊川文集》爲是。此乃《樊川外集》重收。

秋感

金風萬里思何盡，玉樹一窗秋影寒。  
獨掩柴門明月下，〔一〕淚流香袂倚欄干。

【校勘記】

〔一〕「柴」，原作「此」，今據夾注本、景蘇園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改。

贈漁父

蘆花深澤靜垂綸<sup>①</sup>，月夕煙朝幾十春。  
自說孤舟寒水畔，不曾逢著獨醒人<sup>②</sup>。

【注釋】

① 綸：釣絲。

② 獨醒人：戰國時屈原遭放逐，行吟澤畔，遇漁父，漁父問其何以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事見《楚辭·漁父》。

【集評】

《贈漁父》：此獨醒人難逢，逢亦難識。（黃周星《唐詩快》卷十六）

歎花<sub>(二)</sub>①

自恨尋芳到已遲<sub>(三)</sub>，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校勘記】

〔一〕馮注本題下校：「一作悵詩。」《全唐詩》卷五二七《杜牧集·補遺》詩題亦作《悵詩》，文字同下〔二〕引《唐詩紀事》所錄。其題下小注云：「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令牧閑行閱奇麗。得垂髻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爲詩。」

〔三〕《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唐詩紀事》卷五六引此詩作「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馮注本詩後所校詩同。

【注釋】

① 此詩又題爲《悵詩》。其本事出《唐闕史》卷上：「杜牧在宣州幕時，曾遊湖州，見鴉頭女，年十餘，驚爲國色，以重幣結之，與其母約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後周墀爲相，杜牧乃以三箋干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因賦詩以自傷。」《太平廣記》卷二七三、《麗情集》、《唐詩紀事》卷五六、《唐才子傳》卷六均記此事。繆鉞《杜牧詩選》認爲此故事與杜牧行跡及史事不合，故《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繆鉞《杜牧年譜》於大中四年下引此事，疑爲後人附會，與杜牧行跡及史事頗有舛午。再編唐詩總集當依《樊川詩集》五作《歎花》，注出以上傳奇附會之處，不必重出。」

【集評】

歐公閒居汝陰時，一妓甚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

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趙令時《侯鯖錄》卷一）

茗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杜牧之」）

【尹惟曉詞】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茗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霄，艤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爲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掛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爲賦《唐多令》云：「蘋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緩傳杯，催喚紅妝。煥縮烏雲新浴罷，拂地水沉香。歌短舊情長，重來驚鬢霜。悵綠陰，青子成雙。說著前歡佯不采，颺蓮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真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爲偶也。（周密《齊東野語》卷十）

田畫詩：「弟病兄孤失所依，當時書語最堪悲。豈面乞得南州牧，却恨尋春去較遲。」此詩正以譏牧之放肆之過也。（蔡正孫《詩林廣記》前集卷六「杜牧之」）

【杜牧之湖州詩】嘗讀《太平廣記》，載杜牧之湖州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今觀《麗情集》，則曰：「自恨尋春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

今風裊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大意雖同，而前詩似勝，若論紀實，則後者爲是。尚當求杜集正之。（劉壘《隱居通議》卷十）

### 題劉秀才新竹

數莖幽玉色，曉夕翠煙分。<sup>（一）</sup>聲破寒窗夢，根穿綠蘚紋。漸籠當檻日，欲礙人簾雲。不是山陰客<sup>①</sup>，何人愛此君。

#### 【校勘記】

（一）「曉夕」，文津閣本作「晚夕」。

#### 【注釋】

① 山陰客：山陰，今浙江紹興。王徽之嘗居山陰，性愛竹。常寄居空宅，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事見《晉書》卷八〇本傳。

##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sup>①</sup>，霜葉紅於二月花。

### 【注釋】

① 坐：因爲。

### 【集評】

【先人言爲主】予爲童子時，十月朝從諸長上拜南山先壟，行石磴間，紅葉交墜，先伯元範誦杜牧之「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又在薦橋舊居，春日新燕飛遶簷間，先姑誦劉夢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至今每見紅葉與飛燕，輒思之。不但二詩寫景詠物之妙，亦先人之言爲主也。（瞿佑《歸田詩話》卷五）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亦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遠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六「考文」）



《山行》：「白雲」即是炊煙，已起「晚」字；「白」、「紅」二字，又相映發；有逕則有人，字字相生。「有人家」三字，下反「停車」，「愛」字方有力。（何焯《唐三體詩》卷一）

## 書懷

滿眼青山未得過，鏡中無那鬢絲何<sup>①</sup>。祇言旋老轉無事，欲到中年事更多。

### 【注釋】

① 無那：即無奈。駱賓王《豔情代郭氏贈盧照隣》詩：「無那短封即疎索，不在長情守期契。」王昌齡《從軍行》：「更吹橫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 紫薇花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sup>①</sup>？向風偏笑豔陽人<sup>②</sup>。

【注釋】

- ① 桃李無言：《史記·李將軍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 ② 豔陽人：夾注：「鮑明遠《詠雪》詩：『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人。』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 《注》：豔陽，春也。」

醉後呈崔大夫

謝傅秋涼閱管絃<sup>①</sup>，徒教賤子侍華筵。溪頭正雨歸不得，辜負南窗一覺眠（一）。

【校勘記】

〔一〕「南」，《全唐詩》卷五二四作「東」，下校：「一作南。」馮注本校：「一作東。」

【注釋】

- ① 謝傅：指晉謝安，官至宰相，位列三公。卒贈太傅，故稱。傳見《晉書》卷七九。此處喻指崔大夫。

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懷<sub>(一)</sub><sup>①</sup>

兵符嚴重辭金馬<sub>②</sub>，星劍光芒射斗牛<sub>(三)</sub><sup>③</sup>。筆落青山飄古韻，帳開紅旆照高秋。香連日彩浮綃幕，溪逐歌聲遶畫樓。可惜登臨佳麗地，羽儀須去鳳池遊<sub>④</sub>。

【校勘記】

〔一〕「和」，原作「知」，據夾注本、景蘇園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

〔三〕「星劍」，原作「星生」，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夾注本作「星座」。文津閣本作「星出」。

【注釋】

① 沈大夫：即沈傳師，大和二年十月，為江西觀察使。後卒於吏部侍郎任。事跡見杜牧《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舊唐書》卷一四九、《新唐書》卷一三二本傳、《嘉泰吳興志》等。《杜牧年譜》大和六年謂「此詩不知何年所作，詩中有『帳開紅旆照高秋』之句，蓋秋日所作，明年四月，沈傳師內召為吏部侍郎，故此詩至遲應是本年作品」。今即據此姑訂於大和六年（八

三二)秋。

② 兵符句：嚴重，嚴肅，莊重。金馬，漢長安宦者署門名，後泛指朝廷官署。沈傳師自尚書右丞出鎮江西，故云。

③ 星劍句：晉張華見斗牛星間常有紫氣，因與雷煥共觀天象，雷煥以爲乃寶劍之精上沖而成。華遂命雷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得寶劍龍泉、太阿。事見《晉書》卷三六《張華傳》。

④ 羽儀句：羽儀，儀仗中以羽毛裝飾之旌旗之類。《南史·宋武帝紀》：「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明門矣。」鳳池，即鳳凰池，指中書省。唐代宰相政事堂在此。晉荀勗原任中書監，後守尚書令，頗悵悵。有人祝賀，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邪！」事見《晉書》本傳。此句意爲盼望沈大夫再入朝爲中書省官。

## 夜雨

九月三十日，雨聲如別秋<sup>(一)</sup>。無端滿階葉，共白幾人頭？  
點滴侵寒夢，蕭騷著淡愁<sup>①</sup>。  
漁歌聽不唱，蓑濕棹迴舟。

【校勘記】

「二」「別」，《文苑英華》卷一五三作「初」，《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初。」

【注釋】

① 蕭騷：風雨聲。

方響<sup>①</sup>

數條秋水挂琅玕<sup>②</sup>，玉手丁當怕夜寒。曲盡連敲三四下「一」，恐驚珠淚落金盤。

【校勘記】

「二」「四」，《全唐詩》卷五二四校：「一作五。」馮注本作「五」，下校：「一作四。」

【注釋】

① 方響：古代打擊樂器，磬類，銅鐵製，始創於南朝梁。以十六枚鐵片組成，其制上圓下方、大小相



同而厚薄不一之鐵片，分兩排，懸於一架。以小銅槌擊奏，其聲清濁不等，爲隋唐燕樂中常用之樂器。

② 數條秋水句：秋水，此處用以比喻方響上用以懸掛鐵片者。琅玕，美石。此用以指方響上之鐵片。

### 將出關宿層峰驛却寄李諫議<sup>①</sup>

孤驛在重阻，雲根掩柴扉<sup>(一)</sup>。數聲暮禽切，萬壑秋意歸。心馳碧泉澗<sup>(三)</sup>，目斷青瑣闈<sup>②</sup>。明日武關外，夢魂勞遠飛。

#### 【校勘記】

〔一〕「掩」，原作「掩」，據《全唐詩》卷五二四改。

〔三〕「澗」，夾注本作「洞」。

#### 【注釋】

① 關：指武關，見《題武關》詩注<sup>①</sup>。諫議，諫議大夫。此詩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

《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認爲非杜牧詩，謂「詩云『明日武關外，夢魂勞遠飛。』所出即武關。詩又云：『數聲暮禽切，萬壑秋意歸。』節令爲秋」。認爲此詩乃離京出武關之作，而杜牧數次出武關均非在秋日，故與杜牧行踪不合，詩非杜牧作。

② 青瑣闥：刻爲連鎖文而以青色塗飾之宮門。

### 使迴枉唐州崔司馬書兼寄四韻因和<sup>①</sup>

清晨候吏把酒來<sup>(一)</sup>②，十載離憂得暫開。癡叔去時還讀《易》<sup>③</sup>，仲容多興索銜杯<sup>(二)</sup>④。  
人心計日殷勤望，馬首隨雲早晚迴。莫爲霜臺愁歲暮<sup>⑤</sup>，潛龍須待一聲雷<sup>⑥</sup>。

#### 【校勘記】

〔一〕「酒」，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文津閣本、馮注本均作「書」。

〔二〕「索」，文津閣本作「素」。

【注釋】

① 唐州：州名。詳見前《寄唐州李玘尚書》詩注①。司馬，州郡佐官。詩用「癡叔」、「仲容」事，作者當爲崔姓，與崔司馬爲叔侄關係。故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以爲非杜牧詩。

② 候吏：古代迎送賓客之吏人。

③ 癡叔：晉王湛懷才不露，親戚以爲癡。晉武帝見其侄王濟，每以「癡叔」戲稱之。後王湛父昶卒，湛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床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事見《世說新語·賞譽》及《注》引鄧粲《晉紀》。

④ 仲容：晉阮咸字。咸爲阮籍侄，亦嗜酒。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傳附見《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銜杯，指飲酒。

⑤ 霜臺：指御史臺。

⑥ 潛龍：深藏之龍。比喻賢才在下位，隱而未顯。

郡齋秋夜即事寄斛斯處士許秀才

有客誰人肯夜過？獨憐風景奈愁何。邊鴻怨處迷霜久，庭樹空來見月多。故國杳無千



里信，彩絃時伴一聲歌<sup>①</sup>。馳心祇待城烏曉，幾對虛簷望白河<sup>②</sup>。

【注釋】

① 彩絃：指彩飾之絃樂器。

② 白河：指銀河。杜甫《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

同趙二十二訪張明府郊居聯句<sup>①</sup>

陶潛官罷酒瓶空，門掩楊花一夜風（牧）。古調詩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嘏）<sup>②</sup>。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晚虹（牧）。別後東籬數枝菊，不知閑醉與誰同（嘏）？

【注釋】

① 趙二十二：即趙嘏。詳見《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詩注<sup>①</sup>。明府：唐人稱縣令為明府。

② 無絃琴句：《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集評】

《訪張明府同趙二十二嘏聯句》：此必明府罷官歸隱，故通首以陶令相比耳。昔陶令官不罷而酒瓶常空，罷官之後酒瓶愈空，是藉以形明府之清貧也。明府之清貧與陶令同，而高情逸興無不相同。「古調詩」、「無弦琴」，皆其安貧樂道之實也。五、六就郊居景色而言，「高樹」、「幽鳥」、「孤雲」、「晚虹」，俱與罷官歸隱之意相照。七、八仍以黃花、閑醉作結，正與一、二相應。（朱三錫《東島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六）

早春題真上人院

生天寶初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sup>①</sup>，唯師曾是太平人。

【注釋】

① 寰海：海內；全國。江淹《爲建平王慶明帝疾和禮上表》：「仁鑄蒼岳，道括寰海。」

【集評】

【惟師曾是太平人】唐天寶間有真上人者，至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人。」此意最遠，不言其道行，獨以其年多，嘗見天寶時事也。天祐間，東坡典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繫此百年之故老，曾爲四世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程大昌《演繁露續集》卷六）

對花微疾不飲呈座中諸公<sub>(一)</sub>

花前雖病亦提壺<sub>(二)</sub>①，數調持觴興有無。盡日臨風羨人醉<sub>(三)</sub>，雪香空伴白髭鬚②。

【校勘記】

〔一〕「座中」，原作「坐中」，據夾注本校改。

〔二〕「前」，《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間。」

〔三〕「羨人」，夾注本作「美人」。

【注釋】

- ① 提壺：指提酒壺。夾注：「劉伶《酒德頌》：挈榼提壺。」  
② 雪香：指白色花。

酬王秀才桃花園見寄<sup>(一)</sup>①

桃滿西園淑景催，幾多紅豔淺深開。此花不逐溪流出，晉客無因人洞來<sup>②</sup>。

【校勘記】

〔一〕今湖南桃源縣有杜牧題壁詩，其詩題與詩個別文字有所不同，今引如下：《酬王秀才桃園見寄》：「桃滿西園淑景催，幾多紅豔淺深開。此花不逐溪流出，晉客何因人洞來。」此詩又見《湖南通志》卷二六七《藝文》二三《金石》九《常德府》。

【注釋】

- ① 據本集卷六《寶列女傳》：「大和元年，予客遊涪陽。」則此詩如確為杜牧作，詩或作於大和元年



(八二七)杜牧南遊湖南時。其時桃花盛開，則約在春夏間。然詩題曰《酬王秀才桃花園見寄》，則詩未必杜牧在湖南桃源縣所作，故難以準確繫年。

② 晉客：遊桃花源之晉人。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謂，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溯桃花夾岸之溪流，得一洞，由洞口進入桃花源。此中人自言先世避秦亂來此，遂與世隔絕等事。

### 走筆送杜十三歸京<sup>①</sup>

煙鴻上漢聲聲遠，逸驥尋雲步步高。應笑內兄年六十，郡城閑坐養霜毛。

#### 【注釋】

① 此詩非杜牧作。馮集梧《樊川詩集注》引胡震亨云：「牧之卒年五十，此云六十，或非牧詩也。」並按云：「杜十三即牧之，此是送杜之詩，內兄年六十，作者自謂也。」今按，此詩乃杜牧內兄詩而誤作杜牧詩者。

## 送王十至褒中因寄尚書<sup>①</sup>

闕下經年別，人間兩地情。壇場新漢將<sup>②</sup>，煙月古隋城<sup>③</sup>。雁去梁山遠<sup>④</sup>，雲高楚岫明。君家荷藕好，緘恨寄遙程。

### 【注釋】

- ① 褒中：縣名，唐名褒城縣，屬梁州。故城在今陝西勉縣東北。夾注：「《通典》：山南西道漢中郡，今之梁州領縣褒城。漢褒中縣有褒水、褒谷。」尚書，尚書省六部之長官。此尚書當是山南西道節度使帶尚書銜者，故稱。《全唐詩人名考證》謂「尚書，疑爲封敖。《舊唐書》本傳：「（大中）四年，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全文》卷七七李商隱有《爲興元裴從事賀封尚書啓》，知封敖在山南西道任檢校尚書。開成二年杜牧在宣歙幕時，敖爲宣歙治內池州刺史。」
- ② 壇場句：漢高祖劉邦曾在南鄭築壇拜韓信爲大將，此處「新漢將」指題內尚書。
- ③ 古隋城：褒城縣本名褒中縣，隋開皇元年，以避廟諱改爲褒內縣。仁壽元年，改爲褒城。「古隋城」指此。見《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

④ 梁山：泛指梁州一帶之山。

### 後池泛舟送王十

相送西郊暮景和，青蒼竹外遶寒波。爲君蘸甲十分飲<sup>①</sup>，應見離心一倍多。

#### 【注釋】

① 蘸甲十分：酒斟滿沾濕指甲，以示暢飲。夾注：「樂天詩：十分蘸甲酌。」

### 重送王十

分袂還應立馬看<sup>二</sup>，向來離思始知難。雁飛不見行塵滅，景下山遙極目寒。

#### 【校勘記】

「二」「分」，《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執。」

## 洛陽秋夕

泠泠寒水帶霜風，更在天橋夜景中<sup>①</sup>。  
清禁漏閑煙樹寂<sup>②</sup>，月輪移在上陽宮<sup>③</sup>。

### 【注釋】

① 天橋：指洛陽洛水上天津橋。

② 清禁句：清禁，謂皇宮。漏，古計時器。

③ 上陽宮：唐宮名。在洛陽（東都）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唐上元中置。故址在今河南洛陽市。

## 贈獵騎

已落雙鷗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  
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集評】

【莫射雁】牧之《獵詩》云：「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沈存中用之作《拱辰樂府》曰：「彎弓不射雲中雁，歸雁而今不寄書。」（程大昌《演繁露續集》卷四）

懷吳中馮秀才<sup>①</sup>

長洲苑外草蕭蕭<sup>②</sup>，却算遊程歲月遙。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sup>③</sup>。

【注釋】

① 馮注本題下校：「《全唐詩》云張祜作，題作《楓橋》。」《全唐詩重出誤收考》云：「吳企明認爲此詩杜牧作而誤作張祜，在北宋時已經重出。孫覲《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云：『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紀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天下。』見《鴻慶居士集》二二。范成大《吳郡志》也徵引張繼、張祜此詩。此詩宋蜀刻本張集不收，《絕句》三二作杜牧，詩句乃懷人之作，與杜牧之詩題吻合，非張祜作。見《唐音質疑錄》。」

② 長洲苑：在今江蘇蘇州市西南、太湖北。春秋時爲吳王闔閭遊獵之處。夾注：「《通典》：吳郡

蘇州領縣長洲，有吳之長洲苑，因以爲名。」

③ 楓橋：舊名封橋。在今江蘇蘇州市閶門西楓橋鎮東。因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而改名楓橋。范成大《吳郡志》卷一七：「楓橋在閶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

### 【集評】

【楓橋】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祜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祜正同時也。（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三）

### 寄東塔僧

初月微明漏白煙，碧松梢外挂青天。  
西風靜起傳深業，  
應送愁吟人夜蟬。

【校勘記】

〔一〕「業」，《全唐詩》卷五二四作「夜」，下校：「一作業。」馮注本校：「一作夜。」

〔三〕「蟬」，《全唐詩》卷五二四作「禪」，下校：「一作蟬。」馮注本作「蟬」，下校：「一作禪。」

秋夕<sup>①</sup>

紅燭秋光冷畫屏〔一〕，輕羅小扇撲流螢。 瑤階夜色涼如水〔三〕，坐看牽牛織女星〔三〕<sup>②</sup>。

【校勘記】

〔一〕「紅」，《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銀。」

〔三〕「瑤」，《全唐詩》卷五二四、文津閣本作「天」，下校：「一作瑤。」馮注本校：「一作天。」

〔三〕「坐」，《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卧。」

【注釋】

① 此詩馮注本注云：「《竹坡詩話》：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所作？以余觀之，

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清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平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

② 牽牛織女星：夾注：「吳筠《續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是也。《長恨歌傳》：秋七月七日，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也。曹植《九詠·注》：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方，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 【集評】

《跋李成德宮詞》：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疏絕之意，於凝遠不言之中，非能摹寫太平，藻節萬物。（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開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宮怨》曰：「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

日影來。」是也。（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四）

小杜《秋夜》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而獨言牛、女，此所以見其爲宮詞也。（曾季狸《艇齋詩話》）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流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工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周紫芝《竹坡詩話》）

茗溪漁隱曰：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作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也。（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

卷十四「王建」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

弦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纒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杖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熱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趙與峕《賓退錄》卷一）

【王建宮詞】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人之。「淚盡羅巾夢不成」，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忽然聲」，花蕊夫人詩也。「寶帳平明金殿開」，王少伯詩也。「日晚長秋簾外報」，又「日映西陵松柏枝」二首，乃樂府《銅雀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及「閑吹玉殿昭華管」二首，杜牧之詩也。余在滇南見一古本，七首特全。（楊慎《升菴詩話》卷二）

【王建宮詞】予閱王建《宮詞》，輒雜以他人詩句，如：「奉帚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少伯《長信秋詞》之一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熱薰衣麝，憶得分明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皆劉夢得《魏宮詞》也。「淚盡羅衣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

熏籠坐到明。」此白樂天《後宮詞》之一也。「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午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此皆張文昌《宮詞》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又杜牧之《秋夕》作也。「閑吹玉殿昭華瑄，醉打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纒猶封繫臂紗。」此又杜牧之《出宮人》之一也。意宋南渡後，逸其真作，好事者摭拾以補之。余歷參古本，百篇具在，他作一一刪去。（毛晉《汲古閣書跋》）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亦即「參昴衾裯」之義。但古人興意在前，此倒用於後。昔人感歎中猶帶慶倖，故情辭悉露。此詩全寫淒涼，反多含蓄。（黃白山評：「此即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之意，殊非『參昴衾裯』之義。」）（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杜牧）

《宮詞》（銀燭秋光冷畫屏）：淒冷。崔顥《七夕》詩後四句云：「長信深陰夜轉幽，瑤階金閣數螢流。班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此篇蓋點化其意。次句再用「團扇」事，却渾成無跡。此篇在杜牧集中。（何焯《唐三體詩》卷一）

（絕句）兩不對，如賈至「紅粉當爐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醱醲。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首句作主）。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次句作主)。王昌齡「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三句作主)。杜牧「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四句作主)。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三四作主)。白居易「帝子吹簫逐鳳凰，空餘仙洞號華陽。落花何處堪惆悵，頭白宮人掃影堂」(一二作主)。(冒春榮《甚原說詩》卷三)

## 瑶瑟

玉仙瑶瑟夜珊珊<sup>①</sup>，月過樓西桂燭殘<sup>②</sup>。風景人間不如此<sup>③</sup>，動搖湘水徹明寒。

### 【校勘記】

〔一〕「樓西」，《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西樓。」

〔三〕「不如」，夾注本作「不知」。



【注釋】

- ① 瑶瑟句：瑶瑟，用玉爲飾之瑟。珊珊，象聲詞，玉撞擊聲。此指瑟聲。《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 ② 桂燭：加上桂木製成之蠟燭，點時取其香味。

送故人歸山

三清洞裏無端別<sup>①</sup>，又拂塵衣欲卧雲。看著挂冠迷處所<sup>②</sup>，北山蘿月在《移文》<sup>③</sup>。

【注釋】

- ① 三清洞：神仙居住之處。此借指道觀。三清，道家認爲人天兩界之外，別有三清。其說有二：一爲四人天外之玉清、太清、上清，乃神仙居住之仙境；二爲四人天外之大赤、禹餘、清微爲三清境。
- ② 挂冠：指辭官。
- ③ 北山句：移文，官府文書之一種。南齊孔稚圭於《北山移文》中代鍾山神立言，諷刺鍾山隱士周顒貪圖祿位，棄隱出仕，使林澗蒙羞，中有「秋桂遺風，春蘿罷月」之句。

聞角

曉樓煙檻出雲霄，景下林塘已寂寥。城角爲秋悲更遠，護霜雲破海天遙。<sup>①</sup>

【注釋】

① 護霜：《梁溪漫志》卷七《方言人詩·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

押兵甲發谷口寄諸公<sub>(一)</sub><sup>①</sup>

曉澗青青桂色孤，楚人隨玉上天衢。<sup>②</sup>水辭谷口山寒少，今日風頭校暖無<sup>③</sup>？

【校勘記】

〔一〕夾注本「寄」字下有「呈」字。

【注釋】

① 谷口：古地名。又名寒門，故地在今陝西禮泉縣東北。《漢書·郊祀志》：「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注：「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爲縣，今呼之治縣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北谷爲寒門也。」此詩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認爲非杜牧詩，蓋認爲詩中「楚人」乃自謂，「該句言己身懷奇才赴京師。詩題又爲『押兵甲』」，故「與杜牧身世履歷大相徑庭，非杜牧詩。」

② 楚人隨玉句：用楚人卞和獻玉璞事。春秋楚人卞和得玉璞，先後獻給厲王、武王，然均被鑒定爲石頭，卞和亦連遭刖刑，失去雙腳，遂抱玉哭於荆山之下。楚文王聞之，使人理璞，得寶玉，名之爲和氏璧。事見《韓非子·和氏》。天衢，天路，此指京師。

③ 校：即較。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sup>①</sup>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  
本是馨香比君子<sup>②</sup>，遶欄今更爲何人？

【注釋】

- ① 侍御：唐代對殿中侍御史及監察御史之稱呼。  
② 馨香比君子：屈原《離騷》多以香草比配忠貞君子，中有「又樹蕙之百畝」句。

偶題

道在人間或可傳，小還輕變已多年①。今來海上昇高望，不到蓬萊不是仙②。

【校勘記】

〔一〕「輕」，《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經。」

【注釋】

- ① 小還句：小還，道家煉丹名。張籍《贈避穀者》：「學得餐霞法，逢人與小還。」變，猶轉，迴轉變化，指丹成。  
② 蓬萊：蓬萊山，在海中，傳說為神仙所居之處。

### 三川驛伏覽座主舍人留題<sup>①</sup>

舊跡依然已十秋，雪山當面照銀鉤<sup>②</sup>。  
懷恩淚盡霜天曉，一片餘霞映驛樓<sup>(一)</sup>。

#### 【校勘記】

〔一〕「驛樓」，文津閣本作「畫樓」。

#### 【注釋】

① 三川：古郡名，郡治在今河南洛陽，因有伊、洛、河三川，故名。座主，唐代進士稱其登第時禮部知貢舉者。舍人，指中書舍人，掌草詔書等。此詩稱「座主舍人」，則詩人之座主乃任中書舍人者。然杜牧之座主崔郾當杜牧登第時乃任禮部侍郎，且其後又為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杜牧不當以舍人稱之。故此詩非杜牧之作。

② 銀鉤：此指書法筆姿之遒勁。《晉書·索靖傳》：「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鷲。」夾注：「《紺珠集》：鐵點銀鉤，點欲堅直如鐵，鉤欲活而有力如銀。」

## 陝州醉贈裴四同年<sup>①</sup>

淒風洛下同羈思<sup>②</sup>，遲日棠陰得醉歌<sup>③</sup>。自笑與君三歲別，頭銜依舊鬢絲多<sup>④</sup>。

### 【注釋】

- ① 陝州：州名。州治在今河南三門峽。裴四，即裴素。寶曆元年及進士第，大和二年與杜牧同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歷任司封員外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會昌中卒。事跡見《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六。據《杜牧年譜》，大和九年秋杜牧監察御史分司東都，至開成二年春爲三年。開成二年春杜牧由洛陽赴同州迎眼醫石生途中經陝州時與裴素相逢，此時離其大和九年秋初見裴素於洛陽恰爲三年。此與「淒風洛下同羈思」、「自笑與君三歲別」句相合。杜牧前後兩次見裴素時均爲監察御史，故有「頭銜依舊鬢絲多」之句。故此詩作於開成二年（八三七）春。

② 羈思：羈旅之思。

③ 遲日句：遲日，即春日。棠陰，用召公甘棠事。指官吏有善政遺愛。《詩·召南》有《甘棠》篇，相傳召公姬奭爲西伯，有善政，常息於甘棠之下以聽政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遂作《甘棠》詩。陝

州爲周、召分陝而治之地，故云。

④ 頭銜：此處指官職。

## 破鏡

佳人失手鏡初分，何日團圓再會君<sup>①</sup>？  
今朝萬里秋風起，山北山南一片雲。

### 【注釋】

① 何日團圓句：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娶樂昌公主，德言知國亡時不能相保，因破鏡與妻各執半，約他年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冀得重逢，後果因破鏡夫妻團聚。事見《本事詩·情感》。

## 長安雪後

秦陵漢苑參差雪<sup>①</sup>，北闕南山次第春。  
車馬滿城原上去<sup>②</sup>，豈知惆悵有閑人。

【注釋】

- ① 秦陵漢苑：秦王陵墓，漢代苑囿。此指長安一帶。
- ② 原：指樂遊原，亦稱樂遊苑，乃唐代長安遊賞勝地。故址在今陝西西安市郊，原為秦宜春苑。漢宣帝神爵三年修樂遊廟，因以為名。

華清宮<sup>①</sup>

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蕊暖泉香<sup>②</sup>。行雲不下朝元閣<sup>③</sup>，一曲《淋鈴》淚數行<sup>④</sup>。

【校勘記】

〔一〕「開」，夾注本作「閑」。

【注釋】

- ① 華清宮：見《華清宮三十韻》詩注<sup>①</sup>。
- ② 玉蓮：驪山華清宮溫泉池用文瑤寶石砌壁，中央有玉蓮花，湯泉噴以成池。《開元天寶遺事》卷



下：華清宮中「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又縫錦繡爲鳧雁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鉞鏤小舟，戲玩於其間。」

- ③ 行雲句：行雲，用楚王夢見神女事。此處暗指楊貴妃。宋玉《高唐賦》載，楚王遊高唐，夢見一婦人自云巫山神女，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朝元閣，在驪山華清宮。唐玄宗天寶七載，傳說玄元皇帝（即老子）見於朝元閣，因改名降聖閣。

- ④ 淋鈴：即《雨霖鈴》。唐教坊曲名。《明皇雜錄》：「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采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集評】

《雨霖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日，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鬻策，因吹之，遂傳乎世。……《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侍宮嬪御多非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上回顧淒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其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枯詩云：「雨霖鈴夜却歸秦，猶

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枯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枯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却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王灼《碧雞漫志》）

### 冬日題智門寺北樓

滿懷多少是恩酬<sup>〔一〕</sup>，未見功名已白頭。不爲尋山試筋力，豈能寒上背雲樓。

#### 【校勘記】

〔一〕「恩酬」，夾注本作「恩讎」。

### 別王十後遣京使累路附書<sup>①</sup>

重關曉度宿雲寒<sup>②</sup>，羸馬緣知步步難。此信的應中路見<sup>③</sup>，亂山何處拆書看？

【注釋】

- ① 累路：沿途。
- ② 宿雲：隔夜之雲。
- ③ 的應：確應。

【集評】

《別王十後附書》：逼真天趣。（黃周星《唐詩快》卷十六）

許秀才至辱李蘄州絕句問斷酒之情因寄<sup>①</sup>

有客南來話所思，故人遙枉醉中詩。暫因微疾須防酒，不是歡情減舊時。

【注釋】

- ① 李蘄州：即李播。字子烈。元和時登進士第。曾任大理評事，累遷金部員外郎、郎中分司。開成三年春，調任蘄州刺史。會昌初，入朝爲尚書比部郎中，後爲杭州刺史。事跡見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唐詩紀事》卷四七等。據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李播任蘄州刺史在開成三年至五

年（八三—八四〇），本詩約作於此期間。

### 送張判官歸兼謁鄂州大夫<sup>①</sup>

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迴<sup>②</sup>。腹中書萬卷<sup>③</sup>，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sup>④</sup>，凜凜近霜臺<sup>⑤</sup>。

#### 【注釋】

- ① 鄂州：州治在今湖北武昌。大夫，指御史大夫，此為鄂岳觀察使所帶憲銜。
- ② 秦：此指長安。
- ③ 腹中句：《世說新語》下卷之下：「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 ④ 拜旌戟：指拜見擁有雙旌雙節之觀察使。旌戟，指出行時持榮戟為前列。此處代指鄂州大夫。
- ⑤ 凜凜句：凜凜，此處形容御史大夫之嚴威。霜臺，指御史臺。此鄂州大夫乃兼御史大夫銜，故謂「近霜臺」。

## 宿長慶寺

南行步步遠浮塵<sup>①</sup>，更近青山昨夜鄰<sup>(一)</sup>。高鐸數聲秋撼玉<sup>②</sup>，霽河千里曉橫銀<sup>③</sup>。紅蕖影落前池淨<sup>(二)</sup><sup>④</sup>，綠稻香來野逕頻。終日官閑無一事，不妨長醉是遊人<sup>(三)</sup>。

### 【校勘記】

〔一〕「昨」，夾注本、文津閣本作「作」。

〔二〕「蕖」，原作「渠」，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淨」，夾注本校：「一作晚。」

〔三〕此句夾注本校：「一作不妨長是靜遊人。」

### 【注釋】

① 浮塵：指塵世喧擾之處。

② 鐸：指寺塔之風鈴。

③ 霽河：明河。指銀河。

④ 紅蕖：紅荷花。

望少華三首<sub>(一)</sub>①

其一

身隨白日看將老，心與青雲自有期<sub>②</sub>。  
今對晴峰無十里，世緣多累暗生悲<sub>③</sub>。

【校勘記】

〔一〕詩題原無「三首」二字，據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增。

【注釋】

- ① 少華：此指江西德興縣東之少華山，又名三清山。其最高峰爲玉京峰。
- ② 心與青雲句：青雲，比喻隱逸。
- ③ 世緣：佛教以因緣解釋人事，因稱人世之事爲世緣。

其二

文字波中去不還，物情初與是非閑<sup>①</sup>。時名竟是無端事，羞對靈山道愛山<sup>②</sup>。

【校勘記】

「一」「閑」，夾注本作「間」。

【注釋】

- ① 物情句：物情，物理人情。閑，阻隔不通。毫無關係之意。
- ② 靈山：仙山。此指少華山。

其三

眼看雲鶴不相隨<sup>①</sup>，何況塵中事作爲<sup>②</sup>。好伴羽人深洞去<sup>②</sup>，月前秋弄玉參差<sup>③</sup>。



【校勘記】

〔一〕「何況」，原作「何看」，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文津閣本作「何日」。  
〔二〕「秋弄」，文津閣本作「秋聽」。

【注釋】

- ① 眼看雲鶴句：夾注：「莊子厭世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 ② 羽人：神話中有羽翼之仙人，亦指道士。《楚辭》屈原《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注》：「《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一說仙人穿羽衣，故稱羽人。《拾遺記》卷二：「昭王」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蔚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
- ③ 參差：排簫，一說爲笙。夾注：「《樂府雜錄》：笙，女媧造也，象鳳翼。一名參差。」

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尹曾典此郡①

一話涔陽舊使君②，  
郡人迴首望青雲③。  
政聲長與江聲在，  
自到津樓日夜聞。



## 【注釋】

- ① 此詩胡可先《杜牧詩文真偽考》（見其《杜牧研究叢稿》）認爲非杜牧詩，理由爲杜牧唯大和元年曾遊澧州，而大和七年前澧州無姓韋之京兆韋尹，故詩非杜牧作。又據「童養年輯」《全唐詩續補遺》卷十一收此詩爲李群玉《澧州》二首之一，注云：「《全唐詩》五二四第一首作杜牧詩，題爲《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輯自《輿地紀勝》卷七十《澧州》。而「李群玉爲澧州人，正與「郡人迴首望青雲」相合，而杜牧是京兆萬年人，與之相去甚遠，可證詩爲李群玉作無疑」。又《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張金海《樊川詩真偽補考》認爲此詩必是他人作品誤入杜集，見《武漢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輿地紀勝》七〇澧州下載此詩於杜牧詩後，署李群玉，爲確。繆鉞《杜牧年譜》繫此詩於大和元年（八二七）杜牧遊涪陽（澧州）作」，似不確。澧州，州治在今湖南澧縣。
- ② 涪陽：澧州洲渚名。此代指澧州。
- ③ 青雲：喻官位顯赫者。此指京兆韋尹。《史記·范雎傳》：「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

## 長安晴望

翠屏山對鳳城開<sup>①</sup>，碧落搖光霽後來<sup>②</sup>。  
迴識六龍巡幸處<sup>③</sup>，飛煙閑繞望春臺<sup>④</sup>。

### 【注釋】

- ① 翠屏山句：翠屏山，指蒼翠陡峭之山峰。鳳城，指長安城。
- ② 碧落：天空。
- ③ 六龍：皇帝車駕之六匹馬。此代指皇帝。
- ④ 望春臺：疑在望春宮中。望春宮，故址在今陝西西安市東。隋開皇中建，大業初改爲長樂宮。唐復曰望春宮。《新唐書·地理志》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澹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

### 歲日朝迴口號（一）<sup>①</sup>

星河猶在整朝衣，遠望天門再拜歸<sup>②</sup>。  
笑向春風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sup>③</sup>。

【校勘記】

〔一〕詩題《全唐詩》卷五二四作「歲旦（一作日）朝回口號」，馮注本作「歲日（一作旦）朝回口號」。

【注釋】

①《杜牧年譜》以此詩有「笑向春風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句，而大中六年杜牧年五十，故繫此詩於大中六年（八五二）春正月。

②天門：指長安皇宮宮門。

③敢言知命句：知命，懂得天命。《論語·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非，《淮南子·原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驪驪駿（一）①

瑤池罷遊宴②，良、樂委塵沙③。  
遭遇不遭遇④，鹽車與鼓車⑤。

【校勘記】

「一」「駿」，夾注本作「阪」。馮注本題下校：「《統籤》作阪，與別集《驩驩》一首合作二首。」

【注釋】

① 驩驩：駿馬名。

② 瑤池：神話中神仙所居之處。《穆天子傳》卷三：「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

③ 良樂句：良樂，指王良、伯樂，兩人爲古代善駕馭馬、相馬者。委，委棄。夾注：「《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淮南子》：王良、趙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

④ 遭遇句：夾注：「劉越石詩序：駉驥倚軫於虞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

⑤ 鹽車句：鹽車，運鹽之車。此指賢才而屈居賤役。《戰國策·楚策四》：汗明謂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

也」。鼓車，載鼓之車。東漢時，外國進獻千里名馬，光武帝「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事見《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序》。

龍丘途中二首二①

其一

漢苑殘花別<sup>②</sup>，吳江盛夏來<sup>③</sup>。唯看萬樹合，不見一枝開。

【校勘記】

〔一〕夾注本題下無「二首」二字。《全唐詩》卷五二四校：「一作李商隱詩。」馮注本校：「亦見李商隱集。」《全唐詩》卷五四一《李商隱集》題下校：「《統籤》作一首誤。」

【注釋】

① 龍丘：縣名，屬衢州信安郡，即今浙江衢縣東北龍遊鎮。夾注：「《通典》：江南道衢州，領縣龍



丘。」此詩既非杜牧作，亦非出於李商隱之手。馮浩《玉溪生詩集》注釋云：「詩亦見《戊籤·牧之集》，牧之曾刺睦州，固近衢州矣。玩詩意是春末發京師，五月至龍丘，合之義山遊蹤，更不可符，恐牧之亦未必是，筆趣皆不類。《萬首絕句》五言牧之二十七首，亦無此。」《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張金海認爲此詩非李、杜二人詩。……一、詩中說『漢苑殘花別，吳江盛夏來』，說明是春末從京師出發，五月至龍丘，但杜牧任睦州刺史不是從京師外調，時間且在九月至十二月間。二、杜牧從池州移守睦州，並未曲走龍丘，而是從池州沿江經潤州達杭州，再溯富春江至睦州，其詩集中歷歷可考。三、杜牧除會昌六年（八四六）由池州移守睦州外，再沒有到過睦州或衢州。因此，此詩也非杜牧作。見《武漢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② 漢苑：漢代苑囿。此代指唐京城長安。

③ 吳江：即吳淞江。由長江赴浙東經此。《太平寰宇記》卷九一吳江縣：「吳江，本名松江，又名松陵，又名笠澤。其江出太湖，二源：一江東五十八里入小湖，一江東二百六十里入大海。」《方輿紀要》卷二四吳江縣：「吳江，在縣東門外，即長橋下分太湖之流而東出者。」

其二

水色饒湘浦<sup>①</sup>，灘聲怯建溪<sup>②</sup>。  
淚流迴月上，可得更猿啼<sup>③</sup>？

【注釋】

① 饒：讓。

② 建溪：水名，即閩江上游。夾注：「《通典》：建安郡，今建州，大唐至德四年置。建州以建溪爲名。」

③ 猿啼：夾注：「《荊州記》：巴東三峽，猿聲哀啼，至三聲，聞者垂淚。」

宮人塚

盡是離宮院中女<sup>①</sup>，苑牆城外塚纍纍。少年人內教歌舞，不識君王到老時<sup>(一)</sup>。

【校勘記】

「(一)」「老」，夾注本作「死」，《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死。」

【注釋】

① 離宮：帝王正式宮殿之外，供隨時遊處之宮殿。

## 寄浙西李判官<sup>①</sup>

燕臺上客意何如<sup>②</sup>？四五年來漸漸疎。直道莫拋男子業，遭時還與故人書<sup>③</sup>。青雲滿眼應驕我<sup>④</sup>，白髮渾頭少恨渠<sup>⑤</sup>。唯念賢哉崔大讓，可憐無事不歌魚<sup>⑥</sup>。

### 【注釋】

① 浙西：指浙西觀察使幕，治所在潤州（今江蘇鎮江）。

② 燕臺：即黃金臺。見《池州送孟遲先輩》詩注<sup>③</sup>。

③ 遭時：指遇到好時機，意謂春風得意時。

④ 青雲：指官高位顯。詳見《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詩注<sup>③</sup>。

⑤ 白髮句：渾頭，滿頭。渠，它。

⑥ 歌魚：戰國時，孟嘗君門客馮諼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以示不滿之意。事見《戰國策·齊策四》。



寄杜子二首<sub>(二)</sub>

其一

不識長楊事北胡<sup>①</sup>，且教紅袖醉來扶。狂風烈焰雖千尺，豁得平生俊氣無<sup>②</sup>。

【校勘記】

〔一〕詩題原無「二首」二字，據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增。

【注釋】

①長楊：秦漢時宮名，在長安附近，乃皇帝遊獵之處。漢成帝爲向胡人誇耀中國野獸種類之多，令人捕野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揚雄作《長楊賦》以諷。事見《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

②豁得句：豁，敞開，顯露。俊氣，俊爽豪放之氣。

武牢關吏應相笑<sup>①</sup>，箇底年年往復來<sup>②</sup>？  
若問使君何處去，爲言相憶首長廻。

【注釋】

① 武牢關：即虎牢關，避唐李淵祖名改。秦置，在今河南滎陽縣西北汜水鎮西，形勢險要，爲兵家必爭之地。

② 箇底：這裏。

盧秀才將出王屋高步名場江南相逢贈別<sup>①</sup>

王屋山人有古文<sup>(一)</sup>，欲攀青桂弄氛氲<sup>②</sup>。  
將攜健筆干明主，莫向山壇問白雲<sup>(二)</sup>。  
馳逐寧教爭處讓<sup>③</sup>，是非偏忌衆中分<sup>(三)</sup>。  
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sup>④</sup>。

【校勘記】

〔一〕「人」，《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校本校：「一作中。」

〔三〕「山」，《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校本作「仙」。

〔三〕「中」，《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校本作「人」。

【注釋】

① 盧秀才：盧霈，字子中，范陽（今北京）人。開成三年赴進士試，次年客遊代州，南歸爲盜所殺。事見本集卷九《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王屋，山名。在今山西陽城、垣曲兩縣間。此詩據郭文鎬《樊川外集》詩辨偽（《唐都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所考非杜牧詩。其說主要以爲杜牧在開成三年初夏盧霈秀才將赴舉時，在宣州有《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詩贈行。而本詩「前四句稱頌盧霈：『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氳。將攜健筆干明主，莫向山壇問白雲。』後四句則言己：『馳逐寧教爭處讓，是非偏忌衆中分。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乃借他人之酒澆己胸中塊壘，似有一腔委屈。與《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相比，不唯意趣不同，且與杜牧盧霈交契不合。其次，二詩均作於盧霈將出王屋欲赴舉時，若同出杜牧手筆，則當言明再贈，然二詩皆無再贈意，不見重逢再別之蛛絲馬跡。復次，《盧秀才將出王

屋高步名場江南相逢贈別》點明贈別之地爲「江南」，此非泛指，謂大江南岸。盧霈初夏離宣城返王屋山，秋八九月須離王屋上京赴舉，其初夏別杜牧後即不容緩程稽留，杜牧則難與其又在大江之濱再逢。故此當是盧霈自宣城返王屋渡江前相逢他人見贈之詩，非杜牧詩。

② 青桂：指進士及第。晉代邵詵對策上第，自云：「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事見《晉書》卷五二本傳。氛氳，雲氣盛貌。

③ 馳逐句：馳逐，指科場競爭奔走。寧教，怎教，怎使。

④ 鱸魚：晉張翰在洛陽爲官，「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事見《晉書》卷九二本傳。

###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sup>①</sup>

橫溪辭寂寞<sup>②</sup>，金馬去追遊<sup>③</sup>。好是鴛鴦侶<sup>④</sup>，正逢霄漢秋。玉珂聲瑣瑣<sup>⑤</sup>，錦帳夢悠悠<sup>⑥</sup>。微笑知今是，因風謝釣舟。

【注釋】

- ① 劉三復：唐潤州句容人。長慶初任潤州金壇尉，屢為李德裕幕吏。累官主客員外郎、諫議大夫、給事中。後遷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事跡附見《舊唐書》卷一七七、《新唐書》卷一八三《劉鄴傳》。據胡可先《杜牧研究叢稿·杜牧詩真偽考》所考，此詩非杜牧作，乃許渾詩。其理由為劉三復為郎中在浙西之時間為開成二年五月，此詩即作於此時。而杜牧此時不在浙西，不可能有此詩之作。許渾與劉三復多有交往，有《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春日思舊遊寄南徐從事劉三復》等詩。而「許渾開成四年前為當塗縣令，與劉三復在浙西的時間也完全吻合，則《送劉三復郎中赴闕》詩應為許渾作」。

② 橫溪：即浙西橫溪橋鎮。在今江蘇江寧縣南橫溪鄉。

③ 金馬：見《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詩注⑮。

④ 鴛鴦：猶鴛鴦。此處指朝官班行。鴛、鴦皆水鳥，止有班，立有序，因以喻朝官班列。杜甫《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堂》之五：「不見豺虎鬥，空慚鴛鴦行。」柳宗元《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

⑤ 玉珂句：玉珂，馬勒上貝飾，色白如玉，振動則有聲。瑣瑣，聲音細碎貌。

⑥ 錦帳：見《除官歸京睦州雨霽》詩注⑥。此處代指郎官。

## 羊欄浦夜陪宴會

弋檻營中夜未央<sup>(一)</sup>①，雨沾雲惹侍襄王<sup>(二)</sup>②。毬來香袖依稀暖<sup>(三)</sup>③，酒凸觥心泛灩光<sup>(四)</sup>④。紅絃高緊聲聲急，珠唱鋪圓裊裊長<sup>(五)</sup>⑤。自比諸生最無取，不知何處亦升堂<sup>(六)</sup>⑥？

### 【校勘記】

〔一〕「弋」，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均作「戈」。

### 【注釋】

- ① 弋檻：軍器排列如檻。此處形容軍營戒備森嚴。
- ② 雨沾雲惹句：宋玉《高唐賦》載，楚襄王遊高唐，夢見一婦人自云乃巫山神女，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 ③ 毬：指一種內填香料之彩球。香袖：指女子之衣袖。此處代指女子。
- ④ 觥：飲酒器。

⑤ 珠唱鋪圓：形容歌聲圓潤如珠似鋪（一種圓形銅器）。裊裊：柔弱搖曳貌。

⑥ 升堂：即升堂入室。《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 送杜顥赴潤州幕<sup>①</sup>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sup>②</sup>。直道事人男子業，異鄉加飯弟兄心<sup>③</sup>。還須整理韋弦佩<sup>④</sup>，莫獨矜誇玳瑁簪<sup>⑤</sup>。若去上元懷古處<sup>⑥</sup>，謝安墳下與沉吟<sup>⑦</sup>。

#### 【校勘記】

〔一〕「處」，原作「去」，據《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改。文津閣本作「調」。

#### 【注釋】

① 杜顥：杜牧弟。潤州，州治在今江蘇鎮江。此詩《杜牧年譜》繫於大和八年（八三四）十一月，時李德裕出爲鎮海節度使（治潤州），辟杜顥爲試協律郎，杜牧於揚州賦詩送行。然郭文鏞《杜牧詩文繫年小札》（《人文雜誌》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云：「據牧《杜君墓誌銘》，顥大和六年第，在朝爲

試秘書正字、甌使判官，李德裕自兵部尚書出領潤州，顛赴潤州幕當從德裕行，時牧在揚州爲牛僧孺幕掌書記。除授在十一月乙亥（二十九日），詔下後數日內成行，即在十二月上旬。揚州至上都二千六百里（《元和郡縣志》），德裕一行年內斷無可能過揚州。德裕赴任路經汝州，時刺史劉禹錫有二詩送之，其二爲《重送浙西李相公，頃廉問江南已經七載，後歷滑臺、劍南兩鎮遂入相，今復領舊地，新加旌旄》，德裕大和三年八月罷浙西，「已經七載」即大和九年，則德裕經汝州已在授後之次年，故顛赴潤州經揚州晤兄，牧以詩送之爲大和九年春事，詩應繫於大和九年。「今即據此訂本詩於大和九年（八三五）春。

② 丞相：指李德裕，大和七年任宰相，八年十一月出鎮浙西。

③ 加飯：多進飲食，保重身體。《古詩十九首》：「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④ 韋弦佩：《韓非子》卷八《觀行》：「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此處乃用以勸勉杜顛應隨時留心自我調理。

⑤ 玳瑁簪：用玳瑁製作之髮簪。玳瑁簪華貴，可用以代指幕僚。李嶠《劉侍讀見和山邸十篇重申此贈》：「願已慚鉛鍔，叨名恥玳簪。」

⑥ 上元：縣名，屬潤州，在今江蘇南京。

⑦ 謝安：東晉名臣。傳見《晉書》卷七九。



##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長枝<sup>①</sup>，曾被春風盡日吹。不堪攀折猶堪看，陌上少年來自遲。

### 【注釋】

① 宛溪：在安徽宣州城東。詳見《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詩注<sup>①</sup>。此詩作於作者在宣州時，然未能考定具體作年。

## 書懷寄盧歙州<sup>(二)</sup><sup>①</sup>

謝山南畔州<sup>②</sup>，風物最宜秋。太守懸金印<sup>③</sup>，佳人敞畫樓。凝缸暗醉夕<sup>④</sup>，殘月上汀洲<sup>(三)</sup><sup>⑤</sup>。可惜當年鬢<sup>⑥</sup>，朱門不得遊。

【校勘記】

〔一〕「盧歙州」，原作「盧州」，夾注本於「盧州」下校：「盧當作廬。」《全唐詩》卷五二四於題下校：「一作瀘州守。」馮注本校：「一云瀘州守。」按，詩題似當以《書懷寄盧歙州》爲正，詳注①。今即據改。

〔二〕「汀洲」，原作「汀州」，據《樊川詩集注·樊川外集》改。

【注釋】

① 陶敏《樊川詩人名箋補》謂詩題有誤。題「盧州」，應作「盧歙州」，即盧弘止。「開成三年盧弘止守歙州，杜牧正在宣州沈傳師幕中。詩中『可惜當年鬢』乃自謂。時杜牧三十六歲，正是『當年』。」今即據此訂詩作於開成三年（八三八）。

② 謝山：指宣州之敬亭山或青山，因謝朓爲宣城守有詩又曾卜宅青山而名。

③ 太守句：太守，即刺史。指歙州刺史盧弘止。傳見《舊唐書》卷一六三、《新唐書》卷一七七。懸金印，謂公事之餘。

④ 缸：燈，通缸。

⑤ 汀洲：水中小洲。

⑥ 當年：壯年。

### 賀崔大夫崔正字<sup>①</sup>

內舉無慚古所難<sup>②</sup>，燕臺遙想拂塵冠<sup>③</sup>。  
登龍有路水不峻<sup>④</sup>，一雁背飛天正寒<sup>⑤</sup>。  
別夜酒餘紅燭短，映山帆去碧霞殘<sup>⑥</sup>。  
謝公樓下潺湲響<sup>⑥</sup>，離恨詩情添幾般。

#### 【校勘記】

〔一〕「去」，《全唐詩》卷五二四作「滿」，下校：「原作去。」馮注本校：「原作滿。」

#### 【注釋】

① 大夫：諫議大夫或御史大夫均可簡稱爲大夫。此處或指御史大夫。正字，秘書省屬官，正九品下。會昌時，崔龜從曾爲宣歙觀察使，且兼御史大夫銜，崔大夫不知是否即此人？蓋詩難確定爲杜牧作，故崔大夫爲何人及此詩之作年難定。崔正字，當爲崔大夫之子侄。

② 內舉：春秋時祁奚「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此指推薦自己之親人。

③ 燕臺：即黃金臺，故址在今河北易縣東南。據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所記，燕昭王築臺以接待賢士，故稱賢士臺，又稱招賢臺。後用以爲招納賢士之典故。《史記·燕召公世家》：昭王延攬賢士，「爲（郭）隗築宮而師事之」。後傳爲燕昭築臺，以千金置臺上。事見《水經注·易水》。

④ 登龍：龍，指龍門，在陝西韓城縣與山西河津縣之間。登龍，乃登龍門之省稱，此以喻獲得有名望者接待與援引而提高身價。《後漢書》卷六七《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注》：「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也。』」

⑤ 背飛：逆風而飛。此處喻己處境艱難。

⑥ 謝公樓：南齊詩人謝朓任宣城太守時所建城北樓。亦稱謝朓樓。

## 江南送左師

江南爲客正悲秋，更送吾師古渡頭。惆悵不同塵土別<sup>①</sup>，水雲蹤跡去悠悠<sup>②</sup>。

【注釋】

- ① 惆悵句：塵土別，謂世俗人之離別。左師乃釋徒，故云「不同塵土別」。
- ② 水雲蹤跡：如流水浮雲行跡不定。

寢夜<sup>①</sup>

蛩唱如波咽<sup>②</sup>，更深似水寒。露華驚弊褐<sup>③</sup>，燈影挂塵冠<sup>④</sup>。故國初離夢，前溪更下灘。紛紛毫髮事，多少宦遊難。

【注釋】

- ① 詩中「前溪」在湖州，詳見《寄李起居四韻》詩注<sup>②</sup>。此詩如確為杜牧詩，則當作於大中四年（八五〇）秋抵湖州刺史任時。蓋「故國初離」，乃指杜牧赴任湖州初離故國長安也。
- ② 蛩：蟋蟀。
- ③ 露華句：露華，即露水。弊褐，破舊粗麻衣服。
- ④ 塵冠：指官帽。

## 十九兄郡樓有宴病不赴

十二層樓敞畫簷<sup>①</sup>，連雲歌盡草纖纖<sup>②</sup>。

空堂病怯階前月，燕子嗔垂一行簾。」。

### 【校勘記】

〔一〕「行」，夾注本作「桁」。《全唐詩》卷五二四作「竹」，下校：「原作行，又作桁。」馮注本校：「一作桁。」

### 【注釋】

① 十二層樓：十二樓乃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地。此喻指郡樓。夾注：「《十洲記》：崑崙山有十二玉樓。鮑照詩：鳳樓十二重。」《漢書·郊祀志下》：「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注》：「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

② 連雲歌盡：夾注：「《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愁<sup>①</sup>

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sup>②</sup>。古今留不得，離別又潛生。降虜將軍思<sup>③</sup>，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sup>④</sup>。

【注釋】

- ① 此詩《全唐詩》卷五三二作許渾詩，題作《題愁》，其文字略有不同，全詩如下：「聚散竟無形，迴腸百結成。古今銷不得，離別覺潛生。降虜將軍思，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載《樊川外集》中。尾聯：『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顯爲久未登第者，杜牧於大和二年（八二八）一舉登第。《摭言》三載其：『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人關來。』杜牧時二十六歲，孟榮《本事詩》稱其：『弱冠成名，當時制策登科，名振京邑。』故此詩與杜牧不合，許渾四十二歲屢試不第，其下第別人，寄友之詩，集中常見，但此詩在其諸本集中不載，如四部叢刊宋本《丁卯集》、《續古逸叢書》景宋蜀本《許用晦文集》及《統籤》五八三至五九一許集等；揚州詩局編臣將此詩增入許渾集五」。

② 迴腸：中心輾轉，喻愁之鬱結不解。

③ 降虜將軍：指漢李陵。李陵率五千人與匈奴戰，被圍，兵矢既盡，無食無援，遂降匈奴。事見《史記》卷一〇九《李將軍列傳》附。

④ 秦京：原指秦國首都咸陽，此處指唐代首都長安。唐宋之間《早發韶州》：「綠樹秦京道，青雲洛水橋。」

### 隋苑一云定子牛相小青①

紅霞一抹廣陵春(二)②，定子當筵睡臉新(三)③。  
却笑丘墟隋煬帝(四)，破家亡國爲誰人(五)？

### 【校勘記】

〔一〕《才調集》卷四題爲《定子》。夾注本題爲《隋苑》。《全唐詩》卷五二四題下校：「一作李商隱詩，題云定子。」馮注本校：「亦見《李商隱集》，題云《定子》。」《全唐詩》卷五四一《李商隱集》題作《定子》，題下校：「此詩又見《杜牧外集》，題作《隋苑》。注一云：定子，牛相小青。」



〔三〕「紅霞」，《才調集》卷四作「濃檀」，《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濃檀。」《全唐詩》卷五四一《李商隱集》作「檀槽」。

〔三〕「定子」，夾注本於此句下注：「本注：一云定子牛相小青。」馮注本於「定子」下注：「定子，牛相小青。」當筵」，《才調集》卷四、《全唐詩》卷五四一《李商隱集》作「初開」，《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初開。」

〔四〕「丘墟」，《才調集》卷四、《全唐詩》卷五四一《李商隱集》作「喫虛」，《李商隱集》並於「虛」字下校：「又作虧。」《全唐詩》卷五二四作「喫虧」，馮注本校：「一作喫虧。」

〔五〕「誰」，《才調集》卷四、《全唐詩》卷五四一《李商隱集》作「何」，《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一作何。」

### 【注釋】

① 詩題李商隱集作《定子》。此詩吳企明《樊川詩甄辨柿札》認為應是杜牧在牛僧孺淮南幕府時所作，非李商隱之詩。故《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吳企明考認為非李商隱作。定子，乃牛僧孺之小青衣，文宗大和六年十二月，牛僧孺罷相，出為淮南節度使，一任六載，杜牧曾在淮南佐牛僧孺幕，而李商隱一生並未入牛僧孺幕，故詩非其作。見《唐音質疑錄》」。又王琦《玉溪生詩箋注》以為

《定子》亦見《杜牧外集》，題作《隋苑》，注曰：「定子，牛相小青。」《才調集》、《萬首絕句》皆編杜牧作。朱（鶴齡）曰：牛僧孺鎮淮南，牧之掌書記，故有此作。《西溪叢話》以屬義山，謬也。胡可先《杜牧詩文編年補正》（《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以爲「杜牧大和七年四月離沈傳師宣州幕府，應牛僧孺之辟至淮南，八年底遷監察御史。詩云『廣陵春』，則作於春天在揚州時。杜牧大和七年四月後離開宣州而受辟於淮南，季節已在孟夏之後，不得有此詩，所以繫於八年」。今即據此訂此詩於大和八年（八三四）春。

② 紅霞句：紅霞，李商隱集作「檀槽」，即檀木製絃樂器上架絃之格子。廣陵，即揚州。夾注：「《通典》：淮南道廣陵郡，今之揚州。理江都、江陽二縣。隋初爲揚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又爲江都郡。後帝徙都而喪國焉。」

③ 定子：《樊川外集》、夾注本「定子」下原注：「定子，牛相小青。」據注知爲牛僧孺侍婢。

## 芭蕉

芭蕉爲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sup>①</sup>，留得歸鄉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

【注釋】

① 渠：他；它。此處指雨打芭蕉之聲。《三國志·吳書·趙達傳》：「（公孫）滕如期往，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唐寒山《詩三百三首》之六三：「蚊子叮鐵牛，無渠下背處。」

汴水舟行答張祜<sub>(一)</sub>①

千里長河共使船<sub>(二)</sub>，聽君詩句倍愴然<sub>(三)</sub>。  
春風野岸名花發，一道帆檣畫柳煙。

【校勘記】

〔一〕「汴水」，原作「汴人」，據夾注本改。

〔二〕「千里」，原作「千萬」，據夾注本改。

〔三〕「愴」，原作「滄」，據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馮注本校。《全唐詩》、馮注本校：「一作悽。」

【注釋】

① 汴水：即汴河。張祜，見《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詩注①。此詩胡可先《杜牧研究叢稿·杜牧詩·真偽考》以爲杜牧張祜相識於會昌五年，此後杜牧可經行汴河的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大中五年均非在春日，而本詩有「春風野岸名花發」句，故詩非杜牧之作。

牧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罷府周歲公宰

昭應牧在淮南縻職叙舊成二十韻用以投寄①

燕雁下揚州，涼風柳陌愁<sup>(一)</sup>。可憐千里夢，還是一年秋<sup>(二)</sup>。宛水環朱檻<sup>(三)</sup>，章江敞碧流<sup>(四)</sup>。謬陪吾益友<sup>(五)</sup>，祇事我賢侯<sup>(六)</sup>。印組縈光馬<sup>(七)</sup>，鋒鋌看解牛<sup>(八)</sup>。井閭安樂易<sup>(九)</sup>，冠蓋愜依投<sup>(十)</sup>。政簡稀開閣，功成每運籌。送春經野塢，遲日上高樓。玉裂歌聲斷<sup>(十一)</sup>，霞飄舞帶收。泥情斜拂印<sup>(十二)</sup>，別臉小低頭<sup>(十三)</sup>。日晩花枝爛，釭疑粉彩稠<sup>(十四)</sup>。未曾孤酌酹<sup>(十五)</sup>，剩肯隻淹留<sup>(十六)</sup>。重德俄徵寵<sup>(十七)</sup>，諸生苦宦遊<sup>(十八)</sup>。分途之絕國<sup>(十九)</sup>，灑淚拜行輈<sup>(二十)</sup>。聚散真漂梗<sup>(二十一)</sup>，光陰極轉郵<sup>(二十二)</sup>。銘心徒歷歷，屈指盡悠悠。君作烹鮮用<sup>(二十三)</sup>，誰膺仄席求<sup>(二十四)</sup>？卷懷能憤悱<sup>(二十五)</sup>，卒歲且優游<sup>(二十六)</sup>。去矣時難遇<sup>(二十七)</sup>，沽哉價莫酬<sup>(二十八)</sup>。滿枝爲鼓吹<sup>(二十九)</sup>，衷甲避戈矛<sup>(三十)</sup>。

隋帝宮荒草，秦王土一丘。相逢好大笑，除此總雲浮<sup>⑳</sup>。

【校勘記】

〔一〕「愁」，夾注本作「秋」。

〔二〕「秋」，夾注本作「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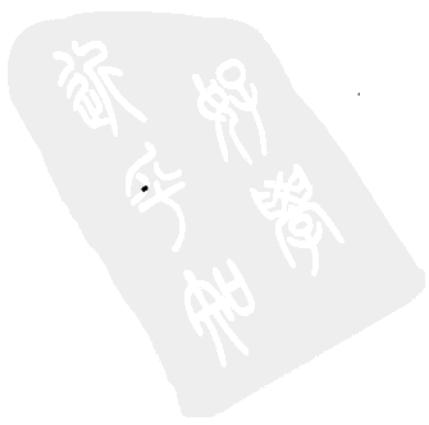
〔三〕「疑」，夾注本、《全唐詩》卷五二四、文津閣本、馮注本作「凝」。

〔四〕「仄席」，文津閣本作「側席」。

〔五〕「卷懷」，文津閣本作「卷懷」。

【注釋】

① 昭應：縣名，治所在今陝西臨潼。盧郎中，即盧弘止，生平見《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醞》詩注①。沈公，沈傳師，生平見《張好好詩》注②。宰，縣令。淮南，指淮南節度使幕，治所在揚州。糜職，被官職牽制束縛。此詩《杜牧年譜》繫於大和八年（八三四），蓋據詩題，賦此詩時乃在沈公罷府周歲時。沈傳師罷宣歙幕任內調吏部侍郎在大和七年四月，周歲後乃為大和八年，時杜牧在牛僧孺淮南節度使幕。詩有「可憐千里夢，還是一年秋」句，乃作於秋日。



② 宛水：即宛溪，在宣州。其源出安徽宣城縣東南嶧山，東北流爲九曲河，折而西，繞城東，名宛溪。北流合句溪，又北流入當塗縣境，合於青弋江，由此出蕪湖人長江。

③ 章江：即章水，源出崇義縣聶都山，東北流至贛縣，與貢水合流爲贛江。

④ 益友：有益之友。此處指盧郎中。《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晏子春秋·雜上十二》：「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

⑤ 祇事句：祇事，恭敬地侍奉。賢侯，指沈傳師。

⑥ 印組句：印組，印及繫印絲帶。光馬，即「鞍馬光照塵」之意。

⑦ 鋒鏗：刀劍尖端。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其技藝高超，得心應手而不傷鋒刃，云：「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事見《莊子·養生主》。此用以稱譽處理政事之才能。

⑧ 井間：鄉里，指百姓。

⑨ 冠蓋句：冠蓋，官帽和車蓋。借指官吏。依投，依附投靠。

⑩ 玉裂：指歌聲清脆有如玉碎裂所發出之聲音。

⑪ 泥：軟纏，執著。

⑫ 別臉：回轉過臉避人。

⑬ 孤酪酊：獨醉。

⑭ 剩肯句：剩，多。隻淹留，獨留。

⑮ 徵寵：徵召並委以重任。指沈傳師由宣州入朝任吏部侍郎。

⑯ 諸生：指沈傳師宣歙幕中僚佐。

⑰ 絕國：極遙遠地方。

⑱ 行輶：出行之車。

⑲ 漂梗：漂流之桃梗。《戰國策·齊策三》載：蘇秦「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

⑳ 轉郵：郵亭轉遞文書，言其迅速。

㉑ 烹鮮：指盧弘止爲昭應令。《老子》下篇：「治大國若烹小鮮。」王弼注：「不擾也。」河上公注：「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靡也。」

㉒ 誰膺仄席句：膺，受、當。仄席，即側席。《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注》：「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



②3 卷懷句：卷懷，收藏，藏身退隱。《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憤悱，憂憤鬱結而難以用言語表達。

②4 卒歲句：卒歲，終年，全年。優游，悠閒自得。夾注：「《孔子家語》：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②5 去矣句：夾注：「《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

②6 沽哉句：沽，賣。《論語·子罕》：「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②7 滿枝句：滿枝，指鳥。鼓吹，軍樂。南齊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謂可當「兩部鼓吹」。夾注：「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

②8 衷甲句：衷甲，內披衣甲。夾注：「《左傳》曰：楚人衷甲。《注》：甲在衣中。《後漢書·董卓傳》：李蕭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注》：施鎧於衣中。」

②9 雲浮：此喻不值得關心與重視之事。《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蘇子瞻  
知不足齋

樊川別集



蘇子瞻  
君

## 樊川別集序

集賢校理裴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詩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亡，取別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槩序。

蘇子瞻  
知不足齋

# 樊川別集

##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sup>①</sup>，顧影看身又自慚。何事明朝獨惆悵，杏花時節在江南。

### 【注釋】

① 遲日：春日。杜審言《渡湘江》：「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

## 猿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sup>①</sup>，饒是少年須白頭<sup>②</sup>。



【校勘記】

〔一〕「須」，《全唐詩》卷五二五作「今」，下校：「一作須。」馮注本校：「一作今。」

【注釋】

① 三聲欲斷句：《水經注·江水》記三峽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又《世說新語·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獍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

② 饒：任憑，儘管。

懷歸<sup>①</sup>

塵埃終日滿窗前，水態雲容思浩然。爭得便歸湘浦去，却持竿上釣魚船。

【注釋】

①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張金海認為，詩中有『爭得便歸湘浦去』，表明作者家居瀟湘，杜牧京兆

萬年人，不應寫懷歸瀟湘的詩，另尚有《別懷》、《旅宿》、《旅情》、《憶歸》四首，亦非杜牧作。見《武漢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 邊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無州<sup>①</sup>，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臨晚角，一聲聲入客心愁。

### 【注釋】

① 黑山：黑山有多處。此或指在今陝西榆林市南，有黑水流經其下之黑山。《方輿紀要》卷六一榆林鎮：「黑山」在鎮南十里。水草甘美。……山下黑水出焉」。

## 傷友人悼吹簫妓<sup>(二)</sup>

玉簫聲斷沒流年<sup>(二)</sup>，滿目春愁隴樹煙<sup>(三)</sup>。豔質已隨雲雨散<sup>①</sup>，鳳樓空鎖月明天<sup>②</sup>。



【校勘記】

〔一〕《才調集》卷四題作《悼吹簫妓》。

〔三〕「没」，《才調集》卷四作「歿」。

〔三〕此句《才調集》卷四作「滿眼春愁壠上煙」。「樹」，《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作「上」。

【注釋】

① 豔質：美豔之資質。此指吹簫妓。

② 鳳樓：婦女所居樓。此指吹簫妓所居樓。江總《簫史曲》：「來時兔月照，去後鳳樓空。」

訪許顏

門近寒溪窗近山，枕山流水日潺潺。  
長嫌世上浮雲客，老向塵中不解顏<sup>①</sup>。

【注釋】

① 解顏：開顏歡笑。

春日古道傍作

萬古榮華旦暮齊，樓臺春盡草萋萋。  
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紅塵送馬蹄。

青塚<sup>①</sup>

青塚前頭隴水流，燕支山上暮雲秋<sup>(一)</sup><sup>②</sup>。  
蛾眉一墜窮泉路<sup>③</sup>，夜夜孤魂月下愁。

【校勘記】

〔一〕「燕支」，文津閣本作「燕山」。

【注釋】

- ① 青塚：漢王昭君墓，在內蒙呼和浩特市南。相傳塚上草色常青，故名青塚。  
② 燕支山：也作焉支山。在今甘肅永昌。此地產焉支草，故名。

③ 窮泉路：窮泉，即九泉，指地下。

### 大夢上人自廬峰廻<sup>①</sup>

行脚尋常到寺稀<sup>②</sup>，一枝藜杖一禪衣<sup>③</sup>。  
開門滿院空秋色<sup>①</sup>，新向廬峰過夏歸<sup>④</sup>。

#### 【校勘記】

〔一〕「開」，《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校：「一作閑。」

#### 【注釋】

- ① 廬峰：指江西廬山。
- ② 行脚：指僧道周遊各地。
- ③ 藜杖：用藜木老莖製成之手杖。
- ④ 過夏：避暑。此處指僧人度過夏天。



洛 中二首<sup>①</sup>

其一

柳動晴風拂路塵，年年宮闕鎖濃春。一從翠輦無巡幸<sup>②</sup>，老却蛾眉幾許人<sup>③</sup>？

【注釋】

① 《杜牧年譜》謂「杜牧於大和九年秋至洛陽，開成二年春，即以弟病去官，居洛陽僅一年半」，且此二詩乃作於春日，故繫於開成元年（八三六）。詩有「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對愁腸」句，乃春日作。

② 翠輦句：翠輦，指帝王車駕。無巡幸，此指皇帝不至洛陽。

③ 蛾眉：此指洛陽皇宮之宮女。

其二

風吹柳帶搖晴綠，蝶遶花枝戀暖香。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對愁腸。



邊上聞胡笳三首<sup>①</sup>

其一

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sup>②</sup>。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sup>③</sup>！

【校勘記】

〔一〕「爭禁」，馮注本校：「一作曾經。」

【注釋】

- ① 笳：古代管樂器名。漢時流行於西域一帶。初卷蘆葉吹之，後以竹爲之。
- ② 塞垣句：塞垣，邊境地帶。狼煙，燃狼糞之煙相傳直上而不散，故軍事上作爲報警信號。
- ③ 蘇武：西漢人，武帝時出使匈奴，被扣留逼降而不屈，徙至北海牧羊，歷時十九年，至昭帝時方歸朝。傳見《漢書》卷五四。



【集評】

【杜牧邊上聞胡笳】「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先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蘇武之苦節如此，而歸來只爲典屬國，漢之寡恩，霍光之罪也。王維詩：「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楊慎《升菴詩話》卷五）

【胡曾詠史】「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銷十九年。」此詩全用杜牧之句。慎少侍先師李文正公，公曰：「近日兒童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入門人壞了聲口矣。」慎曰：「如《詠蘇武》一首亦好。」公曰：「全是偷杜牧之《聞胡笳》詩。」退而閱之，誠然。曾之詩，此外無留良者。（楊慎《升菴詩話》卷七）

【唐詩不厭同】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胡曾詩：「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銷十九年。」（楊慎《升菴詩話》卷八）

杜牧《邊上聞笳》詩：「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經十九年。」令狐楚《塞上曲》：「陰磧茫茫塞草腓，桔槔烽上暮煙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二詩同用蘇武事而俱佳，然杜詩止於感歎，令狐便有激發忠義之意，杜不如也。至胡曾竊杜語爲詠史，無論蹈襲可恥，立意先淺直矣，固不足言。（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三「偷」）

【古人趁筆】杜牧《胡笳》詩：「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曾經十九年。」胡曾《居延》詩：「停驂一顧魂猶斷」，下句却同，惟以「聽」字「顧」字點題。……古人趁筆，往往有之。（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五）

《邊上聞笳》：「爭禁」妙，俗本作「曾禁」。（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二十）

其二

海路無塵邊草新<sup>①</sup>，榮枯不見綠楊春。白沙日暮愁雲起，獨感離鄉萬里人。

【注釋】

① 海：此指瀚海，即沙漠。

其三

胡雛吹笛上高臺<sup>①</sup>，寒雁驚飛去不迴。盡日春風吹不散，只應分付客愁來（二）。

【校勘記】

「二」「應」，馮注本作「因」，下校：「一作應。」

【注釋】

① 胡雛：胡兒。

春日寄許渾先輩①

薊北雁初去②，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鴦③，霄漢共高飛。

【校勘記】

〔一〕「須」，《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校：「一作年。」

【注釋】

- ① 先輩：唐代進士互相推敬稱先輩。
- ② 薊：地名，故地在今北京市西南。
- ③ 鴛鴦：見《送劉三復郎中赴闕》詩注④。



經闔閭城<sup>①</sup>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  
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sup>②</sup>。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注釋】

- ① 闔閭城：春秋時吳王闔閭所築城，即古蘇州。
- ② 海門：見《寄題甘露寺北軒》詩注<sup>⑤</sup>。

并州道中<sup>①</sup>

行役我方倦，苦吟誰復聞。戍樓春帶雪<sup>②</sup>，邊角暮吹雲。  
極目無人跡，迴頭送雁群。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校勘記】

〔一〕「春帶雪」，文津閣本作「春積雪」。

【注釋】

① 并州：唐州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別懷<sup>①</sup>

相別徒成泣，經過總是空。勞生慣離別<sup>②</sup>，夜夢苦西東。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他年寄消息，書在鯉魚中<sup>③</sup>。

【注釋】

- ① 此詩有「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語，與杜牧京兆人不合，詩恐非杜牧作。參《懷歸》詩注<sup>①</sup>。
- ② 勞生：辛勞之生活。《莊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駱賓王《海曲書情》：「薄遊倦千里，勞生負百年。」

③ 鯉魚：《飲馬長城窟行》古辭：「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 漁父

白髮滄浪上，全忘是與非。  
秋潭垂釣去，夜月叩船歸。  
煙影侵蘆岸，潮痕在竹扉。  
終年狎鷗鳥，來去且無機<sup>①</sup>。

### 【注釋】

① 終年二句：狎，親近。無機，沒有機心。《列子·黃帝》：「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至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 秋夢

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  
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  
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sup>①</sup>。  
又寄

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注釋】

① 一葉句：《淮南子·說林》：「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集評】

唐喻鳧以詩謁杜牧之不遇，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安得售？」然牧之非徒以「綺羅鉛粉」擅長者，史稱其剛直有大節，余觀其詩，亦伉爽有逸氣，實出李義山、溫飛卿、許丁卯諸公上。如：「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閑，愁醉閑多少？煙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皆竟體超拔，俯視一切。（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十）

### 早秋客舍<sup>①</sup>

風吹一片葉，萬物已驚秋。獨夜他鄉淚，年年爲客愁。別離何處盡，搖落幾時休？不及磻溪叟<sup>②</sup>，身閑長自由。

#### 【注釋】

① 此詩題爲《早秋客舍》，顯然作者乃旅途中客居，非官員赴任途中所稱。又詩中有「獨夜他鄉淚，年年爲客愁」句，乃多年奔波他鄉，窮途落魄者之感歎，此均與杜牧生平不符，故詩恐非杜牧所作。

② 磻溪叟：磻溪，在陝西寶雞東南，北流注入渭水。磻溪叟，指呂尚。相傳呂尚在磻溪垂釣而遇周文王。《宋書·符瑞志上》：「（周文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

## 逢故人<sup>①</sup>

故交相見稀，相見倍依依。塵路事不盡，雲巖閑好歸<sup>②</sup>。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sup>③</sup>。又落他鄉淚，風前一滿衣。

### 【注釋】

① 此詩謂「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又落他鄉淚，風前一滿衣」。乃長期落魄途窮者之語，與杜牧之生平經歷不符，故詩恐非杜牧之作。

② 雲巖：高峻之山。唐王丘《咏史》：「雲巖響金奏，空水灑朱顏。」高適《同群公題中山寺》詩：「平原十里外，稍稍雲巖深。」隱居者多居於深山中，故此處用以指隱居之處。

③ 投人二句：指投謁達官貴人。徇俗，從俗。真機，謂純真本性。

秋晚江上遣懷<sup>①</sup>

孤舟天際外，去路望中賒<sup>②</sup>。貧病遠行客，夢魂多在家。蟬吟秋色樹，鴉噪夕陽沙。不擬徹雙鬢<sup>③</sup>，他方擲歲華<sup>④</sup>。

【注釋】

① 此詩有「貧病遠行客，夢魂多在家」、「不擬徹雙鬢，他方擲歲華」句，顯然爲年老大而貧病者之語，與杜牧之生平經歷顯然不同，故詩恐非杜牧之作。

② 賒：遙遠。

③ 徹雙鬢：指雙鬢均變白。

④ 擲歲華：拋棄掉美好年華。

## 長安夜月

寒光垂靜夜，皓彩滿重城<sup>①</sup>。萬國盡分照，誰家無此明<sup>(一)</sup>。古槐踈影薄，仙桂動秋聲。獨有長門裏<sup>②</sup>，蛾眉對曉晴<sup>③</sup>。

### 【校勘記】

〔一〕「誰家無此明」，「明」字原作「名」，據《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改。

### 【注釋】

- ① 重城：九重城。此指長安。
- ② 長門：漢長安宮名。漢武帝陳皇后失寵後居此。
- ③ 蛾眉：指宮女。



雲

東西那有礙，出處豈虛心。曉入洞庭闊，暮歸巫峽深。渡江隨鳥影，擁樹隔猿吟。莫隱高唐去<sup>①</sup>，枯苗待作霖<sup>②</sup>。

【注釋】

① 高唐：楚國臺觀名。宋玉《高唐賦·序》記作者與楚襄王遊於雲夢之臺，往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② 霖：甘雨。《書·說命上》載殷高宗命傅說為相之詞：「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春懷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青春<sup>①</sup>。明月誰家主，江山暗換人。鶯花潛運老<sup>②</sup>，榮樂漸成塵。遙憶朱門柳，別離應更頻。

【校勘記】

〔一〕「潛運」，文津閣本作「潛送」。

【注釋】

- ① 青春：春季。《楚辭·大招》：「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注》：「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  
② 運老：變老。

逢故人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淚如霰<sup>①</sup>，嗟君髮似絲<sup>②</sup>。  
正傷攜手處，況值落花時。莫惜今宵醉<sup>③</sup>，人間忽忽期。

【校勘記】

〔一〕「嗟君」，文津閣本作「唯君」。

〔三〕「今宵」，文津閣本作「今朝」。

【注釋】

① 霰：俗稱米雪。

閑題

男兒所在即爲家，百鎰黃金一朵花<sup>①</sup>。  
借問春風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

【注釋】

① 鎰：重量單位，二十兩爲一鎰。一說二十四兩爲一鎰。

【集評】

元、白、溫、李，皆稱豔手。然樂天惟「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篇爲難堪，餘猶《國風》之好色。飛卿「曲巷斜臨」、「翠羽花冠」、「微風和暖」等篇，俱無刻劃。杜紫微極爲狼籍，然如「綠楊深巷馬頭斜」、「馬鞭斜拂笑回頭」、「笑臉還須待我開」、「背插金釵笑向人」，大抵縱恣於旗亭北里間，自云「青樓薄倖」，不虛耳。元微之「頻頻聞動中門鎖，猶帶春醒懶相送」，李義山「書被催成

墨未濃」、「車走雷聲語未通」，始真是浪子宰相，清狂從事。（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豔詩）

### 金谷園<sup>①</sup>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sup>②</sup>。

#### 【注釋】

① 金谷園：見《題桃花夫人廟》詩注<sup>③</sup>。《杜牧年譜》謂「石崇金谷園故址，在唐洛陽城東北。此詩亦杜牧居洛陽時所作；詩作於春日，蓋在開成元年或二年春間」，故將此詩姑附於開成元年（八三六）。

② 墮樓人：指晉石崇愛妾綠珠。參見《題桃花夫人廟》詩注<sup>③</sup>。

#### 【集評】

低徊百倍。（鄭郊評本詩）

重登科<sup>①</sup>

星漢離宮月出輪，滿街含笑綺羅春<sup>②</sup>。花前每被青娥問<sup>(一)</sup><sup>③</sup>，何事重來只一人？

【校勘記】

「(一)「娥」，《全唐詩》卷五二五作「蛾」，馮注本校：「一作蛾。」

【注釋】

① 此詩《全唐詩》卷五一六又作何扶詩，詩題、文字有所不同。其詩題爲《寄舊同年》，詩云：「金榜題名墨尚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妝問，何事重來只一人。」此詩早即見於唐五代王定保《摭言》。《全唐詩重出誤收考》以爲「詩句與何扶逼肖，題爲《寄舊同年》」。《摭言》三載：「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來只一人？』疑後人略作改動，而誤入《樊川別集》」。

② 綺羅：指穿著綺羅之女子。

③ 青娥：少女。江淹《水上神女賦》：「青娥羞豔，素女慚光。」

## 遊 邊

黃沙連海路無塵<sup>①</sup>，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堆下過<sup>②</sup>，馬前途著射鵬人<sup>③</sup>。

### 【注 釋】

① 海：瀚海，即沙漠。

② 拂雲堆：見《題木蘭廟》詩注③。

③ 射鵬人：善射者。北齊斛律光嘗從周世宗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事見《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附斛律光傳》。

### 將赴池州道中作<sup>①</sup>

青陽雲水去年尋<sup>②</sup>，黃絹歌詩出翰林<sup>③</sup>。  
投轄暫停留酒客<sup>④</sup>，絳帷斜繫滿松陰<sup>⑤</sup>。  
妖人笑我不相問<sup>⑥</sup>，道者應知歸路心。  
南去南來盡鄉國，月明秋水只沉沉<sup>⑦</sup>。

#### 【校勘記】

〔一〕「月明」，原作「月沉」，據《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改。

#### 【注釋】

①《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吳在慶《杜牧疑偽詩考辨》以為，青陽乃池州屬縣，杜牧只在會昌四年秋由黃州移刺池州，而本詩却說去年已到過青陽，與杜牧行踪不符。詩題又云《赴池州道中》，詩中有『投轄暫停』及『絳帷斜繫』等句，顯為由陸路赴池州，而杜牧由黃州赴池州乃沿江乘舟而下，顯然乖忤。詩意又有歸家心急之意，杜牧家在長安，又不合，故詩非其作。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五年第一輯」。

② 青陽：池州屬縣，今屬安徽。

③ 黃絹歌詩：絕妙之詩歌。《世說新語·捷悟》記曹娥碑背有「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楊修釋云：「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齋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

④ 投轄：轄，插入車軸兩端孔穴以固定車輪之銷釘。漢代陳遵嗜酒，宴賓客時，常將門關上，「取賓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事見《漢書》卷九二本傳。

⑤ 絳帷：紅色車帷。漢代刺史用「傳車駟駕垂赤帷裳」，後遂以絳帷代指刺史。

⑥ 妖人：美麗女子。

⑦ 沉沉：深邃貌。

## 隋宮春

龍舟東下事成空<sup>①</sup>，蔓草萋萋滿故宮。  
亡國亡家爲顏色<sup>②</sup>，露桃猶自恨春風<sup>③</sup>。



【校勘記】

〔一〕「春風」，文津閣本作「東風」。

【注釋】

① 龍舟東下：指大業年間隋煬帝多次乘龍舟遊幸江都之事。

② 顏色：指美色。陸機《擬青青河畔草》：「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

③ 露桃：即桃樹、桃花。以《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三·雞鳴》：「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故稱。左思《齊都賦》：「露桃霜李。」顧況《瑤草春》：「露桃穠李自成蹊，流水終天不向西。」

蠻中醉〔一〕①

瘴塞蠻江入洞流〔二〕，人家多在竹棚頭〔三〕。青山海上無城郭〔四〕，唯見松牌出象州〔五〕②。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五二五題下校：「一作張籍詩。」馮注本校：「一作張籍詩，題無醉字。」《全唐詩》卷三

八六《張籍集》題作《蠻州》，下校：「又作杜牧詩，題云《蠻中醉》。」

〔三〕「瘴塞蠻江」，《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集》作「瘴水蠻中」。

〔三〕「在」，《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集》作「住」。

〔四〕「青」，《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集》作「一」，下校：「一作青。」

〔五〕「出」，《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集》作「記」。

### 【注釋】

①《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詩云：『瘴水蠻中人洞流，人家多住竹棚頭。青山海上無城郭，唯見松牌出象州。』松牌即水松牌，晉嵇含撰《南方草木狀》云：『水松……出南海，……嶺北人極愛之。』……象州屬嶺南道桂管經略使治下，在今廣西柳州市南。而杜牧《自撰墓誌銘》中之仕歷，一生遊蹤未至廣西。張籍及第前曾漫遊浙贛，渡嶺南下，集中有《嶺外逢故人》及《蠻中》等詩，他在嶺南漫遊期間，也曾結識下一些朋友，其《送南客》云：『夜市連銅柱，巢居屬象州。來時舊相識，誰向日南遊。』那麼此重出詩亦是張籍至象州時所寫。杜牧《樊川別集》收入，而後人對別集中詩多有懷疑，如明代徐燊《紅雨樓題跋》曾云：『別集一卷，姚寬《西溪叢話》以爲許渾詩，許曾至鬱林，杜未有西粵之役，而別集有「松牌出象州」之句，姚語或有據也。』」

- ② 象州：州名。隋開皇十一年置，治所在桂林縣，以象山爲州名。唐大曆十一年移治陽壽縣（今廣西象州縣）。

### 寓題

把酒直須判酩酊<sup>①</sup>，逢花莫惜暫淹留。假如三萬六千日<sup>②</sup>，半是悲哀半是愁。

#### 【注釋】

- ① 判：不顧，豁出去。杜甫《曲江值雨》：「縱飲久判人共棄，嬾朝真與世相違。」
- ② 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約計日數。

### 送趙十二赴舉

省事却因多事力，無心翻似有心來。秋風郡閣殘花在，別後何人更一杯？

## 偶呈鄭先輩

不語亭亭儼薄妝<sup>①</sup>，畫裙雙鳳鬱金香<sup>②</sup>。  
西京才子旁看取<sup>(一)</sup>，何似喬家那窈娘<sup>(二)</sup>③？

### 【校勘記】

〔一〕此句文津閣本作「西京風度旁看取」。

〔三〕「何似」，文津閣本作「可似」。

### 【注釋】

① 儼薄妝：儼，矜持莊重貌。薄妝，淡妝。

② 鬱金香：香草名。《唐會要》卷一百《雜錄》：「伽毘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如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欲種取其根。」

③ 窈娘：初唐詩人喬知之侍婢名。《本事詩·情感第一》：「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愛，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

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闔守以達。竊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

子規<sub>(一)</sub>①

蜀地曾聞子規鳥<sub>(二)</sub>，宣城又見杜鵑花<sub>(三)</sub>。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一八四《李白集》題作《宣城見杜鵑花》，下校：「一作杜牧詩，題云《子規》。」《全唐詩》

卷五二五、馮注本校：「此詩又見李白集，題作宣城見杜鵑花。」

〔二〕「蜀地」，《全唐詩》卷一八四《李白集》作「蜀國」。

〔三〕「又」，《全唐詩》卷一八四《李白集》作「還」。

【注釋】

①《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王琦注云：『太白本蜀地綿州人，綿州在唐時亦謂之巴西郡，因在異鄉，

見杜鵑花開，想蜀地此時杜鵑應已鳴矣，不覺有感而動故國之思。楊升庵引此詩以爲太白是蜀人

非山東人之一證。或以此詩爲杜牧所作《子規》詩，非也。『詹鏐《李白詩文繫年》繫此詩爲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太白在宣城郡作。按曰：『詩云：「三春三月憶三巴」，知是暮春作。《李詩辨疑》曰：「辭意支離，不相續照，據詩意後二句當接說杜鵑花，却說杜鵑鳥去，意不相照。一叫一回腸一斷，乃宋元以下卑弱之辭，曾謂唐之大方家而爲此乎！』《全唐詩》於題下注云：「一作杜牧詩，題云子規」。楊升庵外集：「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作也。太白爲蜀人，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楊遂故宅記及自叙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證也。」按楊慎家藏樂史本《李太白集》，此詩既爲慎所稱道，則樂史本《李翰林集》當已載此詩，且杜牧京兆萬年人，生平未嘗一履蜀地，與此詩所云「蜀國曾聞子規鳥」亦不合。則此詩當是太白原作，朱諫謂爲宋元以後卑弱之辭，大誤。』

## 江樓<sup>①</sup>

獨酌芳春酒，登樓已半醺。  
誰驚一行雁，衝斷過江雲。

【注釋】

①《全唐詩》卷四六又作韋承慶詩，《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樊川文集」中不載此詩，北宋熙寧六年（一〇七三）田槩編《樊川別集》時補入。《絕句》一四作杜牧。

旅宿<sup>①</sup>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  
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sup>（一）</sup>  
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  
湘江好煙月，門繫釣魚船。

【校勘記】

（一）「愁眠」，文津閣本作「秋眠」。

【注釋】

①此詩有「湘江好煙月，門繫釣魚船」句，則作者家鄉在湘江畔，與杜牧生平不合，詩非杜牧作。

## 杜鵑<sup>①</sup>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門<sup>②</sup>？  
至今銜積恨，終古弔殘魂。  
芳草迷腸結<sup>②</sup>，紅花染血痕<sup>③</sup>。  
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 【校勘記】

〔一〕「腸」，原作「觴」，據《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改。馮注本校：「一作觴。」

### 【注釋】

① 杜鵑：鳥名，又名子規、杜宇。相傳古蜀國望帝（杜宇）自以德薄，委國禪鰲冷，自亡去，死後化爲子規。

② 蜀門：原爲山名。即劍門。在四川省劍閣縣北。山勢險峻，古爲戍守之處。此處用以代稱蜀地。杜甫《木皮嶺》詩：「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

③ 染血痕：據說杜鵑悲啼滴血，紅花似其血所染。



聞蟬

火雲初似滅，曉角欲微清。  
故國行千里，新蟬忽數聲。  
時行仍髣髴，度日更分明。  
不敢頻傾耳，唯憂白髮生。

送友人

十載名兼利，人皆與命爭。  
青春留不住，白髮自然生。  
夜雨滴鄉思，秋風從別情。  
都門五十里，馳馬逐雞聲。

【校勘記】

〔一〕「留」，原作「望」，據《全唐詩》卷五二五改。馮注本校：「一作留。」

## 旅情<sup>①</sup>

窗虛枕簟涼，寢倦憶瀟湘<sup>②</sup>。山色幾時老？人心終日忙。松風半夜雨，簾月滿堂霜。匹馬好歸去，江頭橘正香。

### 【注釋】

① 本詩有「憶瀟湘」及「匹馬好歸去，江頭橘正香」句，則作者家在湖湘一帶，與杜牧家京兆不合，詩非杜牧作。

② 瀟湘：見《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愛酒情地閒雅》詩注<sup>②</sup>。

## 曉望

獨起望山色，水雞鳴蓼洲<sup>①</sup>。房星隨月曉<sup>②</sup>，楚木向雲秋。曲渚疑江盡，平沙似浪浮。秦原在何處<sup>③</sup>？澤國碧悠悠。

【校勘記】

〔一〕「秦原」，文津閣本作「秦園」。

【注釋】

① 水雞句：水雞，水鳥名。《漢書·司馬相如傳上》：「煩鶩庸渠。」唐顏師古注：「庸渠，即今之水雞也。」杜甫《閬水歌》：「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仇兆鰲注引朱鶴齡曰：「嘗聞一蜀士云：『水雞，其狀如雄雞而短尾，好宿水田中。』今川人呼爲水雞翁。」蓼洲，在今江西南昌市西南。原有兩洲相並，水自中流，上有居民。

② 房星：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③ 秦原：泛指陝西長安及附近地區。

貽友人

自是東西客<sup>①</sup>，逢人又送人。不應相見老，祇是別離頻。度日還知暮，平生未識春。儻無遷谷分<sup>②</sup>，歸去養天真<sup>③</sup>。

【注釋】

① 東西客：指四處奔波之旅客。

② 遷谷：指進士及第或仕途升遷。《詩·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③ 天真：指自然真淳之本性。

書事<sup>①</sup>

自笑走紅塵，流年舊復新。東風半夜雨，南國萬家春。  
失計拋漁艇，何門化涸鱗<sup>②</sup>？是誰  
添歲月，老却暗投人<sup>③</sup>。

【注釋】

① 此詩有「自笑走紅塵，流年舊復新」、「失計拋漁艇，何門化涸鱗？」是誰添歲月，老却暗投人」諸句，可見作者乃老於場屋未第者，此與杜牧生平不合，詩非杜牧作。

② 化涸鱗：化，改變。涸鱗，涸轍之魚。比喻身陷困境急待救援者。《莊子·外物》：「莊周家貧，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③ 暗投：明珠暗投，用以比喻懷才不遇。

## 別鶴(一)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催風(三)①。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歸遠路②，丹桂舊巢空(三)③。矯翼知何處④？天涯不可窮。

###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四四六《白居易集》題作《失鶴》，其五、六兩句與本詩三、四句同，僅「影孤」白集作「影沉」。

〔二〕「催」，《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校：「一作摧。」

〔三〕「丹」，《全唐詩》卷五二五校：「一作月。」

【注釋】

① 六翮：鳥翼。翮，鳥翅大翎。

② 青田：縣名，唐屬括州。治所即在今浙江青田縣。縣西北，有青田山，產胎化鶴。

③ 丹桂：桂樹之一種，葉如桂，皮赤。

④ 矯翼：舉翼高飛。

晚泊

帆濕去悠悠，停橈宿渡頭。  
亂煙迷野岸，獨鳥出中流。  
篷雨延鄉夢，江風阻暮秋。  
儻無身外事，甘老向扁舟。



## 山寺

峭壁引行徑<sup>①</sup>，截溪開石門。泉飛濺虛楹<sup>②</sup>，雲起漲河軒<sup>②</sup>。  
猿<sup>③</sup>。未閑難久住，歸去復何言。隔水看來路，踈籬見定

### 【校勘記】

〔一〕「楹」，《全唐詩》卷五二四作「檻」。馮注本作「牖」，下校：「一作檻。」

### 【注釋】

- ① 引：延伸。
- ② 河軒：臨河長廊或亭軒之類建築物。
- ③ 定猿：安靜不動之猴子。

【集評】

《山寺》：鍾云：慨然感深。（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卷三十三「晚唐」一）

《山寺》詩曰：「峭壁引行徑，截溪開石門。泉飛濺虛檻，雲起漲河軒。隔水看來路，疎籬見定猿。未閑難久住，歸去復何言？」詩亦清傲。但讀韋蘇州「新泉泄陰壑，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暈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彼則溫然循良者之言矣。（賀裳

《載酒園詩話又編·杜牧》）

早行

垂鞭信馬行，數里未雞鳴。林下帶殘夢，葉飛時忽驚。霜凝孤鶴迴，月曉遠山橫。僮僕休辭慮（一），時平路復平。

【校勘記】

〔一〕「慮」，《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作「險」，馮注本又校：「一作慮。」



## 秋日偶題

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玉露滴初泣，金風吹更愁。  
綠眉甘棄墜<sup>①</sup>，紅臉恨飄流<sup>②</sup>。  
數息是遊子<sup>③</sup>，少年還白頭。

### 【校勘記】

〔一〕「棄墜」，文津閣本作「葉墜」。

〔三〕「數」，《全唐詩》卷五二五、文津閣本、馮注本作「歎」。

### 【注釋】

- ① 綠眉：指柳葉，葉形如眉。
- ② 紅臉：指荷花，粉紅如臉。



憶歸<sup>①</sup>

新城非故里，終日想柴扃。興罷花還落，愁來酒欲醒。何人初髮白，幾處亂山青？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

【注釋】

① 此詩有「終日想柴扃」、「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句，則作者故鄉在湘江畔，與杜牧生平不合，詩當非杜牧之作。

偶 見黃州作一<sup>①</sup>

朔風高緊掠河樓，白鼻騮郎白麕裘<sup>②</sup>。  
有箇當爐明似月<sup>③</sup>，馬鞭斜揖笑回頭。

【校勘記】

（一）詩題原作《偶見黃州作》，今據《全唐詩》卷五二五改。馮注本作《黃州偶見作》。

【注釋】

- ① 《杜牧年譜》謂此詩乃杜牧任黃州刺史時作，即在會昌二年至四年（八四二—八四四）秋間作。
- ② 白鼻騮郎句：騮，身黃嘴黑之馬。白鬪裘，白毛之皮衣。鬪，一種毛織品。
- ③ 當壚：指當壚賣酒之女子。壚，酒店安放酒甕、酒壇之土臺。

醉 倒

日晴空樂下仙雲，俱在涼亭送使君。  
莫辭一盞即相請，還是三年更不聞。

酬許十三秀才兼依來韻

多爲裁詩步竹軒<sup>①</sup>，有時凝思過朝昏。  
篇成敢道懷金璞<sup>②</sup>，吟苦唯應似嶺猿。  
迷興每慚花



月夕，寄愁長在別離魂。煩君把卷侵寒燭（一）<sup>③</sup>，麗句時傳畫戟門<sup>④</sup>。

【校勘記】

〔一〕「煩」，《全唐詩》卷五二五作「憑」，下校：「一作煩。」馮注本校：「一作憑。」

【注釋】

- ① 裁詩：裁紙題詩。
- ② 金璞：猶金玉，此指詩篇精美。
- ③ 侵：近。
- ④ 畫戟門：指官府及顯貴之家。畫戟，有彩飾之木戟，列官府、官廟及顯貴之家門前。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城日晚悠悠，絃歌在碧流。夕風飄度曲<sup>①</sup>，煙嶼隱行舟（一）。問拍疑新令（二）<sup>②</sup>，憐香占彩  
毬<sup>③</sup>。當筵雖一醉，寧復緩離愁。

【校勘記】

〔一〕「嶼」，《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校：「一作巖。」

〔三〕「疑」，《全唐詩》卷五二五作「擬」，下校：「一作疑。」馮注本作「疑」，下校：「一作擬。」

【注釋】

① 度曲：按譜歌唱。張衡《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

② 問拍句：拍，節拍。新令，新成之酒令。

③ 彩毬：一種內填香料之彩色球。白居易《醉後贈人》：「香球趁拍回環匝。」

書情

誰家洛浦神<sup>①</sup>？十四五來人。媚髮輕垂額，香衫軟著身。摘蓮紅袖濕，窺渌翠蛾頻<sup>②</sup>。飛鵲徒來往<sup>③</sup>，平陽公主親<sup>④</sup>。

【校勘記】

〔一〕「蛾」，原作「娥」，據《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改。

【注釋】

- ① 洛浦神：洛水女神宓妃。此泛指美女。
- ② 翠蛾頻：翠蛾，指女子眉毛。頻，通顰。
- ③ 鵲：喜鵲。俗以爲喜鵲叫聲爲吉祥之兆。
- ④ 平陽公主：漢景帝女陽信長公主嫁平陽侯曹壽，故稱平陽公主。此謂美女乃權勢家之親戚，不可接近。

兵部尚書席上作〔一〕①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二〕②？  
偶發狂言驚滿坐〔三〕，三重粉面一時回〔四〕。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均在「兵部」下校：「一作李。」

〔二〕「召」，《本事詩·高逸》、《唐詩紀事》卷五六、《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均作「喚」，《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又校：「一作召。」

〔三〕「偶」，《本事詩·高逸》、《唐詩紀事》卷五六作「忽」，《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均校：「一作忽。」

〔四〕「三重粉面」，《本事詩·高逸》、《唐詩紀事》卷五六作「兩行紅粉」，《全唐詩》卷五二五、馮注本均校云：「《紀事》作兩行紅粉。」

【注釋】

① 此詩及本事見於《本事詩·高逸》：「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坐，兩行紅粉一時迴。』意

氣閒逸，傍若無人。」未及李司徒之名，文字與注亦略有不同。《太平廣記》卷二七三謂李司徒爲李願。繆鉞《杜牧年譜》認爲李司徒爲李聽，詩作於大和末、開成初（八三五—八三六）杜牧任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時。然《全唐詩重出誤收考》引吳企明之說謂「杜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是在開成元年（八三六），而李願卒於寶曆元年（八二五）六月，故不會在洛陽共宴，見《唐音質疑錄》。」兩說不同，並記於此。

②分司：唐代於東都洛陽設置留省、留臺，其官員稱分司官。

### 【集評】

茗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爲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傳，倘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爲之也。（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杜牧之」）

唐人佳作林立，選家以愛憎爲去取，遂失廬山真面。先廣文嘗云：「讀古人詩，須讀全集，選本



最誤人。中唐詩人如劉夢得、杜牧之、張文昌，皆卓然成家。夢得詩如《芬絲瀑》、《秋螢引》、《生公講堂》、樂府絕句，《杜司空席上》諸作，宛有六朝風致。律詩至晚唐，義山而下，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宕奇麗，排偶中時有奔逸之氣，蓋確論也。文昌擬樂府諸詩，綽有妙緒；五言近體如《聽泉》、《夜到漁家》、《山中贈日南僧》、《酬韓庶子》，七言如《贈王秘書》、《謝裴司空寄馬》、《贈茆山楊判官》、《哭丘長史》諸作，東野所謂「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者也。選家無識，隨意去取，古人之真，日就湮沒，可勝歎哉！」（陸釜《問花樓詩話》卷一）

### 驕驕阪<sup>①</sup>

荊州一萬里<sup>②</sup>，不如蒯易度<sup>③</sup>。仰首望飛鳴，伊人何異趣？

#### 【注釋】

① 驕驕：駿馬名。本作「肅爽」、「驕駛」。《左傳·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張協《七命》：「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驕驕。」

② 荊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北江陵。

③ 崩易度：「易」字當作「異」。崩越，字異度，原爲劉表大將，後降曹操。《三國志·劉表傳》注引《傳子》云：「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崩異度耳。』」此即詩意所本。





集  
外  
詩



蘇氏知君

# 集外詩一

《集外詩一》乃錄自《全唐詩》卷五二六（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樊川詩集注》一書中《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亦據《全唐詩》此卷收入大部分詩）。此卷詩多與許渾詩重出，當出自劉克莊所見杜牧《續別集》三卷中。劉克莊《後村詩話》謂《續別集》「十八九是許渾詩」。此集《全唐詩》中有校語者，今均移出以「本詩校」併入校勘記中。

## 冬日五湖館水亭懷別<sub>(一)</sub>①

蘆荻花多觸處飛，獨凭虛檻雨微微<sub>(二)</sub>。寒林葉落鳥巢出，古渡風高漁艇稀<sub>(三)</sub>。雲抱四山終日在，草荒三徑幾時歸。江城向晚西流急<sub>(四)</sub>，無限鄉心聞擣衣<sub>(五)</sub>。

【校勘記】

〔一〕「湖」，《文苑英華》卷二九八、《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浪」。本詩校：「一作浪。」

〔三〕「獨凭」，《文苑英華》卷二九八作「遊登」，下校：「集作獨凭。」

〔三〕「風」，《文苑英華》卷二九八、《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浪」，《文苑英華》又校：「集作浪。」

〔四〕「晚」，《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暝」。「西流急」，《文苑英華》卷二九八校：「集作東風急。」

《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東風急」。

〔五〕「無限鄉心」，《文苑英華》卷二九八校：「集作一半鄉愁。」《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一半鄉愁」，本詩校：「一作一半鄉愁。」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英華》二九八作杜牧，並據其本集校。四部叢刊景宋本《丁卯集》不載。《詩人玉屑》三引領聯亦爲杜牧。」

【集評】

【唐人句法·眼用拗字】「寒林葉落鳥巢出，古渡風高漁艇稀。」杜牧《五湖館水亭懷別》。（魏慶之

《詩人玉屑》卷三）

不寢<sup>①</sup>

到曉不成夢，思量堪白頭。多無百年命，長有萬般愁。世路應難盡<sup>(一)</sup>，營生卒未休。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讐。

【校勘記】

〔一〕「世路」，《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世事」。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四部叢刊景宋本《丁卯集》不載，樊川集、別集、外集亦不收，疑非二人詩」。



泊松江(二)①

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擢木蘭船。南湖風雨一相失(三)，夜泊橫塘心渺然。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五三八《許渾集》題作《夜過(一作泊)松江渡寄友人》，本詩校：「一作許渾詩，題作夜泊松江渡寄友人。」

(二)「南湖風雨」，本詩校：「一作風波湖雨。」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八《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吳企明《樊川詩甄辨柿札》云，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六載『唐許渾烏絲欄詩真跡』，按語云：『右唐郢州刺史許渾所書烏絲欄詩一百七十一篇真跡。分上下兩卷，組織間錯，辭格華古，筆妙爛然，見爲三絕。』吳企明云『逐一核對，《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有二十九首，見之於許渾真跡。各詩題名如下：《聞開江相國宋

公下世二首》、《出關》、《過鮑溶宅有感》、《寄兄弟》、《秋日》、《卜居招書侶》、《西山草堂》、《貽隱者》、《夜泊松江渡寄友人》（《樊川集遺收詩補錄》題作《泊松江》）、《石池》、《送蘇協律從事振武》、《懷政禪師》、《送荔浦蔣明府赴任》、《秋夕有懷》、《秋霽寄遠》、《經古行宮》、《宣州開元寺贈惟真上人》、《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留題李侍御書齋》、《行次白沙館先寄上河南王侍郎》、《越中》、《聞范秀才自蜀遊江湖》、《綠蘿》、《貽遷客》、《宿東橫山瀨》、《陵陽送客》、《贈桐江隱者》（《樊川集遺收詩補錄》題作《寄桐江隱者》）、《送太昱禪師》。』據此，此詩在許渾手跡內，非杜牧作。《絕句》二四作許」。

### 題水西寺<sup>①</sup>

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樓。

#### 【注釋】

① 此詩馮集梧《樊川詩集注》本《樊川詩補遺》已據《唐音統籤》收入。

### 贈別宣州崔群相公<sup>①</sup>

衰散相逢洛水邊，却思同在紫薇天。盡將舟楫板橋去，早晚歸來更濟川。

#### 【注釋】

- ① 此詩《樊川詩補遺》已據《唐音統籤》收入。《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張金海、吳在慶考皆以爲此詩非杜牧作，崔群任宣州是在文宗大和元年正月以前，而杜牧在大和元年於東都洛陽應進士舉，以後授弘文館校書郎，二人不可能在宣州相別。且詩有『衰散相逢洛水邊，却思同在紫薇天。』可知：一、詩人與崔群年輩相仿。據《舊唐》一五九崔群傳及白居易《祭崔相公文》，崔群卒於大和六年，享年六十一。杜牧此時年方三十，兩人年輩懸殊。二、衰散指老邁，即使杜、崔相逢於洛水時，也當在大和元年至二年，此時杜牧年方二十五六，斷不可自稱『衰散』。三、即使崔、杜相遇於洛，但崔已任兵部尚書，杜亦不宜再以『宣州崔相公』稱之。四、所謂紫薇，指中書省，詩中『却思同在紫薇天』指同在中書省任職，崔群任中書舍人時杜牧尚未入仕，故此詩決非杜作。見《武漢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聞開江相國宋公下世二首(一)①

其一

權門陰進奪移才(二)，驛騎如星墮峽來。晁氏有恩忠作禍，賈生無罪直爲災。貞魂誤向崇山沒，冤氣疑從湘水回(三)。畢竟成功何處是(四)，五湖雲月一帆開。

【校勘記】

〔一〕詩題原作《聞開江相國宋下世二首》，並在「宋」字下校：「一作宋相公申錫」，《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題作《聞開江相國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今據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六載「唐許渾烏絲欄詩真跡」改。

〔二〕「進」，《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奏」，本詩校：「一作奏。」

〔三〕「湘」，《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汨」，下校：「一作湘。」本詩校：「一作汨。」

〔四〕「成功」，《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功成」，本詩校：「一作功成。」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詩題爲《聞開江相國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宋申錫字慶臣，《舊唐》一六七、《新唐》一五二有傳。言其孤直清慎，文宗即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八二八）拜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跋扈放肆。文宗察申錫忠厚，令外廷朝臣謀去之。事泄，王守澄使鄭注告宋申錫謀反，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欲屠申錫之家，左常侍崔玄亮等朝臣十四人伏玉階申其冤，貶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大和七年卒於開州。許渾集中尚有《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全詩》注云：『詠宋申錫也。申錫爲王守澄所構，謫死開州，文宗太和五年事。』按此兩首亦在許渾手跡中，……當爲許渾作。吳企明考亦認爲是許渾的感事詩而誤入樊川集中。」

其二

月落清湘棹不喧<sup>(一)</sup>，玉杯瑤瑟奠蘋蘩。誰令力制乘軒鶴<sup>(二)</sup>，自取機沉在檻猿。位極乾坤  
三事貴，謗興華夏一夫冤。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爲言<sup>(三)</sup>。

【校勘記】

〔一〕「清湘」，《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湘潭」，本詩校：「一作湘潭。」

〔三〕「令」，本詩校：「一作能。」「軒」，《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時」。

〔三〕「爲」，《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敢」，本詩校：「一作敢。」

出關<sup>①</sup>

朝纓初解佐江濱<sup>二</sup>，麋鹿心知自有群。漢囿獵稀慵獻賦，楚山耕早任移文。卧歸漁浦月連海，行望鳳城花隔雲。關吏不須迎馬笑，去時無意學終軍。

【校勘記】

〔一〕「濱」，《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濱」。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張金



海考認爲非杜作，詩中「朝纓初解佐江濱」及「卧歸漁浦月連海」等句，作者應是長江中下游一帶的人，與許渾身世合。

暝投雲智寺渡溪不得却取沿江路往<sup>①</sup>

雙巖瀉一川，回馬斷橋前。古廟陰風地，寒鐘暮雨天。沙虛留虎跡，水滑帶龍涎。却下臨江路，潮深無渡船。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詩題作《暝投靈智寺渡溪不得却取沿江路往》。《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中四句又見許渾《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詩中。此詩兩聯在許渾集中雙見，許渾作詩用語多雷同，疑非杜牧作」。

宣城贈蕭兵曹<sup>①</sup>

桂楫謫湘渚，三年波上春。舟寒句溪雪，衣故洛城塵。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

花時去國遠，月夕上樓頻。賒酒不辭病<sup>三</sup>，傭書非爲貧。行吟值漁父，坐隱對樵人。紫陌罷雙轍，碧潭窮一綸<sup>四</sup>。高秋更南去<sup>五</sup>，煙水是通津。

【校勘記】

〔一〕「句」，《全唐詩》卷五三七《許渾集》作「剡」，本詩校：「一作剡。」

〔二〕「故」，《全唐詩》卷五三七《許渾集》作「破」，本詩校：「一作破。」

〔三〕「賒」，《全唐詩》卷五三七《許渾集》作「貪」。

〔四〕「綸」，《全唐詩》卷五二六、本詩均校：「一作輪。」

〔五〕「秋」，《全唐詩》卷五三七《許渾集》作「歌」。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七《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載四部叢刊景宋本《丁卯集》下，而卷上尚有《贈蕭兵曹先輩》，二句「帆轉瀟湘萬里餘」，與此詩「桂楫謫湘渚」之地點合，許渾曾在當塗、太平任縣令，皆屬宣城，董乃斌《唐詩人許渾生平考索》即繫此詩在此地作，時約開成二年秋至四年初春，見《文史》二六輯。吳在慶《杜牧疑偽詩考》亦認爲本詩確是許渾之作。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三載：「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總龜》後集一亦引之。此又許渾詩之一證。

### 過鮑溶宅有感<sup>(一)</sup><sup>①</sup>

寥落故人宅，重來身已亡<sup>(二)</sup>。古苔殘墨沼<sup>(三)</sup>，深竹舊書堂<sup>(四)</sup>。秋色池館靜<sup>(五)</sup>，雨聲雲木涼<sup>(六)</sup>。無因展交道，日暮倍心傷<sup>(七)</sup>。

#### 【校勘記】

- 〔一〕《文苑英華》卷三〇四作劉得仁詩，題爲《哭鮑溶有感》。
- 〔二〕「重」，《文苑英華》卷三〇四、《全唐詩》卷五四四《劉得仁集》作「今」。
- 〔三〕「殘」，《全唐詩》卷五四四《劉得仁集》作「封」，下校：「一作淺。」
- 〔四〕「舊」，《文苑英華》卷三〇四作「淺」，《全唐詩》卷五四四《劉得仁集》作「映」，下校：「一作舊。」
- 〔五〕「池館」，《文苑英華》卷三〇四作「池臺」，下校：「一作館。」《唐詩紀事》卷四一作「館池」，《全唐

詩》卷五四四《劉得仁集》於「館」下校：「一作臺。」

〔六〕「木」，《文苑英華》卷三〇四、《全唐詩》卷五四四《劉得仁集》作「水」。

〔七〕「倍心傷」，《文苑英華》卷三〇四作「割心腸」，《全唐詩》卷五四四《劉得仁集》作「剖心腸」。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唐詩紀事》卷四一，作許渾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卷五四四《劉得仁集》亦見，題爲《哭鮑溶（一作容）有感》。《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斷爲許作。《英華》三〇四載作劉得仁，後緊接爲許渾，疑編次當從此詩起爲許渾作」。

寄兄弟（一）①

江城紅葉盡，旅思倍淒涼（三）。孤夢家山遠，獨眠秋夜長。道存空倚命，身賤未歸鄉。南望  
仍垂淚（三），天邊雁一行（四）。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題作《寄小弟》。

〔二〕此句《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旅思復悽傷」。

〔三〕「仍」，《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空」。

〔四〕此句下本詩校：「此首又見許渾集，題作寄小弟。」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題爲《寄小弟》。《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吳在慶考認爲本詩落拓情感，詩必外出覓舉干祿時作。詩中有『孤夢家山遠』及『南望仍垂淚』，杜牧人仕前僅南遊澧州、荊州等地，隨後即返長安、洛陽，故不應有南望垂淚之語。而許渾潤州丹陽人，赴長安應舉干祿，而賦詩南望家山較爲切合」。

秋 日<sup>①</sup>

有計自安業，秋風罷遠吟〔一〕。買山惟種竹〔二〕，對客更彈琴。煙起藥廚晚〔三〕，杵聲松院



深。閑眠得真性，惆悵舊時心。

【校勘記】

〔一〕「遠」，《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苦」。

〔二〕「惟」，《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兼」。

〔三〕「廚」，《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園」。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題爲《秋日》。《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詐作」。

卜居招書侶<sup>①</sup>

憶昨未知道，臨川每羨魚。世途行處見，人事病來疏。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憐君亦同志，晚歲傍山居。



【校勘記】

〔一〕「憶昨」，《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與本詩均校：「一作意壯。」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西山草堂<sup>①</sup>

何處人事少<sup>〔一〕</sup>，西峰舊草堂<sup>〔二〕</sup>。曬書秋日晚，洗藥石泉香。後嶺有微雨<sup>〔三〕</sup>，北窗生曉涼<sup>〔四〕</sup>。徒勞問歸路，峰疊遶家鄉。

【校勘記】

〔一〕「人事少」，《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少人事」。

〔二〕「峰」，《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山」，本詩下校：「一作山。」

〔三〕「後嶺有」，《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浚嶺有」，下校：「一作後嶺看。」本詩於「有」字下校：「一作看。」「微雨」，《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朝雨」。

〔四〕「曉涼」，《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夜涼」。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吳在慶考此詩與《途中逢故人話西山讀書早曾遊覽》詩皆為許渾作。西山在洪州，今江西境內，杜牧早年從未至此地讀書，詩當為許作」。吳考詳《杜牧論稿·杜牧疑偽詩考辨》。

### 貽隱者<sup>(一)</sup>①

回報隱居山<sup>(三)</sup>，莫憂山興闌<sup>(三)</sup>。求人顏色盡，知道性情寬。信譜彈琴誤，緣崖斲藥難<sup>(四)</sup>。東皋亦自給，殊愧遠相安。

【校勘記】

〔一〕「貽」，《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贈」。

〔二〕「居」，《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校：「一作名。」「山」，《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土」。

〔三〕「憂」，《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愁」。

〔四〕「緣」，《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沿」，本詩校：「一作沿。」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詩題爲《贈隱者》。《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石池<sup>①</sup>

通竹引泉脈，泓澄深石盆<sup>〔一〕</sup>。  
驚魚翻藻葉，浴鳥上松根。  
殘月留山影<sup>〔二〕</sup>，高風耗水痕。  
誰家洗秋藥，來往自開門<sup>〔三〕</sup>。



【校勘記】

〔一〕「深」，《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激」，本詩校：「一作激。」

〔二〕「殘月留」，《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與本詩均校：「一作斜日回。」

〔三〕「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校：「一作關。」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送蘇協律從事振武<sup>①</sup>

琴尊詩思勞<sup>(一)</sup>，更欲學龍韜。<sup>(二)</sup> 王粲暫投筆<sup>(三)</sup>，呂虔初佩刀。<sup>(四)</sup> 夜吟關月苦<sup>(五)</sup>，秋望塞雲高。<sup>(六)</sup> 去去從軍樂，鵬飛岱馬豪。

【校勘記】

〔一〕「琴尊」，《全唐詩》卷五二九《許渾集》作「琴清」。



〔二〕「投筆」，《全唐詩》卷五二九《許渾集》作「停筆」。

〔三〕「苦」，《全唐詩》卷五二九《許渾集》作「靜」。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二九《許渾集》，詩題作《送樓煩李別駕》。《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四部叢刊景宋寫本《丁卯集》下，《品彙》拾遺七作許渾，當為許作」。

懷政禪師院<sup>①</sup>

山齋路幾層，敗衲學真乘。寒暑移雙樹，光陰盡一燈。風飄高竹雪，泉漲小池冰。莫訝頻來此，修身欲到僧。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為許作」。

送荔浦蔣明府赴任<sup>①</sup>

路長春欲盡，歌怨酒多酣<sup>(一)</sup>。白社蓮塘北<sup>(二)</sup>，青袍桂水南。驛行盤鳥道，船宿避龍潭。真得詩人趣，煙霞處處諳。

【校勘記】

〔一〕「多」，《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初」。

〔三〕「塘」，《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宮」，本詩校：「一作宮。」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秋夕有懷<sup>①</sup>

念遠坐西閣，華池涵月涼。  
書回秋欲盡，酒醒夜初長。  
露白蓮衣淺，風清蕙帶香。  
前年此  
佳景，蘭棹醉橫塘。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秋霽寄遠<sup>①</sup>

初霽獨登賞，西樓多遠風。  
橫煙秋水上，疏雨夕陽中。  
高樹下山鳥，平蕪飛草蟲。  
唯應待  
明月，千里與君同。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經古行宮<sup>(一)</sup>①

臺閣參差倚太陽<sup>(二)</sup>，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勘鎖青春晚<sup>(三)</sup>，深殿垂簾白日長。草色芊綿侵御路，泉聲嗚咽繞宮牆。先皇一去無回駕，紅粉雲環空斷腸<sup>(四)</sup>。

【校勘記】

〔一〕本詩題下原校：「一作經華清宮。」

〔二〕「臺」，本詩校：「一作樓。」

〔三〕「勘」，本詩校：「一作閑。」

〔四〕「雲環」，本詩校：「一作翠鬢。」《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雲鬢」。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宣州開元寺贈惟真上人<sup>①</sup>

曾與徑山爲小師，千年僧行衆人知。夜深月色當禪處，齋後鐘聲到講時。經雨綠苔侵古畫，過秋紅葉落新詩。勸君莫厭江城客，雖在風塵別有期。

【注釋】

① 此詩見許渾烏絲欄真跡，《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許渾任當塗、太平縣令時，多有在宣州詩作，……故此詩亦誤入杜牧集者」。

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sup>①</sup>

十畝山田近石涵，村居風俗舊曾諳。簾前白艾驚春燕，籬上青桑待晚蠶。雲暖採茶來嶺

北，月明沽酒過溪南。陵陽秋盡多歸思，紅樹蕭蕭覆碧潭。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首聯：『十畝山田近石涵，春居風俗舊曾諳。』頸聯：『雲暖採茶來嶺北，月明沽酒過溪南。』可見作者對茅山十分熟悉。吳在慶考認爲，許渾家在潤州，而丹徒縣有茅山，許渾集中尚有《下第歸朱方寄劉三復》、朱方即丹徒縣。又有《茅山贈梁尊師》、《遊茅山》、《贈茅山高拾遺》、《祇命許昌自郊居移就公館秋日寄茅山高拾遺》諸作，故此詩爲許渾作無疑」。

留題李侍御書齋<sup>①</sup>

曾話平生志<sup>(一)</sup>，書齋幾見留<sup>(二)</sup>。道孤心易感，恩重力難酬。獨立千峰晚<sup>(三)</sup>，頻來一葉秋。雞鳴應有處，不學淚空流<sup>(四)</sup>。

【校勘記】

〔一〕「曾」，《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昔」。

〔二〕「書」，《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高」。

〔三〕「晚」，《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曉」。

〔四〕「學」，《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覺」。「空」，本詩和《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均校：「一作潛。」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李侍御爲李師晦，許渾有《曉發天井關寄李師晦》、《秋夕宴李侍御萇》、《贈李伊闕》等，《新唐》二一四載：『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劉）悟辟致幕府。』後擢伊闕令。許渾《贈李伊闕》序云：『前伊闕李師晦侍御辭秩歸山，過余所止，醉圖二室於屋壁，亦招隱之旨也，因而有贈焉。』亦稱李爲侍御。郭文鎬《許渾北遊考》認爲，此重出詩爲許渾寶曆二年秋在潞州酬師晦作，見《遼寧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四期。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故詩乃許渾之作」。

行次白沙館先寄上河南王侍郎<sup>①</sup>

夜程何處宿，山疊樹層層。孤館閑秋雨<sup>(一)</sup>，空堂停曙燈。歌慚漁浦客，詩學雁門僧。此意無人識<sup>(三)</sup>，明朝見李膺<sup>(三)</sup>。

【校勘記】

〔一〕「閑」，《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閉」。

〔三〕「意」，《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校：「一作去。」

〔三〕《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此句下有小注：「侍御嘗任河南少尹。」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貴遊<sup>①</sup>

朝回珮馬草萋萋，年少恩深衛霍齊。斧鉞舊威龍塞北，池臺新賜鳳城西。門通碧樹開金鎖，樓對青山倚玉梯。南陌行人盡迴首，笙歌一曲暮雲低。

【校勘記】

〔一〕「珮」，《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佩」。「草」，《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早」。「萋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淒淒」。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董乃斌《唐詩人許渾生平事跡考索》（《文史》第二十六輯）以爲此詩乃許渾大中三年作於監察御史任上。

越中<sup>①</sup>

石城花暖鷓鴣飛，征客春帆秋不歸。  
猶自保郎心似石，綾梭夜夜織寒衣。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八《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聞范秀才自蜀遊江湖<sup>①</sup>

蜀道下湘渚，客帆應不迷。  
江分三峽響，山並九華齊。  
秋泊雁初宿，夜吟猿乍啼。  
歸時慎行李，莫到石城西。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綠蘿<sup>①</sup>

綠蘿縈數匝，本在草堂間。秋色寄高樹，晝陰籠近山<sup>(一)</sup>。移花疏處過<sup>(二)</sup>，斲藥困時攀。日暮微風起，難尋舊徑還<sup>(三)</sup>。

【校勘記】

〔一〕「近」，《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遠」，下校：「一作舊。」本詩校：「一作遠。」

〔二〕「過」，《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種」，本詩校：「一作種。」

〔三〕「徑」，《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校：「一作路。」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詩題作《紫藤》。《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

手跡中，當爲許作」。

### 宿東橫山瀨(一)①

孤舟路漸賒，時見碧桃花。溪雨灘聲急，巖風樹勢斜。獼猴懸弱柳(三)，鸚鵡睡橫楂(三)。謾向仙林宿，無人識阮家。

#### 【校勘記】

〔一〕「山」，本詩校：「一作小。」《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題作《宿東橫山》，下校：「一作東橫小瀨。」

〔三〕「懸」，《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垂」。「柳」，《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蔓」，本詩校：「一作蔓。」

〔三〕此句《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鸚鵡睡橫楂」。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詩題作《宿東橫山》，下校：「一作東橫小瀨。」《全唐詩

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貽遷客<sub>(一)</sub><sup>①</sup>

無機還得罪，直道不傷情。微雨昏山色，疏籠閉鶴聲。閒居多野客，高枕見江城。門外長溪水，憐君又濯纓。

【校勘記】

〔一〕「貽」，本詩校：「一作贈。」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詩題作《贈遷客》。《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陵陽送客<sup>(一)</sup>①

南樓送郢客，西郭望荆門<sup>(二)</sup>。鳧鷖下寒渚，牛羊歸遠村。蘭舟倚行棹，桂酒掩餘罇。重此一留宿，前汀煙月昏<sup>(三)</sup>。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詩題作《送李秀才》。

〔二〕「望」，《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見」。

〔三〕「汀」，《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村」。「月」，《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水」，本詩校：「一作水。」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詩題作《送李秀才》。《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當爲許作」。

寄桐江隱者<sub>(一)</sub>①

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嚴陵臺下桐江水，解釣鱸魚能幾人。

【校勘記】

〔一〕本詩題下有小注：「一作許渾詩。」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八《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又見四部叢刊景寫宋本《丁卯集》上，趙宦光本《絕句》二九亦作許渾」。

長興里夏日寄南鄰避暑<sub>(一)</sub>①

侯家大道傍<sub>(二)</sub>，蟬噪樹蒼蒼。開鎖洞門遠，捲簾官舍涼<sub>(三)</sub>。欄圍紅藥盛，架引綠蘿長。

永日一欹枕<sup>〔四〕</sup>，故山雲水鄉<sup>〔五〕</sup>。

【校勘記】

〔一〕「鄰」，《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陵」，本詩校：「一作林。」

〔二〕「家」，《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門」，下校：「一作家。」

〔三〕「捲」，《文苑英華》卷二六一、《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下」。「官舍」，《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高館」，《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賓館」，又於「賓」下校：「一作高。」

〔四〕「欹」，《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歌」。

〔五〕「水」，《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校：「一作外。」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亦作許渾詩。《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英華》二六一作許渾，題中「南鄰」作「南陵」。末句「永日一欹枕，故山雲水鄉。」此語只應該是許渾口氣，詩亦載許渾手跡中」。故此詩當為許渾所作。



送太昱禪師<sub>(二)</sub>①

禪床深竹裏，心與徑山期。結社多高客，登壇盡小師。早秋歸寺遠，新雨上灘遲。別後江雲碧，南齋一首詩。

【校勘記】

〔一〕本詩題下校：「一作許渾詩。」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二九《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亦見許渾手跡中，四部叢刊景宋本《丁卯集》下亦載，當爲許作」。

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

贈凡二十韻走筆依韻<sup>①</sup>

玉塞功猶阻，金門事已陳。梁君在文皇朝獻書，榮宣下中書，令授一官，爲執政所阻。世途皆擾擾，鄉黨盡循循。客道難投足，家聲易發身。松篁標節晚，蘭蕙吐詞春。處困羞搖尾，懷忠壯犯鱗。宅臨三楚水，衣帶二京塵。斂跡愁山鬼，遺形慕谷神。採芝先避貴，栽橘早防貧。弦泛桐材響，杯澄糯醪醇。但尋陶令集，休獻楚王珍。林密聞風遠，池平見月勻。藤龕紅婀娜，苔磴綠嶙峋。雪樹交梁苑，冰河漲孟津。面邀文作友，心許德爲鄰。旅館將分被，嬰兒共灑巾。渭陽連漢曲，京口接漳濱。某自監察御史謝病歸家，蒙除潤州司馬。通塞時應定，榮枯理會均。儒流當自勉，妻族更誰親。照矚三光政，生成四氣仁。磻溪有心者，垂白肯湮淪。

【注釋】

①《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考定此詩爲許渾作，說：『自注云：「某自監察

御史謝病歸家，蒙除潤州司馬。」按《全文》七五四牧自撰墓銘，「拜真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與此不合。唯《才子傳》七許渾云：「爲當塗、太平二縣令，……久之，起爲潤州司馬，太（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則兩仕相符而後先互倒，豈《才子傳》誤歟？『董乃斌《唐詩人許渾生平考索》云大中三年秋，許渾自監察御史辭歸京口，後任潤州司馬。此詩作於此時』。

川守大夫劉公早歲寓居敦行里肆有題壁十韻今之置第

乃獲舊居洛下大僚因有唱和歎詠不足輒獻此詩<sup>①</sup>

旅館當年葺，公才此日論。林繁輕竹祖，樹暗惜桐孫。鍊藥藏金鼎，疏泉陷石盆。散科松有節，深薙草無根。龍卧池猶在，鶯遷谷尚存。昔爲揚子宅，今是李膺門。積學螢嘗聚，微詞鳳早吞。百年明素志，三顧起新恩。雪耀冰霜冷，塵飛水墨昏。莫教垂露跡，歲晚雜苔痕。

【注釋】

①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杜牧集中尚有《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

韻》此「川尹劉侍郎大夫」與「川守大夫劉公」當爲一人，岑仲勉對此有考證，云：「按《舊書》一七七劉瑒傳，「會昌末，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唐人常稱曰三川尹，若西川者則稱成都尹，不稱川尹，且（杜）牧同時成都尹亦無劉姓其人，合而勘之，確知劉侍郎即瑒，川上奪「三」字也。……瑒出河南尹，依壁記及《舊紀》一八下，應在大中五年五月後，牧則是年八月十二方卸湖州刺史（見牧詩），隨即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而卒（見《舊書》一四七），方瑒官河南尹，牧無分司東都事。唯舊牧傳云，「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李紳《拜宣武軍節度使詩引》，「開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制授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五日赴鎮，……留臺御史杜牧使臺吏遮歐百姓，令其廢祖帳」，則牧分司在開成元年，詩題之意，如云前分司東都時承瑒恩知，茲追頌其德則可，否則此詩不得爲杜作。」岑仲勉在許渾《寄獻三川守劉公詩序》下又云：「按此亦劉瑒也。《紀事》五六，「渾，睦州人，字用晦，圍師之後，大中三年，任監察御史，以疾乞東歸，終郢、睦二州刺史」；……渾其時殆以御史（？）分司東都，故得陪劉瑒也。余由是復悟前七冊杜牧之《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一首，乃許渾詩而誤收杜牧者。」據此，知此首詩亦當爲許渾作，時劉瑒新置第，正是早歲寓居之敦行里肆，洛下大僚群起唱和祝賀，而許渾獻此詩。張金海、吳在慶文亦皆以爲渾詩而誤入杜牧集」。

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十六韻獻居守相國

崔公兼呈工部劉公<sup>①</sup>

碧樹康莊內，清川鞏洛間。壇分中岳頂，城繚大河灣。廣殿含涼靜，深宮積翠閑。內有含涼殿，積翠樓。樓齊雲漠漠，橋束水潺潺。過雨檉枝潤，迎霜柿葉殷。紫鱗衝晚浪，白鳥背秋山。月拜西歸表，晨趨北向班。鴛鴻隨半仗，貔虎護重關。玉帳才容足，金罇暫解顏。跡留傷墮履，恩在樂銜環。南省蘭先握，東堂桂早攀。龍門君天矯，鶯谷我綿蠻。分薄嵇心懶，哀多庾鬢班。人慚公幹卧，頻送子牟還。自睹宸居壯，誰憂國步艱。只應時與醉，因病縱疏頑。

【注釋】

- ①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吳廷燮《唐方鎮年表考證》上云，崔公爲崔珙，由東都留守再鎮鳳翔，許渾有《分司東都叨承川尹劉侍郎恩知上四十韻》詩，又有《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十六韻獻居守相國崔公兼工部劉公》詩。按川尹劉侍郎，即工部劉公，名瑒。《唐會要》大中五年，有

刑部侍郎劉瑒。瑒改河南尹在大中六年以後。珙以此時爲東都留守。……許渾詩舊作杜牧。按詩自注：「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渾，許圜師六世孫也。」此亦應爲許渾詩誤入杜牧集者」。

### 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sup>①</sup>

命世須人瑞，匡君在岳靈。氣和薰北陸，襟曠納東溟。賦妙排鸚鵡，詩能繼鶴鳴。蒲親香案色，蘭動粉闈馨。侍郎自補闕拜。周孔傳文教，蕭曹授武經。家僮諳禁掖，廐馬識金鈴。侍郎尋歸翰苑。性與姦邪背，心因啓沃冥。進賢光日月，誅惡助雷霆。閭闔開時召，簫韶奏處聽。水精懸御幄，雲母展官屏。捧詔巡汧隴，飛書護井陘。先聲威虎兕，餘力活螭螟。榮重秦軍箭，功高漢將銘。戈鋌迴紫塞，干戚散彤庭。順美皇恩洽，扶顛國步寧。禹謨推掌誥，湯網屬司刑。侍郎自中書舍人遷刑部郎中。穉榻蓬萊掩，膺舟鞏洛停。馬群先去害，民籍更添丁。猾吏門長塞，豪家戶不扃。四知臺上鏡，三惑井中瓶。雅韻憑開匣，雄鋌待發硎。火中膠綠樹，泉下斲青萍。五岳期雙節，三台空一星。鳳池方注意，麟閣會圖形。寒暑逾流電，光陰甚建瓴。散曹分已白，崇直眼由青。賜第成官舍，傭居起客亭。某六代祖國初賜宅

在仁和里，尋已屬官舍。今於履道坊賃宅居止。松筠侵巷陌，禾黍接郊坳。宿雨回爲沼，春沙淀作汀。魚罾棲翡翠，蛛網掛蜻蜓。遲曉河初轉，傷秋露已零。夢餘鐘杳杳，吟罷燭熒熒。字小書難寫，杯遲酒易醒。久貧驚早雁，多病放殘螢。雪勁孤根竹，風彫數莢蓂。轉喉空婀娜，垂手自娉婷。脛細摧新履，腰羸減舊鞵。海邊慵逐臭，塵外怯吞腥。隱豹窺重巖，潛虵避濁涇。商歌如不顧，歸棹越南瀟。某家在朱方，揚子江界有南瀟北瀟。

【注釋】

- ①《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亦許渾詩。……岑仲勉云：『乃許渾詩而誤收杜牧者。何以見之，一緣（劉）瑒尹河南，牧已知制誥，無恩知事跡，而瑒許薦渾出守，有詩序可據。二緣《分司東都》詩自注云：「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尋已屬官舍，今於履道坊賃宅居止」，據《新表》七二上，牧六代祖淹，官不過本縣中正，何來賜宅？渾爲高宗相圍師後，或即其六世孫，高宗常幸東都，圍師可得賜宅。且履道坊賃宅，正與此題屬移履道泊「半年三度轉蓬居」句合，若牧則方官西京，應無賃居履道之可能也。再進一步，更疑八函七冊杜牧之《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十六韻獻居守相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一章，亦是渾詩，蓋牧分司之日，裴度居留，「繼者牛僧孺，無崔相國其人，惜大中後史闕有問，未能提炳證耳。」吳企明、董乃斌考皆認爲渾詩」。

## 題白雲樓(一)①

西北樓開四望通，殘霞成綺月懸弓。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高下綠苗千頃盡，新陳紅粟萬箱空(二)。才微分薄憂何益，却欲回心學塞翁。

### 【校勘記】

〔一〕此詩題下原校：「一作許渾詩，題作漢水傷稼。」《全唐詩》卷五三五《許渾集》題作「漢水傷稼」，下有「并序」二小字。序云：「此郡雖自夏無雨，江邊多穡(一作稼)，油然可觀。秋八月，天清日朗，漢水泛濫(一作溢)，人實爲災。軫念疲羸，因賦四韻。」

〔二〕「箱」，《全唐詩》卷五三五《許渾集》作「廩」，下校：「一作箱。」

### 【注釋】

①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五《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頷聯又見許渾《酬郭少府先奉使巡潯見寄兼呈裴明府》詩中。此詩載四部叢刊景宋本《丁卯集》上，《韻語陽秋》一亦云：「許



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許集自序云：「此郡雖自夏無雨，江邊多穡（一作稼），油然可觀。秋八月，天清日朗，漢水泛濫，人實爲災。軫念疲羸，因賦四韻。』許渾曾爲郢州刺史，濱臨漢水，且『江村』一聯在許詩中兩出，故此非杜牧作」。

### 贈別<sup>①</sup>

眼前迎送不曾休，相續輪蹄似水流。門外若無南北路，人間應免別離愁。蘇秦六印歸何日？潘岳雙毛去值秋。莫怪分襟銜淚語，十年耕釣憶滄洲。

#### 【注釋】

-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吳在慶考本詩非杜牧作，其理由有二。一、詩中有『蘇秦六印歸何日，潘岳雙毛去值秋』，可見此時詩人尚未出仕。杜牧二十六歲舉進士入仕，與本詩所言牴牾。二、本詩云『十年耕釣憶滄洲』，杜牧絕無『十年耕釣』之經歷，許渾未仕前確有耕釣生涯。故詩當許作」。吳考詳見《杜牧論稿·杜牧疑偽詩考辨》。

## 秋夜與友人宿<sup>①</sup>

楚國同遊過十霜，萬重心事幾堪傷。  
蒹葭露白蓮塘淺，砧杵夜清河漢涼。  
雲外山川歸夢遠，天涯岐路客愁長。  
寒城欲曉聞吹笛，猶臥東軒月滿床。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詩云：『楚國同遊過十霜』及『天涯岐路客愁長』，似許渾之身世經歷，杜牧早年人仕，當無天涯岐路之感，疑非杜詩」。按，詩乃許渾之作。

## 將赴京留贈僧院<sup>①</sup>

九衢塵土遞追攀，馬跡軒車日暮間。  
玄髮盡驚爲客換，白頭曾見幾人閒。  
空悲浮世雲無定，多感流年水不還。  
謝却從前受恩地，歸來依止叩禪關。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觀中二聯似許渾語，尤其是『空悲浮世』『多感流年』句，與杜牧身世仕宦不合，疑非杜詩」。

寄湘中友人<sup>①</sup>

莫戀醉鄉迷酒杯，流年長怕少年催。<sup>（一）</sup>西陵水闊魚難到，南國路遙書未回。匹馬計程愁日盡，一蟬何事引秋來。相如已定題橋志，江上無由夢釣臺。

【校勘記】

「（一）」「少」，《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老」，本詩校：「一作老。」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詩有『南國路遙書未回』及『相如已定題橋志』語，亦似許渾語，疑非杜詩」。

## 江上逢友人<sup>①</sup>

故國歸人酒一杯，暫停蘭棹共裴回。<sup>（一）</sup>村連三峽暮雲起，潮送九江寒雨來。已作相如投賦計，還憑殷浩寄書迴。到時若見東籬菊，爲問經霜幾度開。

### 【校勘記】

「（一）」裴回，《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徘徊」。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

## 金谷懷古<sup>①</sup>

淒涼遺跡洛川東，浮世榮枯萬古同。桃李香銷金谷在，綺羅魂斷玉樓空。往年人事傷心

外，今日風光屬夢中。徒想夜泉流客恨，夜泉流恨恨無窮。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

寄盧先輩<sup>①</sup>

一從分首劍江濱，南國相思寄夢頻。書去又逢商嶺雪，信回應過洞庭春。關河日日悲長路，霄漢年年望後塵。願指丹梯曾到處，莫教猶作獨迷人。

【注釋】

① 觀此詩所云，作者似為南方人，且詩有「關河日日悲長路，霄漢年年望後塵。願指丹梯曾到處，莫教猶作獨迷人」句，當為長年未登第而求援引者，此與杜牧生平不合，詩恐非杜牧作。

## 南樓夜

玉管金罇夜不休，如悲晝短惜年流。歌聲裊裊徹清夜，月色娟娟當翠樓。枕上暗驚垂釣夢，燈前偏起別家愁。思量今日英雄事，身到簪裾已白頭。

## 行經廬山東林寺<sup>①</sup>

離魂斷續楚江壖，葉墜初紅十月天。紫陌事多難暫息<sup>(一)</sup>，青山長在好閑眠。方趨上國期干祿，未得空堂學坐禪。他歲若教如范蠡，也應須入五湖煙。

### 【校勘記】

〔一〕「暫息」，《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數悉」。

【注釋】

-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據詩中『紫陌事多難暫息，青山長在好閑眠』及『方趨上國期千祿』等，似長年奔波江湖及上京，以求千祿，此非杜牧語，疑爲許渾作」。

途中逢故人話西山讀書早曾遊覽<sup>①</sup>

西巖曾到讀書堂，穿竹行莎十里強。湖上夢餘波灩灩，嶺頭愁斷路茫茫。經過事寄煙霞遠，名利塵隨日月長。莫道少年頭不白，君看潘岳幾莖霜。

【注釋】

-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此詩非杜牧作，詳前《西山草堂》詩注<sup>①</sup>。

## 將赴京題陵陽王氏水居<sup>①</sup>

簾卷平蕪接遠天，暫寬行役到罇前。是非境裏有閒日，榮辱塵中無了年。山簇暮雲千野雨，江分秋水九條煙。馬蹄不道貪西去，爭向一聲高樹蟬。

### 【校勘記】

〔一〕「野」，《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校：「又作點。」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陵陽，漢屬丹陽郡，唐時在涇縣，有陵陽山，緊鄰當塗縣，許渾曾在當塗任縣令，疑此詩爲許渾作。許集尚有《陵陽春日寄汝洛舊遊》」。



## 送別<sup>①</sup>

溪邊楊柳色參差，攀折年年贈別離。一片風帆望已極，三湘煙水返何時？多緣去棹將愁遠，猶倚危亭欲下遲。莫殫酒杯閒過日，碧雲深處是佳期。

### 【校勘記】

〔一〕「亭」，《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樓」，本詩校：「又作樓。」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按，此詩云「一片風帆望已極，三湘煙水返何時？」作者當與「三湘」關係密切者，故有「返何時」之歎。此與杜牧事跡不合，恐非杜牧之作。

寄遠<sup>①</sup>

兩葉愁眉愁不開，獨含惆悵上層臺。碧雲空斷雁行處，紅葉已彫人未來。塞外音書無信息，道傍車馬起塵埃。功名待寄凌煙閣，力盡遼城不肯迴。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二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

新柳<sup>①</sup>

無力搖風曉色新，細腰爭妬看來頻。綠陰未覆長堤水，金穗先迎上苑春。幾處傷心懷遠路，一枝和雨送行塵。東門門外多離別，愁殺朝朝暮暮人。

【校勘記】

「一」「雨」，《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日」。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

旅懷作<sup>①</sup>

促促因吟晝短詩，朝驚穠色暮空枝。無情春色不長久，有限年光多盛衰。往事只應隨夢裏，勞生何處是閒時。眼前擾擾日一日，暗送白頭人不知。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

## 雁<sup>①</sup>

萬里銜蘆別故鄉，雲飛雨宿向瀟湘。<sup>〔一〕</sup>。數聲孤枕堪垂淚，幾處高樓欲斷腸。度日翩翩斜避影，臨風一一直成行。年年辛苦來衡岳，羽翼摧殘隴塞霜。

### 【校勘記】

〔一〕「雨」，《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作「水」，本詩校：「一作水。」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六《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

## 惜春<sup>①</sup>

花開又花落，時節暗中遷。無計延春日，何能駐少年。<sup>〔一〕</sup>。小叢初散蝶，高柳即聞蟬。繁豔

歸何處？滿山啼杜鵑。

【校勘記】

「一」「駐」，《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卷五五八《薛能集》均作「留」，本詩校：「一作留。」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卷五五八《薛能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季稿》五二、《統籤》五八三至五九一許渾集不收，《樊川詩集》及其《別集》《外集》亦無載，《季稿》墨筆補入杜牧下，《統籤》六六七至六七二薛能集所據爲紹興山陰陸榮望之選本，中無此首，《季稿》四九鈔本《唐許昌節度使薛太拙詩》收入。此詩之歸屬尚難斷定」。

鴛鴦<sup>①</sup>

兩兩戲沙汀，長疑畫不成。  
錦機爭織樣，歌曲愛呼名。  
好育顧栖息，堪憐泛淺清。  
鳧鷖皆爾類，惟羨獨含情。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存疑待考」。

聞雁<sup>①</sup>

帶霜南去雁，夜好宿汀沙。  
驚起向何處？高飛極海涯。  
人雲聲漸遠，離岳路猶賒。  
歸夢當時斷，參差欲到家。

【校勘記】

〔一〕「猶」，原作「由」。《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作「猶」，本詩校：「一作猶。」今據改。

【注釋】

① 此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二《許渾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此詩由南去之雁而夜夢家山，頓起鄉愁，當非杜牧作。許渾潤州人，與詩意合」。

## 江樓晚望<sup>①</sup>

湖山翠欲結蒙籠，汗漫誰遊夕照中。初語燕雛知社日，習飛鷹隼識秋風。波搖珠樹千尋拔，山鑿金陵萬仞空。不欲登樓更懷古，斜陽江上正飛鴻。

### 【注釋】

① 此詩《樊川詩集注·樊川詩補遺》亦錄，下校：「見《唐音統籤》。」

### 【集評】

《江樓晚望》：此必杜公當秋思歸，故因望而有感也。首二句是江樓晚景，三、四是江樓所望之物，以見物尚知時，況於人乎？五是江樓所望之水，六是江樓所望之山，山與水常存，人與時代謝，此固登樓之所必望，亦登樓之所必懷者。七、八用反言作結，愈見其思歸之切耳。（朱三錫《東岳草堂評訂唐

詩鼓吹》卷六）

## 集外詩二

《集外詩二》錄自《全唐詩》卷五二七《杜牧·補遺》。其中本書上已收錄者，此處不再收錄。

### 懷紫閣山<sup>①</sup>

學他趨世少深機，紫閣青霄半掩扉。山路遠懷王子晉，詩家長憶謝玄暉。百年不肯疏榮辱，雙鬢終應老是非。人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文苑英華》卷一九五杜牧詩，詩題同。



【集評】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楊慎

《升菴詩話》卷五）

【濂溪詩】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楊慎《升菴詩話》卷十三）

題孫逸人山居<sup>(一)①</sup>

長懸青紫與芳枝，塵刹無應免別離<sup>(二)</sup>。馬上多於在家日，罇前堪憶少年時<sup>(三)</sup>。關河客夢還鄉遠<sup>(四)</sup>，雨雪山程出店遲。却羨高人終此老<sup>(五)</sup>，軒車過盡不知誰。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六五四又作羅鄴詩，詩題作《留題張逸人草堂》，下校：「一作杜牧詩。」《文苑英華》卷二二二作杜牧詩，題爲《題孫逸人山居》。

（二）「刹」，《文苑英華》卷二二二杜牧《題孫逸人山居》與本詩均校：「一作世。」《全唐詩》卷六五四《羅

《鄴集》作「路」。「應」，《文苑英華》卷二二二、《全唐詩》卷六五四《羅鄴集》作「因」。

〔三〕「憶」，《全唐詩》卷六五四《羅鄴集》作「惜」。

〔四〕「遠」，《全唐詩》卷六五四《羅鄴集》作「後」。

〔五〕「終此」，《全唐詩》卷六五四《羅鄴集》作「此中」，下校「又作終此」。

### 【注釋】

① 此詩又見《文苑英華》卷二二二、《全唐詩》卷六五四《羅鄴集》。《羅鄴集》詩題作《留題張逸人草堂》，下校：「一作杜牧詩。」胡可先《杜牧研究叢稿·杜牧詩真偽考》以爲「馬上多於在家日」，與杜牧事跡不相合。牧進士及第後，一直任京官與外官，并無馬上之事。考此詩乃羅鄴作，……《唐詩紀事》卷六八稱鄴「俯就督郵」，正與馬上事合」。

### 中途寄友人<sup>(二)</sup>①

道傍高木盡依依，落葉驚風處處飛。  
未到鄉關聞早雁，獨於客路授寒衣<sup>(三)</sup>。  
煙霞舊想長相阻，書劍投人久不歸。  
何日一名隨事了，與君同採碧溪薇。

【校勘記】

〔一〕「中途」，《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途中」。

〔三〕「授」，《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受」。

【注釋】

① 此詩又見《文苑英華》卷二六一，作杜牧詩。然詩中云：「煙霞舊想長相阻，書劍投人久不歸。何日一名隨事了，與君同採碧溪薇。」杜牧早年登進士第而入仕，與此詩所云不合，詩恐非杜牧所作。

吳宮詞二首（一）①

其一

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燼花聲少（三），臺荒麋跡多。茱萸垂曉露（三），菡萏落秋波。無遣君王醉（四），滿城嘖翠蛾（五）。



【校勘記】

〔一〕《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題作《重經姑蘇懷古二首》，題下校：「又作杜牧之詩。」

〔二〕「燼」，《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盡」。「花」，《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燕」，下校：

「又作花。」

〔三〕「曉」，《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校「一作晚」。

〔四〕「遣」，《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復」。

〔五〕「嘖」，《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顰」。「蛾」，《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校：「又作娥。」

【注釋】

① 此二首又見《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題作《重經姑蘇懷古二首》，題下校：「又作杜牧之詩。」馮注本《樊川詩補遺》亦收此詩，下校：「見范成大《吳郡志》。」《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許渾有《姑蘇懷古》，見《英華》卷三〇八，此二首當為重經所詠，見《續古逸叢書》本景宋蜀刻《許用晦文集》二。謝榛《四溟詩話》三云：『王摩詰《送少府貶郴州》。許用晦《姑蘇懷古》二律，亦同前病。』那麼此詩當為許作。」

其二

香逕遶吳宮，千帆落照中。鶴鳴山苦雨<sup>(一)</sup>，魚躍水多風<sup>(二)</sup>。城帶晚莎綠，池連秋蓼紅。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sup>(三)</sup>。

【校勘記】

〔一〕「鶴」，《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鶴」。「苦」，《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欲」。

〔二〕「水」，《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校：「一作海。」

〔三〕「信」，《全唐詩》卷五三〇《許渾集》作「識」，下校：「一作信。」

金陵<sup>①</sup>

始發碧江口，曠然諧遠心。風清舟在鑑，日落水浮金。瓜步逢潮信，臺城過雁音。故鄉何處是，雲外即喬林。



【注釋】

① 此詩馮注本《樊川詩補遺》亦收，題下校：「見《景定建康志》。」又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見《全唐詩外編》）卷七據《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江寧府部》輯作權德輿詩。詩爲何人所作，俟考。

即事<sup>①</sup>

小院無人雨長苔，滿庭修竹間疏槐。  
春愁兀兀成幽夢，又被流鶯喚醒來。

【注釋】

① 此詩馮注本《樊川詩補遺》收入，題下校：「以下三首見《事文類聚》、《全唐詩》。」所謂三首即包括以下《七夕》、《薔薇花》二首。

七夕

雲階月地一相過，未抵經年別恨多。  
最恨明朝洗車雨，不教回脚渡天河。

## 薔薇花

朵朵精神葉葉柔，雨晴香拂醉人頭。石家錦幃依然在，閒倚狂風夜不收。

## 句

幽人聽達曙，聊罷蘇床琴。（《海錄碎事》）①

## 【注釋】

- ① 此二句《全唐詩》卷五四四又作劉得仁《聽夜泉》詩末二句，然文句有所不同，劉詩作「幽人聽達曙，相和一作難羅蘇床吟」。《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海錄碎事》三下誤作杜牧，《英華》一六四載全詩作劉得仁」。故此詩句當為劉得仁詩。

魚多知海熟，藥少覺山貧。（以下《方輿勝覽》）①

【注釋】

① 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兩浙東路下引此二句詩，下注：「賈牧《送友人赴天台幕》。」故詩句恐非杜牧作。

土控吳兼越，州連歙與池。山河地襟帶，軍鎮國藩維①。

【注釋】

① 此四句又見《全唐詩》卷四三六《白居易集》中詩《叙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翟中丞》一詩中第五至第八句。《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朱金城《白居易年譜》繫此詩於貞元十六年（八〇〇），翟（一作崔）中丞爲宣歙觀察使崔衍。宋紹興本，那波本作崔」。據此，則此數句當爲白居易詩。

綠水櫂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垂酒幔，夜柵集茶檣。箬影沈溪暖，蘋花遶郭香。出守吳興①

【注釋】

① 此數句又見《全唐詩》卷五三一《許渾集》，詩題作《送人歸吳興》。《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英



華》二八〇載全詩作許渾。《統籤》五六二收作杜牧，注見《方輿勝覽》。又見許渾手跡中，非杜句」。

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優古堂詩話》）<sup>①</sup>

【注釋】

① 此二句又見《全唐詩》卷五四六《邢群集》，詩題爲《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杜十三兄》。《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謂「杜十三即杜牧，時任睦州刺史。繆鉞《杜牧年譜》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下云，杜牧四十五歲，爲睦州刺史，有《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即邢群。尚有《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並云：『邢群《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杜十三兄》詩，舊混入《樊川文集》中，馮集梧注本據《全唐詩》正之。』此句出自《優古堂詩話》，云：『未臘山梅樹樹花，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邢群詩原附《樊川文集》四，詩話誤引爲杜牧」。

【集評】

【未臘山梅樹樹花】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

## 集外詩三

《集外詩三》主要錄自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其中《全唐詩補編》中有已見於本書上已收者則不再錄。此外見於宋代謝枋得《千家詩》署名杜牧之《清明》詩，儘管今人多有以爲非杜牧詩者，然尚意見不一，爲保存文獻以供研究計，今亦錄於此處。《尊前集》載有杜牧《八六子》詞一首，今據《彊村叢書·尊前集》，一併收於此處。

### 七絕一首<sup>①</sup>

崑□□□萬木中，□□特地一枝紅。擬攀叢棘□寂寥，□□□香感細風。  
見陸心源《吳興金石記》卷四

#### 【注釋】

① 此詩收於《全唐詩補編·全唐詩補逸卷之十二》，小注云：「《吳興金石記》陸心源案略云：『拓本

高一尺三寸，廣二尺三寸，字徑二寸。……談鑰《吳興志》：牧於大中四年十一月授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遣愛塞路。公退之餘，登臨賦詠，碧瀾消暑，俱有留題。蓋亦不知顧渚之有詩刻石也。」又注云：「《吳興金石記》云此詩在顧渚山，詩前有序，已殘泐，錄如次：『□於□□□爲大中五年刺史樊川杜牧奉貢訖事季春□休來□□□七言。』詩及序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三，但殘泐更甚，詩中第二句『特地』作『時池』，似誤。」據此，此詩乃作於大中五年（八五一）晚春。

### 九華山<sup>①</sup>

昔年幽賞快疎慵，每喜佳山在邑封。江上重來六七載，雲間略見兩三峰。凌空瘦骨寒如削，照水清光翠且重。却憶謫仙才格俊，解吟秀出九芙蓉。《輿地紀勝》二二《池州》

#### 【注釋】

① 此詩收於《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補遺卷七》，小注云：「吳在慶謂此詩又見於嘉靖《池州府志》卷八，僅錄後四句。又云杜牧僅在會昌四年九月至六年九月在池州任刺史，此外別無到池州之

跡，亦無遊九華山之作。而據此詩前四句，顯爲詩人重遊九華山之作，所謂「昔年」乃距重遊時六年，而這一情況，顯然與杜牧生平不合。因疑此詩非杜牧作。」

### 貴池亭<sup>①</sup>

倚雲軒檻夏疑秋，下視西江一帶流。鳥簇晴沙殘照墮，風迴極浦片帆收。驚濤隱隱遙天際，遠樹微微古岸頭。祇此登攀心便足，何須箇箇到瀛洲。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一〇《池州府部·藝文》

#### 【注釋】

① 此詩收於《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二十九》。

### 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sup>①</sup>

從前聞說真仙境，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塵史》卷中）

【注釋】

① 此詩收於《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二十九》。按宋代王得臣《塵史》卷中《書畫》記云：「武功蘇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跡，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霄亂史杜牧。從前聞說真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留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托陳驥往彼得之。字體道媚，隱出木間，真希世之墨寶也。』」又繆鉞《杜牧年譜》大中五年云：「據《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一，浙江湖州府長興縣顧渚山，『傍又有二山相對，號明月峽，絕壁峭立，大澗中流，產茶絕佳』。故杜牧遊明月峽，蓋在本年春來顧渚山督採茶時。」

安賢寺<sup>①</sup>

謝家池上安賢寺，面面松窗對水開。莫道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見民國十三年刊徐乃

昌纂《南陵縣志》卷四二

【注釋】

① 此詩收於《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二十九》。

【集評】

【詩中愛用閑字】「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忙始愛閑」，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龔頤正《芥隱筆記》）

【愛閑】庾杲之《致劉虬書》：「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王僧祐為司空祭酒，嘗謝病不與公卿遊，高帝謂其從兄儉曰：「卿從可為朝隱。」儉對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祐嘗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然味其語氣，不當是弟贈兄。劉夢得「功成却愛閑」，姚武功「愛閑求病假」，杜紫微「愛閑能有幾人來」，俱用其語。呂文靖《題天花寺》絕句，又用紫微。（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

【愛閑】陸文裕《春風堂隨筆》云：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宋呂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按此見江鄰幾《嘉祐雜誌》予欲取「愛閑」二字，署山房一軒。庸按：《柳亭詩話》卷四：庾杲之《致劉虬書》：「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王僧祐為司空祭酒，嘗謝病不與公卿遊。高帝謂其從兄儉曰：「卿從

可謂朝隱。」儉對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祐嘗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然味其語氣，不當是弟贈兄。劉夢得「功成却愛閑」，姚武功「愛閑求病假」，杜紫微「愛閑能有幾人來」，俱用其語。呂文靖《題天花寺》詩，又用紫微。據岸舫此條，則文靖直盜竊小杜，文裕考之未廣也。（平步青《霞外摺眉》卷八上

《眠雲舸釀說上》詩話）

## 玉泉<sup>①</sup>

山股遙飛泉，泓澄傍巖石。亂垂寒玉條，碎灑珍珠滴。澄波涵萬象，明鏡瀉天色。有時乘月來，賞跡還自適。《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七四《慶陽府部》

### 【注釋】

① 此詩收於《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二十九》。慶陽府乃北宋宣和七年（一一二五）改慶州置，治所在安化縣（今甘肅慶陽縣）。轄境相當今甘肅西峰、慶陽、合水以北，環縣以東，陝西志丹以西，定邊以南地區。杜牧行蹤未見到此，詩疑非杜牧所作。

## 遊盤谷<sup>①</sup>

巉巖太行高，其下有幽谷。環繞兩峰間，盤向廓山腹。甘泉注肥疇，茂草映修木。勢阻絕  
誼譁，巖深易潛伏。昔人有李願，築地一居獨。白鳥依蘆塘，菰花映茅屋。心怡適所安，  
憂大反忘慾。掉頭不肯應，謂我此樂足。友人韓昌黎，文章驚世俗。長言貴生毛，落落燦  
珠玉。好事買名石，鐫文寄崖隩。已經三十年，磨滅僅可讀。我來不復見，命吏廣追逐。  
訪知石氏遇，猶畏長官督。不愛石上字，秋風一砧覆。易之以千金，復使置巖麓。從此生  
光輝，萬古從瞻矚。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四八《太行山部》

### 【注釋】

① 此詩收於《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二十九》。此詩謂韓昌黎（即韓愈）爲友人，而杜牧乃韓愈  
後輩，平生亦不見相往來，稱韓愈爲「友人」，不似杜牧口氣，疑詩非杜牧所作。



## 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 【注釋】

① 此詩見於南宋末謝枋得所編選《千家詩》，署名杜牧。然其是否杜牧之作，多有懷疑爭議，甚至否定者，如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附校補記》云：「曹寅《棟亭十二種》後村《千家詩》三《節候》門載杜牧《清明》七絕一首云：……此詩收於明代《千家詩》節本，乃三家村課蒙之教科書，數百年來實唐詩最流行之一首。若究其出處，殊為可疑。今馮集梧《杜樊川詩注》，既不載此首，其補遺亦不收，馮氏未加說明，不敢臆斷。但此詩有『清明時節雨紛紛』及『牧童遙指杏花村』二句，似是在北方所作。考杜牧曾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見《舊唐書》查肆柒《杜佑傳》附牧傳，並參孟榮《本事詩·高逸》類《杜舍人牧弱冠成名》條）。然則牧之此《清明》七絕一首，或在此時所作耶？然無佐證。」又繆鉞《關於杜牧〈清明詩〉的兩個問題》（《文史知識》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亦以為此詩乃首見於《千家詩》，此前文獻並無提及杜牧此詩者，只是遲到謝枋得時方出現；且此詩文

韻、魂韻通押，通押用韻與唐人用韻不合等，以爲此詩非杜牧作，乃宋人詩。胡可先《〈清明〉詩作者和杏花村地望蠡測》（見其《杜牧研究叢稿》）亦以爲《清明》詩「最流行的是明代《千家詩》，此節本似與《樊川續別集》無關，其實大不然。因爲《千家詩》節本乃節選自南宋末謝枋得《千家詩》，而謝枋得《千家詩》祖本爲劉克莊《後村千家詩》。考曹寅《棟亭十二種》中《後村千家詩》卷三《節候》門即載杜牧《清明》詩。劉克莊是藏有《樊川續別集》並對此非常熟悉之人，故《後村千家詩》中的《清明》詩當選自《樊川續別集》。」又以爲「《續別集》即洪邁所言『皆許渾詩』，劉克莊所言『十之八九皆渾詩』」。又許渾有《下第歸蒲城別墅居》詩，中有「薄烟楊柳路，微雨杏花村」句，認爲此杏花村即在此蒲城，亦即《清明》詩中之杏花村，地在今山西省永濟縣西。因此認爲「《清明》詩當出自《樊川續別集》」、「《清明》詩作者應爲許渾」。此外否定此詩爲杜牧作者尚多有，然亦有些論者以爲此詩確爲杜牧之作，歧見紛紛，尚難統一。儘管否定者多，且似較爲可信，然其真僞似尚未有定論。

### 【集評】

杜牧之《清明》詩曰：「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此作宛然人畫，但氣格不高。或易之曰：「酒家何處是，江上杏花村。」此有盛唐調。予擬之曰：「日斜人策馬，酒肆杏花西。」不用問

答，情景自見。（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 八六子

洞房深，畫屏燈照，山色凝翠沈沈。聽夜雨冷滴芭蕉，驚斷紅窗好夢，龍煙細飄繡衾。辭  
恩久歸長信，鳳帳蕭疏，椒殿閑扃。輦路苔侵，繡簾垂，遲遲漏傳丹禁。薜華偷悴，翠鬢羞  
整，愁坐望處，金輿漸遠，何時綵仗重臨？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陰。

### 【集評】

【秦杜八六子】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  
聲。」語句清峭，爲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  
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效之。似差不及也。（洪邁《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蕭學中采詞序》：古今作者之作流落多矣，豈獨當吾世爲可恨哉？秦少游詞勝於詩，「正銷  
凝，黃鸝又啼數聲」，乃其詞最勝處。然洪容齋記杜牧之「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乃知少游所出，幾  
於句意倣倣，不止暗合而已。後來行到一溪深處，有黃鸝千百，乃其觀化垂去，神變活脫，猶未離此窠

白。牧之要何可及哉？然予極意求其全不可得，頃乃得之古詩雜襲中，非容齋拈出，詎復知有牧之者？（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九）

少游《八六子》尾闕云：「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唐杜牧之一詞，其末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詞全用杜格。然秦首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淒淒，剗盡還生。」二語甚妙，固非杜可及也。（陳霆《渚山堂詞話》卷一）

《詞綜》一書，采摭精富矣，而失載杜樊川之《八六子》。按是詞見顧梧芳《尊前集》，竹垞凡例曾列是書，而《曝書亭集》又有一跋，謂得吳文定公手鈔本，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與顧氏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非顧氏所撰也。然則此詞必非明人僞作可知。竹垞既見此詞，不解何以弗采。其詞云云（從略）。唐詞傳世甚罕，零璣斷壁，俱屬可寶。第此詞後片一連四句無韻，不應如是之疏。檢《詞綜》所選少游之作亦然，第上片又微有不同，而《詞律》楊纘、晁補之等篇，則第四句皆有韻。紅友疑杜、秦俱有錯誤是也。又按洪文敏曰：「少游《八六子》詞『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余家舊有建本《蘭畹集》載杜牧之一詞，記其末句云云。」（《容齋四筆》）然則詞調俱在，而吳子律詞話謂詞不全而並忘調名，則失考之甚矣。（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十）



集  
外  
文





# 集外文

《全唐文》卷七五〇《杜牧集》收有兩篇未見於《樊川文集》之制誥；周密《癸辛雜識》載杜牧玲瓏山題名，今一併錄於此。

## 授劉縱秘書郎制<sup>①</sup>

敕。具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嘉獎。圖籍之府，命爾爲郎。豈惟振滯求能，且不欲使勳勞一作勞能之後（一），栖栖於塵土中也。可秘書省秘書郎。

### 【校勘記】

〔一〕「且不欲使勳勞一作勞能之後」，《全唐文》卷七五〇無「一作勞能」校語。



【注釋】

①《樊川文集》未收此文，此錄自《文苑英華》卷四〇〇、《全唐文》卷七五〇，均署名杜牧。是否杜牧文，俟考。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sup>①</sup>

敕。某等。予大祭于廟祧，而哀夫先後之家，寢替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下闕）

【注釋】

①按此文《樊川文集》未收，《全唐文》卷七五〇收入《杜牧集》。考《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有《太祖昭憲杜太后傳》、《太祖孝惠賀皇后傳》、《太宗淑德尹皇后傳》，故諸太后、皇后均爲宋人。且《四庫全書》本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五二收入此文，故文非杜牧作，乃《全唐文》誤收。

## 玲瓏山杜牧題名<sup>①</sup>

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

### 【注釋】

①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吳興園圃》條：「玲瓏山，在下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蕪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有張謙中篆書於石上，有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據此，則題名乃在大中五年（八五一）八月八日杜牧初卸湖州任時。



# 附錄一

## 杜牧研究資料

### (一) 生平傳記資料

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顓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人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

牧從兄悰隆盛于時，牧居下位，心常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

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及其實僚素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難乎語於正矣！牧之文章，惊之長厚，能否既異，才位不倫，命矣夫！（《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附《杜牧傳》及史臣評論）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顛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

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

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斂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

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

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驅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驅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

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人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劄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快快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



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宋祁等《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杜牧傳》）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又公自述不曾歷小比，此必傳之誤。）（李綽《尚書故實》）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睨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觀，得以寓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尚，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靡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鄰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綵舟，欲與之語。母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爲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霄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詰之，其夫慮爲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曰：「且納我賄，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復曰：「待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熟視舊札，俛首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以導其志，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蔭子滿枝。」翌日，遍聞於好事者。（高彥休《闕史》卷上）

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慙媿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撲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祜其次耳。張曰：「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題金山寺》詩曰：『（此寺大江之中。）』『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祜《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較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戍，還歸細柳營。迴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無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賦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立虔；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豈唯偏黨乎？」張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鴻鐘運擊，瓦缶雷鳴；榮辱糾繩，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柷而歸。二生終身

偃仰，不隨鄉試者乎。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尹曰：「李直水，（林宗字也。）吾之猶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酒之交，酷吟枯《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則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君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此歌宮娥諷念思鄉，而起長門之思也。枯復遊甘露寺，觀前盧肇先輩題處曰：「不謂三吳經此詩人也。」枯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因而仰伏，願交於此士矣。（范摅《雲溪友議》卷中）

杜牧侍郎，罷宣城幕，經陝圻，有錄事肥而且巨，……牧爲詩以挫焉。……《贈肥錄事》，杜紫微：「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裋。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樂坤。」（范摅《雲溪友議》卷中）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入關來。」（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張枯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枯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敏捷》）

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願罷鎮閑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二行紅粉一時迴。氣意閑逸，傍若無人。」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於崔郾，遂登第。郾東都放榜，西都過堂，牧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人關來。」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令牧閒行，閱奇麗，得垂髻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爲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牧初自宣城幕除官人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自湖州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至京果卒。或曰：舍人未爲流落，而遽及之，魄已喪矣。……」李義山作《杜司勳》詩云：「高樓風雨歎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又云：「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歎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時杜撰韋碑。）（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六「杜牧」）

謹按《唐書·杜甫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縣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

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左拾遺、尚書工部員外郎。甫生二子：宗文，宗武。夢弼今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縣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慄，悰，恂，惛。從郁二子：牧，顛。群從中僚官最高，而牧名最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既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屬文。大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玄同年。初未第，來東都，時主司侍郎崔郾，大學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君選才，僕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書，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誦之，郾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請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還。」辭容激厲。郾曰：「諸生多言牧疎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後又舉賢良方正科，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拜侍御史，累遷左補闕，歷黃、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兵法戎機，平昔盡意。嘗以從兄悰更歷將相，而已困躓不振，怏怏難平。卒年五十，臨死自寫墓誌，多焚所為文章。詩情豪邁，語率驚人。識者以擬杜甫，故呼「大杜」、「小杜」以別之。後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注

坡，謂圓快奮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風情頗張，不能自遏。時淮南稱繁盛，不減京華，且多名姬絕色，牧恣心賞，牛相收街吏報杜書記平安帖子至盈篋。牧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閒居，家妓爲當時第一，宴朝士，以牧風憲，不敢邀。牧因遣諷李使召己，既至曰：「聞有紫雲者妙歌舞，孰是？」即贈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袖一時回。」意氣閒逸，傍若無人，座客莫不稱異。大和末，往湖州，目成一女子，方十餘歲，約以十年後吾來典郡當納之，結以金幣。洎周墀入相，上箋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從人，兩抱雛矣。賦詩曰：「自恨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此其大概一二。凡所牽繫，情見於辭。別業樊川，有《樊川集》二十卷，及注《孫子》，並傳。同時有嚴憚，字子重，工詩，與牧友善，以《問春》詩得名。昔聞有集，今無之矣。（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

## （二）唐代贈酬題詠詩文

《讀池州杜員外杜秋詩》：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作杜秋詩。可知不是長門閉，也得相如第一詞。（張祜《張承吉文集》卷四）

《和池州杜員外題九峰樓》：秋城高柳啼晚鴉，風簾半鉤清露華。九峰叢翠宿危檻，一夜孤光懸冷

沙。出岸遠暉帆斷續，入溪寒影雁差斜。杜陵春日歸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張枯《張承吉文集》卷七）

《奉和池州杜員外重陽日齊山登高》：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繁絃對落暉。紅葉樹深山逕斷，碧雲江淨浦帆稀。不堪孫盛嘲時笑，願送王弘醉夜歸。流落正憐芳意在，砧聲徒促授寒衣。（張枯《張承吉文集》卷七）

集》卷七）

《奉和池州杜員外南亭惜春》：草霧輝輝柳色新，前山差掩黛眉頻。碧溪潮漲暮侵夜，紅樹花深醉度春。幾恨今年時已過，翻悲昨日事成塵。可知屈轉江南郡，還就封州詠白萍。（張枯《張承吉文集》卷七）

《江上旅泊呈池州杜員外》：牛渚南來沙岸長，遠吟佳句望池陽。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還須是孟嘗。江郡風流今絕世，杜陵才子舊爲郎。不妨酒夜因閑語，別指東山是醉鄉。（張枯《張承吉文集》卷八）

《題池州杜員外弄水新亭》：廣廈光奇輩，恢材卓不群。夏天平岸水，春雨近山雲。蜿衍棖藪揭，端完柱石分。孤帆驚乍駐，一葉動初聞。晚檻餘清景，涼軒啓碧氛。賓筵習主簿，詩版鮑參軍。露灑新篁滴，風含秀草熏。何勞思峴嶺，虛望漢江濱。（張枯《張承吉文集》卷九）

《和杜舍人題華清宮三十韻》：五十年天子，離宮舊粉牆。登封時正泰，御宇日初長。上位先名實，中興事憲章。舉戎輕甲冑，餘地取河湟。道帝玄元祖，儒封孔子王。因緣百司署，叢會一人湯。渭水波搖綠，秦山草半黃。馬頭開夜照，鷹眼利星芒。下箭朱弓滿，鳴鞭皓腕攘。畋思獲呂望，諫祇避周昌。兔跡貪前逐，梟心不早防。幾添鸚鵡勸，頻賜荔枝嘗。月鎖千門靜，天高一笛涼。細音搖翠佩，輕

步宛霓裳。禍亂根潛結，昇平意遽忘。衣冠逃大虜，鼙鼓動漁陽。外戚心殊迫，中途事可量。雪埋妃子貌，刃斷祿兒腸。近侍煙塵隔，前蹤輦路荒。益知迷寵佞，惟恨喪忠良。北闕尊明主，南宮遜上皇。禁清餘鳳吹，池冷映龍光。祝壽山猶在，流年水共傷。杜鵑魂厭蜀，蝴蝶夢悲莊。雀卵遺雕栱，蟲絲罨畫梁。紫苔侵壁潤，紅樹閉門芳。守吏齊鴛瓦，耕民得翠璫。歡康昔時樂，講武舊兵場。暮鳥深巖靄，幽花墜徑香。不堪垂白叟，行折御溝楊。（張祜《張承吉文集》卷十）

邢群《郡中有懷寄上陸州員外杜十三兄》：城枕溪流更淺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處處花。雖免嶂雲生嶺上，永無音信到天涯。如今歲晏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見《全唐詩》卷五四六）

李遠《贈弘文杜校書》：高倚霞梯萬丈餘，共看移步入宸居。曉隨鸛鷺排金鎖，靜對鉛黃校玉書。漠漠禁煙籠遠樹，泠泠宮漏響前除。還聞漢帝親詞賦，好爲從容奏子虛。（見《全唐詩》卷五一九）

《酬邢杜二員外·并序》：新安邢員外懷洛下舊居，新定杜員外思關中故里，各蒙緘示，因寄二詩以酬。

雪帶東風洗畫屏，客星懸處聚文星。未歸嵩嶺暮雲碧，久別杜陵春草青。熊軾並驅因雀噪，隼旗齊駐是鴻冥。豈知京洛舊親友，夢繞潺湲江上亭。（許渾《丁卯集》卷上）

《酬杜補闕初春雨中舟次橫江喜裴郎中相迎見寄》：江館維舟爲庾公，暖波微渌雨濛濛。紅橋迤



邏春巖下，朱旆聯翩曉樹中。柳滴圓波生細浪，梅含香豔吐輕風。郢歌莫問青山吏，魚在深池鳥在籠。

（許渾《丁卯集》卷上）

溫庭筠《上杜舍人啓》：某聞物乘其勢，則替汜畫塗；才戾於時，則荷戈入棘。必由賢達之門，乃是坦夷之逕。是以陸機行止，惟繫張華；孔闓文章，先投謝朓。遂得名高洛下，價重江南。惟彼歸黃，同於拾芥。某弱齡有志，中歲多虞。模孝綽之辭，方成賤奏；竊仲任之論，始解言談。猶恨日用殊多，天機素少。揆牛涔於巨浸，持蟻垤於維嵩。曾是自強，雅非知量。李郢秀奉揚仁旨，竊味昌言。豈知沈約扇中，猶題拙句；孫賓車上，欲引凡姿。進不自期，榮非始望。今者末塗怛悵，羈宦蕭條。陋容須託於媒揚，沈痼宜蠲於醫緩。亦嘗懷鉛信史，鼓篋遺文。頗知甄藻之規，粗達顯微之趣。倘使閣中撰述，試傳名臣；樓上妍媸，暫陪諸隸。微迴木鐸，便是雲梯。敢露誠情，輒干牆仞。（見《文苑英華》卷六六二）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鏑利，鬢絲休歎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時杜奉詔撰韋碑。）（李商隱《李義山詩集》卷五）

《杜司勳》：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李商隱《李義山詩集》卷六）

《李賀小傳》：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李商隱《李義山文集》卷四）

趙嘏《杜陵貽杜牧侍御》（一作《題杜侍御別業》）：紫陌塵多不可尋，南溪酒熟一披襟。山高畫枕

石牀隱，泉落夜窗煙樹深。白首尋人嗟問計，青雲無路覓知音。唯君懷抱安如水，他日門牆許醉吟。

（見《全唐詩》卷五四九）

趙嘏《抒懷上歙州盧中丞宣州杜侍御》：東來珠履與旌旗，前者登朝亦一時。竹馬迎呼逢稚子，柏台長告見男兒。花飄舞袖樓相倚，角送歸軒客盡隨。獨有賤夫懷感激，十年兩地負恩知。（見《全唐詩》卷五四九）

趙嘏《代人贈杜牧侍御》（宣州會中）：郎作東台御史時，妾長西望斂雙眉。一從詔下人皆羨，豈料恩衰不自知。高闕如天縈曉夢，華筵似水隔秋期。坐來情態猶無限，更向樓前舞柘枝。（見《全唐詩》卷五四九）

《投杜舍人》：牀上新詩詔草和，欄邊清酒落花多。閑消白日舍人宿，夢覺紫薇山鳥過。春刻幾分添禁漏，夏桐初葉滿庭柯。風騷委地苦無主，此事聖君終若何。（薛能《許昌集》卷五）

李郢《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白蘋亭上一陽生，謝朓新裁錦繡成。千嶂雪消溪影綠，幾家梅綻海波清。已知鷗鳥長來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愧龍門重招引，即拋田舍棹舟行。（見《全唐詩》卷五九〇）

崔道融《讀杜紫微集》：紫微才調復知兵，長覺風雷筆下生。還有枉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閒情。（見《全唐詩》卷七一一四）

《高蟾先輩以詩筆相示抒成寄酬》：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杜牧舍人贈張祜處士

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蟾有《後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鄭谷《雲台編》卷一）

### （三）歷代序、跋、提要

《跋樊川集》：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讎，惟牧之集誤繆特甚。予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書以示子適，尚成吾意。開禧丙寅十一月二十七日，放翁書。（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

小杜詩古稱可法，而善本甚罕，世所有者，字多魚魯，學者病之。今監司權公（克和）與經歷李君（蕃）議之，符下知錦山郡事李君（賴），令詳校前本之訛謬而刊之。始於庚申三月，歷數月而告成。公之嘉惠學者其可量哉。前通政大夫成均大司成知製教鄭坤跋。（明正統五年六月朝鮮全羅道錦山刻本《樊川文集夾注》書末鄭坤跋）

《樊川集序》：「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子輿所言，開千古尚友。人生而克（？）知其人，而詩書不為陳牘，頌讀不為呶唔，恕先在焉，呼之或出。善頌讀者，當作是觀。嗟乎，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也。不知其人而思之拊髀，失之交臂，掩卷但有生不同時之嘆。即文在茲，而作者之神情與述者之向往，漠焉河漢安所取？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頌之讀之，侈經生窮年累世之勤劬哉！」

予友復止氏，東里世家，西崑靈裔，文裾奕奕，經笥便便，自舞象侍尊先公太初先生壇坫，氣猛吞牛，才雄吐鳳，翔千仞而驚八極。是父是子，并登作者之堂。復止趨庭有間，垂帷屈首，殫力搜鄴架之奇，上下數千載，赤文綠字諸靈秘，幾幾乎追神脈望，與古俱化。生平欣賞，獨神往杜牧之其人。歲辛巳，與予問業方山別墅，不固我，出所丹鉛《樊川集》，指授往復，若穆然見牧之於詩書。牧之以樊川傳久矣，樊川以復止傳，又寧有既乎！予椎魯無文，即日對樊川，希少有領略。自分於復止，得髓得膚，見地迥別，乃復止於樊川以獨有會也。樊川在當時，感憤風雲，依光日月，清華之業，鵲起蟬聯，斯亦無所不得志。顧津津思以著述壽樊川，若將并一時禽魚花鳥，長留飛躍之趣以不朽。嗟乎，牧之而直爲一禽魚一花鳥，津津微靈不律哉！今其集具在，若賦若詩若論著，流連沉痛，練達周詳，頌之讀之，樊川在焉，夫將遇之且暮。昔賢謂李杜文章，光焰萬丈，作者罕儷，輒進樊川而伯仲之，謂小杜得其雄健。予始不信，乃今知之已。反覆《罪言》、《兵論》，颯颯乎竦，荃宰之神爲下，蓼莪之聽竟究，功歸於聽者，而言者之罪至今。夫言有當於用，何渠必收言者之利！「實事不言，而言事不實」，此則樊川之所痛心，未始引以分咎也。讀《樊川集》者，作如是觀，復止以爲然否？昔晁補之策安南兵事，亦援樊川前著，肆爲《罪言》。兩賢異代，志一道同，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後有作者，弗可及已。乃予不敏。若於復止，有以觀其深也。丙子之役，復止挈馬兔，走燕雲，憑弔淋漓，多得諸墟頭盾鼻。已復聞天驕犯順，憂在至尊，則嘗走（？）當事，借籌分肉食之謀，幾幾乎《罪言》哉！當事者用以窺左足（？），戎醜爲喙駝，則言之者無罪，顧不自

列於功人也。牧之、補之，與我復止，鼎峙千秋矣。復止之嗜樊川，自具手眼，直會樊川苦心，並欲使知人者互出其手眼，於頌讀之外，繕而壽諸梓，且欲壽其尊公《太初遺稿》，并行於世。猗嗟乎，東里家學，源濬而流爲長，又安所紀極？補之爲宋聞人，著述表表，前無作者。其父君成，起家新城令，博偉俊辨，蘇長公與之遊，不知其人；會補之以史館都文譽，而後君成之文學賴以聲施，長公以爲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之報。余於復止喬梓亦云。復止《樊川集》行，不固我，屬之枝駢。夫金鐘大鏞，自應懸之東序，願進擊瓮扣缶者，而與之鼓吹休明，謂不知量何。雖然，予之知復止，未始非復止之知樊川也。余更怵然於東里代起之有家學。予於七書三篋，未見一班，映雪瞻（？）雲，此際不禁愴怛也。崇禎壬午楔日同邑社弟張巽申潔修題。（葉幫義抄自昭質堂本《樊川文集》張巽申所作《序》，原文不易辨認字後加「？」以存疑）

臣等謹案：《樊川集》二十二卷，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官至中書舍人。事跡具《唐書》本傳。是集爲其甥裴延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而晁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卷。新城王士禎謂舊藏杜集止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考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宋熙寧六年田概序，較之後村所見別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不收焉，則又經後人刪定，非克莊所見本矣。牧嘗稱元白歌詩傳播，使子女母交口誨淫，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其持論甚峻。《後村詩話》則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青樓薄倖之

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是亦公論。然牧詩風骨實出元白之上。其古文縱橫奧衍，《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亦非元白所可及也。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恭校上。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樊川集》提要）

《杜樊川集注序》：義山、牧之，世亦以李、杜並稱，而玉谿生詩，注釋者多，詞旨愈晦。自吾師馮孟亭先生，澡雪精神，蕩滌繁穢，如《錦瑟》、《碧城》之什，《井泥》、《鏡檻》之篇，如燭照幽，若針通結，鄭箋有倫，楚豔斯張。今鷺庭編修其賢嗣也，……嘗以樊川一集，前人未有發明，取飭群言，積牘盈尺，既蕺功有日矣，新宮不戒，餘燼莫收，又復寒暑勤劬，左右采獲，遲之一紀，始得醒焦桐於爨下，回幸草于春餘。注成，屬余爲序。余惟牧之內懷經濟之略，外騁豪宕之才。當其時，藩鎮方張，朝廷多事；五諸侯並起，欲逼天閭；十常侍未除，先驚帝座。屯蜂畫聚，社鼠宵行。江充既兆亂於犬臺，賈誼轉埋忠于鵬舍。往往激昂狂節，搖蕩愁旌；陳兵事之書，一麾願乞；揭《臯言》之目，三別奚辭。觀其《獨酌》成謠，《感懷》發詠，固非徒以一己牢愁之語，托之無端綺靡之詞者也。而乃偃蹇幕僚，浮沉朝籍，攬霜毛於春鏡，裹雨褐於秋船，茹鯁空憂，叫閭無助。惟是留雲夢裏，中酒花前，憑街子而說生平，對樗蒲而論心事。綠葉成陰之慨，青樓薄倖之名；壯志飄蕭，才人落魄。此又寫深情之帖，莫喻纏綿；讀《小雅》之篇，難名悱惻也已。鷺庭博采史編，綜核時事，佇伊人于湓浦，眷往跡于朱坡，泔彼餘波，節之雜佩。花紅玉白，能通諷諭之心；酒醒燈殘，爲搵英雄之淚。不穿鑿以側附，不濛朥以詭隨，情貌無遺，詮貫有叙。起

古人而亦感，俾後學之不迷。是一編也，可以不朽矣。獨念義山、牧之，實爲有唐一代詩人之殿。蒞中原之牛耳，張大國之螯弧，並號霸才，足推餘勇。然而風流已遠，文采僅存，誠不意時閱乎千載之餘，而注成於一家之手。靈源得濬，幽徑重搜。若鷺庭者，在小杜爲功臣，在吾師爲肖子。蘭陔養志，勝廣束皙之詩；《水調》傳聲，待續揚州之夢。嘉慶辛酉春二月既望，錢唐吳錫麒撰。（吳錫麒《樊川詩集注序》）

注杜牧之《樊川詩》四卷，既輟簡，序之曰：注詩之難，昔人言之，自孟子有知人論世及以意逆志之說，而奉以從事者，不無求之過深。夫吾人發言，豈必動關時事。牧之語多直達，以視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爲辭晦者，迥乎不侔。且以毛公序《詩》，師承有自，而後儒尚有異議，況其下此，抑又可知。茲故第詮事實，以相參檢，而意義所在，略而不道。……牧之詩向多有許渾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別集各一卷，茲多未暇論及，蓋亦以牧之手所焚棄而散落別見者，非其所欲存也。趙岐于《孟子》，不爲外書四篇作注，亦其例也。牧之出處之跡，史傳瞭知；即詩亦可概見。茲仍其編次，不加更定。第才非著述，多所闕謬，豐取矜擇，靡得而稱；若其字句之異同，則頗廣蒐他本，詳爲附注。蓋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實用王欽臣《談錄》之例云。嘉慶三年十月日桐鄉馮集梧書。（馮集梧《樊川詩集注自序》）

樊川以文章風節著於唐代，其集經歷朝之所著錄、流衍、刊訂，論列已久，無待讚述。惟其詩文散見於各總集、類集，以外絕少行本，而文集尤罕焉。宜都楊學博惺吾，嘗遊東瀛，於官庫摹寫此本，定爲宋

槩，記其始末，考論綦詳。會予宰黃岡，與學博同官，乃獲見之。歎其精而又慮其久而就淹也，亟付梓人，越一載而藏事。竊惟古籍流傳，閱時既久，脫誤滋多，尤大厄於明人，其士大夫學者類，勇於竄改舊本。經史諸編尚復沿訛，而況一家之集乎？故宋槩爲世珍秘，不特收藏鑒別侈爲觀美，抑亦證古訂俗多所津逮也。學博之記此本，其言甚辨。予考新城王文簡《居易錄》，謂舊藏杜集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按唐《藝文志》，《樊川集》本二十卷，而凡所傳外集、別集、續別集，皆宋人所蒐輯。文簡偶未檢唐志，故其言然。特以其言證之，則此本之爲宋槩無疑。又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僅載外集一卷，未及別集。此本後附外集、別集，卷數少於後村所見之本，多於公武所見之本。是不特後村未見此本，即公武亦恐未之見也。予簿書之暇，既刻景蘇園帖行於世，而樊川亦曾刺此州。是杜、蘇二公所遺留者，固皆文獻掌故之所關。記曰：睹其器者進而索其神，後之覽者或憬然而長思，慨然而興起焉。茲集之刻，又烏可緩哉？光緒二十有二年秋八月成都楊壽昌撰。（楊壽昌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卷首序）

宋槩《樊川文集》廿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原本藏日本楓山官庫，無刊板年月，避「桓」、「鏡」等字，不避「貞」、「慎」字，當是北宋本。然每卷不爲總目，而以總目居卷首，亦非唐本之舊。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是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是劉所見者，別集之外更有續別集。此本無續別集，故無《南海府罷》詩。《提要》誤以劉所指者在別集



中，又以今之別集只一卷，較劉所見少二卷，遂疑又爲後人刪定，不知別集有熙寧六年田槩序，明云五十九首編爲一卷，此本一一相合，安得有刪削之事。則知後村所見續別集更爲後人所輯，反不如此本之古。《全唐詩》編牧詩爲八卷，其第七、八兩卷，皆此本所無，而與《許丁卯集》複者五首，當即後村所見之續別集中詩。考牧詩，唯正集皆爲牧作，其外、別兩集，已多他人之詩，如外集之《歸家》一首，爲趙嘏詩；《龍邱途中二首》、《隋苑》一首，見《李義山集》；別集之《子規》一首，見《太白集》，皆採輯之誤，不獨續別集有許丁卯詩也。樊川詩文爲有唐大家，近唯桐鄉馮氏注其詩集行世，其文集罕傳。余故不惜重費，使書手就庫中影摹以出，待好事者重鐫焉。光緒癸未四月宜都楊守敬記于東京使館。（楊守敬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卷首序）

#### （四）歷代著錄

杜牧注《孫子》三卷。（《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

《樊川集》二十卷，杜牧撰。（王堯臣、歐陽修《崇文總目》卷五）

杜牧注《孫子》三卷。右唐杜牧之注。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而其所

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將有取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下）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右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大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引大事，指陳利病。爲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死自爲墓誌，悉焚所爲文章。其甥裴延翰輯其藁編次，爲之《後序》。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中）

《注孫子》二卷，唐中書舍人杜牧之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唐中書舍人京兆杜牧牧之撰。牧，佑之孫，其甥裴延翰編而序之。外集皆詩也。又在天台錄得集外詩一卷，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豔，有氣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六）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別集一卷。（《通志》卷七〇）

杜牧注《孫子》三卷。晁氏曰：唐杜牧牧之注。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晁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大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

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終自爲墓誌，悉焚所爲文。其甥裴延翰輯其稟，編次其文，後序。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陳氏曰：牧，佑之孫。在天台錄外集詩一篇，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豔，有氣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後村劉氏曰：杜牧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三三）

《樊川詩集》四卷。中書舍人杜牧之，京兆人也。（高儒《百川書志》卷十四）

《孫子》一卷，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故張守節《正義》以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爲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此書注本極夥。《隋書·經籍志》所載，自曹操外，有王凌、張子尚、賈詡、孟氏、沈友諸家。唐志益以李荃、杜牧、陳皞、賈林、孫鎬諸家。馬端臨《經籍考》又有紀燮、梅堯臣、王皙、何氏諸家。歐陽修謂：「兵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其言最爲有理。然至今傳者寥寥。（永瑤

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兵家類)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大和二年登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事跡附載《新唐書·杜佑傳》內。是集爲其甥裴延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卷。王士禎《居易錄》謂舊藏杜集止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考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故士禎云然也。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寧六年田概序，較克莊所見別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不收焉，則又經後人刪定，非克莊所見本矣。范攄《雲溪友議》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媠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案《杜秋娘》非豔體，克莊此語殊誤。）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新唐書》亦引以論白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曰：「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冬寒夏熱，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云云。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有是語，及爲戡誌

墓，乃借以發之，故據以爲牧之言歟？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曰：「經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熏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長慶體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別集類四）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其文集二十卷與《唐志》合，外集一卷與《讀書志》合，惟《後村詩話》稱續別集三卷，此僅別集一卷，而無續集，蓋佚之矣。牧作《李戡墓誌》，述其詆元、白之言甚悉。（案《雲溪友議》誤以戲語爲牧語，今考正。）劉克莊獨不謂然。今考牧詩冶蕩，誠不減元、白，然其風骨則迥勝。雜文排冪縱橫，亦非元、白所及也。（永瑤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杜牧之《樊川集》一部，六冊。（《文淵閣書目》卷二）

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菴（乾學）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四「談藝」四）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牧之集，舊人從宋本摹寫者。新刻校之，無大異，此翻宋雕之佳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題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前有裴延翰序，別集有熙寧八年田概序。集本廿卷。晁氏《讀書志》有外集一卷。王漁洋《居易錄》：見宋雕本，有續別集三卷。此本無續別集，而有外集、別集各一卷。外集，晁氏本所有，別集，田概所益，與《居易錄》所見別一本。每頁廿行，行十八字。（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

《樊川文集》二十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明刊本）。唐杜牧撰。嘉靖刻本，全仿宋本，楮印亦精好。錢遵王嘗謂近刻《牧之集》，乃翻宋雕之佳者，與宋本相較，無大異也。舊爲述古堂藏本。（卷首有「錢興祖印」、「錢孝修圖書印」二朱記。）（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左補闕史館修撰京兆杜牧撰。晁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大和二年進士。爲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終自爲墓誌，悉焚所爲文。其甥裴延翰集其藁，編次其文。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讀書志》）陳氏曰：牧，佑之孫。在天台錄集外詩一篇，別見詩集，未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豔，有氣槩，非晚唐人所及也。（《陝西通志》卷七五）

《樊川別集》。杜牧《樊川集》語多猥澁，惟別集句調新清，宋姚西溪以別集爲許渾詩，言之有據，且今世許集傳本多鬱林詩，蓋渾曾至鬱林也。杜牧未有粵西之行，而別集忽有「松牌出象州」之句，似可證非牧詩。然其中又有《寄許渾》并「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然疑信相半，千載而下莫能爲之

分別也。（《徐氏筆精》卷三）

《樊川文集夾注》零本二卷，明刊本，寶素堂藏，現存一、二卷，無序文及刊行歲月，編注名氏俱未詳。每卷首題樊川文集卷幾，下記夾注，次行署中書舍人杜牧，次行有目錄。第一卷載賦三首，古詩二十八首，第二卷載律詩六十七首。各句下夾注頗詳，卷末更附添注。每半板八行，行十七字，界長七寸四分，幅四寸八分，四周雙邊。此本板式陋劣，然仿佛存古本之體，或是朝鮮國人所刊歟？（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

《樊川文集夾注》殘本二卷，朝鮮刊本，存一、二卷。無序文及刊行歲月，亦不知注者爲何人。審其字體紙質，確爲朝鮮人刻版。……注頗詳，瞻卷末又附添注。注中引北宋人詩話說部，又引《十道志》、《春秋後語》、《廣志》等書甚多，知其得見原書，非從販鬻而出，當爲南宋人也。自來著錄家無道及者，豈即朝鮮人所撰歟？惜所存僅二卷，不得詳證之耳。森立之《訪古志》稱爲寶素堂舊藏，顧無小島印記，當是偶爲鈐押耳。（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樊川文集夾注》四卷、外集夾注一卷，唐杜牧撰，佚名注，朝鮮刻本，四冊，邢捐（邢之襄捐贈）。（《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卷六）

杜牧《樊川文集》的編輯經過，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敘述得最爲詳盡。裴氏云：「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杜佑）之別墅在焉。上五年（按：此當指大中五年）冬，仲舅（杜牧）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

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制，大乎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爲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按：此據《四部叢刊》影印本過錄，其中數處，似有誤字。）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杜牧在逝世前，文章千百紙，全遭焚燬，所留才十二三。幸而裴延翰所保藏的比焚餘者多十七八，於是離爲二十編，共存詩文四百五十首，這個本子一直流傳下來，未曾散佚，所以《崇文總目》著錄仍爲二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較裴延翰原編多外集一卷，不知何人所編。晁氏注云：「外集，皆詩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與《讀書志》同，但注云：「又在天台錄得集外詩一卷，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檢詩集類，未見著錄。）《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詩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但陳氏所謂集外詩一卷和劉後村所說的續別集三卷，今皆不見。



徐焞《紅雨樓題跋》云：「《雍錄》曰：樊川在長安杜縣之樊鄉也。高帝以樊噲灌廢丘有功，封邑於此，故曰樊川，即後寬川也。又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里，杜佑別墅在焉。故裔孫牧，目其文爲《樊川集》。別集一卷，姚寬《西溪叢話》以爲許渾之詩，許曾至鬱林，杜未有西粵之役，而別集有『松牌出象州』之句，姚語或有據也。然其中又有寄許渾并『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疑信相半，難於辨白。萬曆庚子春徐惟起。」可見正集以外的詩作，南宋以來，就爲讀者所疑。

王士禎《居易錄》云：「予舊藏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庵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但王氏却没有說明所多出的卷數。其他各藏書家著錄，也都未見宋元舊刻，傳世祖本，大抵爲翻宋雕本。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著錄《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謂係「從宋本摹寫者，新刻校之無大異，此翻宋之佳也」。摹寫本今已不見，所謂翻宋雕本，爲《樊川文集》二十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著錄，謂係嘉靖刻本，全仿宋本，楮印精好，舊爲述古堂藏本，卷首有錢興祖印、錢孝修圖書印二朱記。葉德輝云：「興祖，曾從子，亦富藏書，當時距刻本僅三四十年，已爲錢氏推重，今日明本益見寥落，似此仿宋精美，紙幅寬大，安得不爲鎮庫寶耶」（見《郎園讀書志》七）。此外，孫氏平津館、丁氏善本書室皆有此種，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四部叢刊》所據以影印的，也是這個本子。《書錄》云：「宋諱避桓、鏡等字，是從北宋本出。」此本較晁、陳二氏所記，多別集一卷。此別集係杜陵田槩熙寧六年（一〇七三）所輯，田氏有序云：

集賢校理裴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詩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於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亡，取別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按：外集有《後池泛舟送王十》詩，與別集所錄不同。）

田槩所編別集，共詩六十首，而外集據明刊本共詩一百二十七首，和田氏所說集外詩數目也不同。

光緒丙午（一九〇六）成都楊壽昌（字應南，號葆初）景蘇園影宋本出，係楊守敬使書手就日本楓山官庫中藏本影摹的。楊氏於光緒癸未（一八八三）序云：「宋槧《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原藏日本楓山官庫，無刊板年月，避桓、鏡等字，不避貞、慎字，當是北宋本。然每卷不爲總目，而以總目居卷首，亦非唐本之舊。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是許渾詩。牧之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是劉所見者，別集之外，更有續別集。此本無續別集，故無《南海府罷》詩。《提要》誤以劉所指者在別集中，又以今之別集只一卷，較劉所見少二卷，遂疑之又爲後人刪定。不知別集有熙寧六年田槩序，明云五十九首編爲一卷，此本一一相合，安得有刪削之事。則知後村所見續別集更爲後人所輯，反不如此本之古。《全唐詩》編牧詩爲八卷，其第七、八兩卷，皆此本所無，而與許渾《丁卯集》複者五首，當即後村所見之續別集中詩。考牧詩唯正集皆爲牧作，其外、別兩

集，已多他人之詩。如外集《歸家》一首爲趙嘏詩；《龍邱途中》二首、《隋苑》一首見《李義山集》；別集之《子規》一首，見《太白集》，皆採輯之誤，不獨續別集有許丁卯詩也。「楊氏辨外、別二集與後村所稱續別集不同，別集亦非後人刪削續別集而成，甚是。但楊文也有錯誤，謂《全唐詩》牧詩與許渾複者僅五首，殊不然也。」

關於杜牧集的注釋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六有《樊川文集夾注》零本二卷，止存第一二兩卷，無序文，刊行歲月及編注名氏俱未詳。記云：「每卷首題『樊川文集卷幾』，下記夾注，次行署中書舍人杜牧，次行有目錄。第一卷載賦三首，古詩二十八首；第二卷載律詩六十七首。各句下夾注頗詳，卷末更附添注。每半版八行十七字，界長七寸四分，幅四寸八分，四周雙邊。此本版式陋劣，然仿佛存古本之體，或是朝鮮國人所刊與。」楊守敬之《日本訪書志》十四，亦有此殘卷，注朝鮮刊本，並云：「注中引北宋詩話說部，又引唐《十道志》、《春秋後語》、《廣志》等書甚多，知其得見原書，非從販鬻而出，當爲南宋人也。自來著錄家無道及者，豈即朝鮮人所撰與？惜所存僅二卷，不得詳證之耳。」此書《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樊川文集夾注》四卷、外集夾注一卷，佚名注，朝鮮刊本，係邢之襄所捐贈，較之日本所藏，顯然更爲完全。

注釋本中最通行的，當屬清代馮集梧《杜樊川集注》，計正集四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裕德堂刊本。首嘉慶辛酉（一八〇一）吳錫祺序、次馮序、次裴延翰序、次本傳。馮氏注皆詩，並云：「外集別集

未暇論及。趙岐於《孟子》，不爲外書四篇作注，亦其例也。」此本除外、別集外，另有一卷，係馮氏就《唐音統籤》、范成大《吳郡志》、景定《建康志》、《事文類聚》及《全唐詩》，共十五首。

其他異本有《杜樊川集》十七卷，明朱一是、吳璵評，明末刊本。《天錄琳琅》後編十八著錄，計文九十八篇。首有裴延翰序，次朱一是序。據云：一是字近修，海鹽人，崇禎壬午舉人，有《爲可堂集》。又一種名《樊川詩集》，四卷。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朱承爵朱氏文房刻本。（萬曼《唐集叙錄·樊川文集》）

## （五）歷代評述

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祜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曲豔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其不羈之狀，往往間見。凝之操履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戲反其詞，謂朴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從可知矣。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祜，其在當時，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蟲小技，或獎激之，恐害風教。」祜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祜，爲祜恨白，理亦有之。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

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閒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豔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見《全唐文》卷七九七）

皮日休《傷進士嚴子重詩并序》：余爲童在鄉校時，簡上鈔杜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憚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得禮而觀之。（見《全唐詩》卷六一四）

崔櫓慕杜紫微爲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物。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跡。復能爲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侔章句。（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海叙不遇」）

《白居易傳》：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閒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人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宋祁等《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沈傳師傳》：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人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

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真、杜牧，極當時選云。（宋祁等《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文藝傳序》：若侍從奉酬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謔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宋祁等《新唐書》卷二百一）

《吳武陵傳》：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摺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宋祁等《新唐書》卷二百三）

《謝氏詩序》：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

《讀樊川集》：不遇元和得獻謨，望山東北每長嘯。獨賡唐律雅風後，更注孫篇俎豆餘。雪水勝遊成悵望，杜川歸事竟躊躇。中年遽使山根折，盡寫雄襟在此書。（張方平《樂全集》卷二）

《文瑩師詩集序》：浮屠師之善於詩，自唐以來，其遺篇之傳於世者，班班可見，縛於其法，不能闕肆而演漾，故多幽獨衰病枯槁之辭，予嘗評其詩如平山遠水，而無豪放飛動之意。若瑩師則不然，語雄氣逸而致思深處，往往似杜紫微，絕不類浮屠師之所爲者。（鄭獬《鄭溪集》卷十四）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蘇軾《東坡七集》前集卷四）

武功蘇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跡，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霄紕史杜牧。從前聞說真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留字於村舍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驥往彼得之。字體遒媚，隱出木間，真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督郵薦鎮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曆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髑髏，涅文墨人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王得臣《塵史》卷中「書畫」）

《陳商老詩集序》：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幾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於世。……然使諸子，才之靡麗者不至於元稹，率易者不至於居易，新奇飄逸者不至於李白，寒苦者不至於孟郊，譎怪奇邁者不至於賀、牧、商隱輩，亦無足取者，安能得名於世哉？故無諸子則不知有杜，無杜則亦不知諸子，各有得焉。（黃裳《演山集》卷二十一）

《書子虛詩集後》：或言陶潛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爲諸家之體，然後可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爲古淡；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爲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已足以爲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學爲古今體者，趨古淡則爲陶潛，趣飄逸則爲李白、杜牧，何可以爲常哉！夫詩之爲道，

要在吟詠情性，發於自然，乃得至樂。有意於是體，牽合而後爲之，不亦有傷於性乎？非詩之至也。  
（黃裳《演山集》卷三十五）

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員推韋狀；又有四夔、四凶。（王謙《唐語林》卷四「企羨」）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榜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妒忌，亦許之。（王謙《唐語林》卷七「補遺」）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祜，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尊於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晁說之《嵩山文集》卷十六）



看詩且以數家爲率，以杜爲正經，餘爲兼經也，如小杜、韋蘇州、王維、太白、退之、子厚、坡、谷、「四學士」之類也。如貫穿出入諸家之詩，與諸體俱化，便自成一家人，而諸體俱備。若只守一家，則無變態，雖千百首，皆只一體耳。（吳可《藏海詩話》）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前篇曰：「恩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云云。（魏泰《臨漢

隱居詩話》）

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因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經》與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蔡條《西清詩話》）

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迴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人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窟裏。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

斛泉源，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稽，故罕逢醞蘊。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疎。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丰骨，一番出清新，方似學語之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雖略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閑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蔡條《西清詩話》）

《和杜司錄嶽麓祈雪分韻得嶽字》：譚兵杜牧之，賦詩果橫槩。（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七）

許渾……作詩似杜牧，俊逸不及，而美麗過之，古今學詩者無不喜誦，故渾之名益著，而字畫因之而並行也。（闕名《宣和書譜》卷五）

杜牧，字牧之，……其作《阿房宮賦》，辭彩尤麗，有詩人規諫之風，至今學者稱之。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裏。大抵書法至唐，自歐、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時詞人墨客，落筆便有佳處，況如杜牧等輩耶！今御府所藏行書一，《張好好》詩。（闕名《宣和書譜》卷九）

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曾季狸《艇齋詩話》）

杜牧之風味極不淺，但詩律少嚴，其屬辭比事殊不精緻，然時有自得爲可喜也。（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下）

《杜牧傳》稱杜仕宦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暉、慄、悰、恂、愾；從郁二子：牧、顥。群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審言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杜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馬永卿《懶真子》卷一）

牧初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自湖州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至京果卒。或曰：舍人未爲流落，而遽及之，魄已喪矣。（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十六「杜牧」）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張戒

《歲寒堂詩話》卷上）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

詩專以快意爲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世傳《樊川別集》爲杜牧之詩，乃許渾詩。渾有《丁卯集》，烏絲欄上本者，唐彥猷家有，數十首皆《樊川外集》中詩也。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謂之丁卯莊，故基尚在。（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殷璠爲《河岳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棕也。史載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菀升沉，時命存焉，何至怏怏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

《舍人林公時專集句後序》：自風雅之變，建安諸子，南朝鮑、庾、謝輩至唐，以詩鳴者，何止數百人，獨杜子美上薄風騷，盡得古今體勢。其它旁門異派，如沈、宋、韓、柳、賀、白、韋應物、劉禹錫、李商隱、杜牧、張籍、盧仝、韓偓、溫庭筠之流，其精深、雄健、閑淡、放逸、綺麗、軟美、變怪，各自爲家。（李彌遜《筠溪集》卷二十二）

【杜荀鶴詩】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卿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嚴有翼《藝苑雌黃》）

《遜齋閑覽》云：荆公《百家詩選序》云：「予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詩，請予擇其善者。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今世所傳《百家詩選》印本，已不載此序矣。然唐之詩人，有如宋之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益、韋應物、韓翃、王維、杜牧、孟郊之流，皆無一篇入選者。或謂公但據當時所建之集詮擇，蓋有未盡見者，故不得而偏錄。其實不然。公選此詩，自有微旨，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公後復以杜、歐、韓、李別有《四家詩選》，則其意可見。（胡仔《茗

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半山老人」四）

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醜異味矣。（陸游《入蜀記》卷三）

【杜荀鶴事】《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唐藩鎮官屬人局】杜子美爲劍南參謀，《遺悶》呈嚴鄭公詩云：「東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爲武寧節使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人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鎮之屬，皆晨

人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之，固不以常禮也。（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新晴讀樊川詩》：江妃瑟裏芰荷風，淨掃癡雲展碧穹。嫩熱便噴疎小扇，斜陽酷愛弄飛蟲。九千刻裏春長雨，萬點紅邊花又空。不是樊川珠玉句，日長淡殺箇衰翁。（楊萬里《誠齋集》卷二十）

《和袁起巖郎中投贈七字》：胸次五三真事業，筆端四六更歌詩。閉門覓句今無已，刻意傷春古牧之。（楊萬里《誠齋集》卷二十四）

《寄陸務觀》：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楊萬里《誠齋集》卷三十六）

【詩句相近】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間。」姚合詩：「文字當酒杯。」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杯。」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義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此類甚多。（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九）

【五言協律】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峰，擎天勢似騰。藏千

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爲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峰寒。」（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四）

因暇日與弟侄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徵；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愁；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醜獻秩如，時有諛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環妍，要非適用。（敖陶孫《詩評》）

《跋黃瀛父適意集》：余幼讀少陵詩，知其辭而未知其義。少長，知其義而未知其味。迨今則略知其味矣。大抵義到則辭到，辭義俱到，味到而體制實矣。故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而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晚唐得其麗，兼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

《詠古詩序》：《達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

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意處不減二公。（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李、杜雖爲唐詩之宗師，好絕句直是少。然唐絕句多，好者亦不過二、三人而已，如李商隱、杜牧之、劉禹錫之外，則白樂天之類是也。（陳模《懷古錄》）

《倦游錄》云：「臨潼縣靈泉觀，唐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不可勝紀。小杜五言長詠並三絕，洎鄭嵎《津陽門》詩外，唯陳文惠、張文定及進士楊正倫詩最佳。又鄭文寶詩云：『但見太平無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皆爲知者所賞。」（何汶《竹莊詩話》卷十二「雜編」二）

【聞歌】《抒情詩話》云：「杜牧之綽有詩名，縱情雅逸。金陵艤舟，聞倡樓歌聲，有詩云云。風雅編綴，不可勝紀。與杜甫齊名，時人呼爲大杜、小杜。」（何汶《竹莊詩話》卷十二「雜編」十）

李樸《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翱、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翱、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王正德《餘師錄》卷三「李樸」）



《謁顧子敦侍郎書》云：……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厚深潤以爲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肆雄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誕簡質，斲去雕篆，而拙跡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王正德《餘師錄》卷三「李樸」）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李陵、蘇武）。曹、劉體（子建、公幹）。陶體（淵明）。謝體（靈運）。徐、庾體（徐陵、庾信）。沈、宋體（佺期、之問）。陳拾遺體（陳子昂）。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張九齡）。少陵體，太白體，高達夫體（高常侍適）。孟浩然體，岑嘉州體（岑參）。王右丞體（王維）。韋蘇州體（韋應物）。韓昌黎體，柳子厚體，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李長吉體，李商隱體（即「西昆體」也）。盧仝體、白樂天體，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後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完全，及其他則本其自體耳）。王荊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邵康節體，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後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唐五七言絕句】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情、春思、官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詩至是而止。夫發乎性情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聖筆不能刪也。小子識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王贊序方干詩云：「張祜陞杜甫之堂，方干人錢起之室。」祜尤爲杜牧所稱，林逋亦有「張祜詩牌妙人神」之句。牧、逋非輕許可者。（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國初盛稱二孫何之文，苦不多見，僅叙杜詩云：「公詩支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此數語亦近似，但郊謂之得杜氣骨可也，烏有所謂焰哉！能詩非牧比，不可並稱。龜蒙非甚瞻博，亦道不著。（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卷一）

杜牧五言云：「韓彭不再生，英雄皆爲鬼。」又云：「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又云：「大熱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又云：「微雨池塘見，好風襟袖知。」又云：「圓疑竊龍領，色又奪雞窗。」又云：「青漢龍髯絕，蒼山馬鬣悲。」又云：「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又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又

云：「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又云：「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又云：「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一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又云：「偃蹇松公老，森嚴竹陣齊。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杜秋娘》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闕支，按《唐書》，蕭后因破没于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招之，建德不敢留，遂入于虜庭。貞觀四年，太宗滅突厥，以禮迎后至京師，入虜庭則爲闕氏必矣。《寄小侄阿宜》云：「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長。……我若自潦倒，看汝爭翱翔。」《少年行》云：「官爲駿馬監，職帥羽林兒。……捷報雲臺賀，公卿拜壽卮。」七言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又云：「蕭條市邑如魚尾，歲晚干戈識虎皮。」又云：「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攜鏡泣霜毛。」又云：「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邴曼容。」又云：「秋山春雨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又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又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鏡。」《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將身臥淚痕。」又云：「無端有寄閑消息，背插金釵笑向人。」《宮人冢》云：「少年人內教歌舞，不識君王到死時。」《別家》云：「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不拜手吒叉。拊頭一別三千里，何日迎門却到家。」《贈射獵》云：「已落雙鷗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河湟》云：「元載相公曾借筋，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閒人。」絕句云：

「玉子文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于局上銷。」《故洛城》云：「網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千燒萬劫坤靈死，慘慘終年鳥雀悲。」《九日齊山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霑衣。」《酬張處士》云：「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橫江館》云：「孫家兄弟晉龍驤，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誰是主，苔磯空屬釣魚郎。」又云：「鏡中絲髮悲來易，衣上塵痕拂却難。惆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又云：「四皓有芝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又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牧之門戶貴盛，文章獨步一時，其機鋒湊泊如德山棒、臨濟喝。少時不羈，有書記平安之謗。晚年刺湖州，猶有「綠葉成陰子滿枝」之恨，若未忘情於色界者。晚節自誌其墓，與臺卿自誌、淵明自挽何異！非世之畏死懼化者所可及也。頃見考亭，嘗以行草書《九日齊山》之章，乃知文公亦愛其才。（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輕身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友》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

又杜牧《沈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珮月如襟。」白居易《暮江吟》：「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劉長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韓偓《即目》云：「須信閑中有忙事，曉來衝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賀知章《還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范曄文《對床夜語》卷四）

《題田不伐書後》：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於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趙秉文《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二十）

《李屏山挽章二首（錄一）》：世法拘人蝨處禪，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元好問《遺山詩集》卷八）

《與撤彥舉論詩書》：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於是近世又盡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豔；又下焉，則爲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郝經《陵川集》卷二十四）

《讀太倉稊米集跋》：少隱紹興元年避地山中，不能盡挈郡書。唯有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黃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己、陳去非八家詩，鈔爲八珍。以謂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予謂此豈適然，學者不可不會此意。取柳不取韓，取黃不取蘇，取杜不取李，有深義也。（方回《桐江集》卷二）

《恢大山西山小稿序》：論今之詩，五七言古律與絕句，凡五體。五言古，漢蘇、李，魏曹、劉，晉陶、謝。七言古，漢《柏梁》、臨汾張平子《四愁》。五言律、七言律及絕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體，造其極。王維、岑參、賈至、高適、李泌、孟浩然、韋應物，以至韓、柳、郊、島、杜牧之、張文昌，皆老杜之派也。（方回《桐江續集》卷三十三）

【蒼山序唐絕句】蒼山曾子實原一，寧都人。有詩名于江湖，編唐絕句，爲序曰：「……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之雄偉，劉長卿之淒清，元、白之善叙導人情，蓋唐之尤長於絕句者也。老杜鈞樂天籟，不可與諸子竝，惟山谷絕近之。……」（劉壘《隱居通議》卷六）

【桂舟評論】桂舟諶先生祐，……序律詩有曰：「詩有律古矣。後夔典樂，律和聲，是詩之律已見於三代之前。漢以黃鍾爲律本，協音律，作詩樂，是詩之律又見於三代之後。惜漢魏降，至陳隋亡國之音著，而詩之律已絕響。悲夫！經幾百年而後風飄律呂，律中鬼神，始振響於浣花谿上。杜牧諸賢，又復振遺響於開元、天寶之後。元和以來，詩之律始大備於唐矣。……」（劉壘《隱居通議》卷六）

【律選】律詩始於唐，盛於唐，然合一代數十家，而選其精純高渺，首尾無瑕者，殆不滿百首。何其

難也！劉長卿、杜牧、許渾、劉滄，實爲巨擘，極工而全美者，亦自有數。人宋則古文古詩，皆足方駕漢唐，惟律詩視唐益寡焉。蓋必雄麗婉活，默合宮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爲主乃善，儻止以七字成句，兩句作對，便謂之詩，而重滯擁腫，不協格調，恐於律法未合也。（劉攽《隱居通議》卷八）

《曾御史文集序》：唐文雖變於韓、柳，然同時樊宗師、皇甫湜輩，未免齷棘，求如李習之、杜牧之、劉夢得者，四方落落僅可數。而偶僱事實之敝，至西崑猶未慙也。（劉將孫《養吾齋集》卷十）

《胡助詩序》：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馥幽媚，娟娟淨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斃。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吳澄《吳文正公集》卷十三）

【纏足】張邦基《墨莊漫錄》：婦人之纏足，起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

《選杜緱山詩》：緱山人去已多時，猶對遺編動所思。墳上不澆千日酒，世間空愛七言詩。追隨工部仍多感，摹擬樊川更好奇。昨夜燈前選佳句，疾風應報九原知。（張之翰《西巖集》卷七）

《跋周氏墳篋樂府引》：余嘗評伯恭之作，絕類白樂天，閑退時，卧香山，命小蠻樊素持衣捉塵，談

諧謔浪，出入閭巷，而其憂時剴切之意，初不爲外物少衰也。伯淳則又如杜牧之，少日俠遊名都，沉酣花柳，時青樓紫曲，雨約雲情，更唱迭和，然其千金百斛之費，益不知其所可靳惜也。（朱晞顏《瓢泉吟稿》卷五）

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郾，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宴語。時章中令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費著《歲華紀麗譜·牋紙譜》）

《答章秀才論詩書》：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七）

《唐詩品匯總序》：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



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幃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淡，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特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高棟《唐詩品匯》卷首）

唐史本傳云：牧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然議論好異於人，稍自昧於理者。（高棟《唐詩品匯》卷二十一「杜牧」）

【七言絕句叙目】開成以來，作者互出，而體制始分。若李義山、杜牧之、許用晦、趙承祐、溫飛卿五人，雖興象不同，而聲律之變一也。共詩八十首，爲正變。（高棟《唐詩品匯》卷四十六卷首）

【杜牧之】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豔，宕而麗，於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楊慎《升菴詩話》卷五）

【晚唐兩詩派】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棍中之蠹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楊慎《升菴詩話》卷十一）

【金荃】元好問詩：「金荃怨曲蘭畹詞。」《金荃》，溫飛卿詞名《金荃集》。荃即蘭蓀也，音筌。《蘭畹》，唐人詞曲集名，與《花間集》出入，而中有杜牧之詞。（楊慎《藝林伐山》卷十七）

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胡應麟《詩數》內編卷五「近體中七言」）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錢、劉稍爲流暢，降而中唐，又一變也。大曆十才子，中唐體備，又一變也。樂天才具泛瀾，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爲一格，又一變也。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填塞故實，皮日休、陸龜蒙馳騫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伴偶，時作拗體，又一變也。至吳融、韓偓香奩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巷叢談，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近體中七言」）

楊用修云：「唐樂府本自古詩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反遠，蓋唐人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偏至則李彰明，羽翼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美。近世愛忘其醜者，並取效之，過矣。」用修平生論詩，惟此精確。（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近體下絕句」）

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晚唐則李義山、溫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多歧亡羊，信哉！（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近體下絕句」）

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王維《少年行》，高適《營州歌》，王之渙《涼州詞》，韓翃《江南曲》，劉長卿《昭陽曲》，劉方平《春怨》，顧況《宮詞》，李益《從軍》，劉禹錫《堤上行》，張籍《成都曲》，王涯《秋思》，張仲素《塞下曲》，《秋閨曲》，孟郊《臨池曲》，白居易《楊柳枝》，《昭君怨》，杜牧《宮怨》，《秋夕》，溫庭筠《瑤瑟怨》，陳陶《隴西行》，李洞《繡嶺詞》，盧弼《四時詞》，皆樂府也。然音響是唐人，

與五言絕稍異。（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近體下絕句」）

五言絕，晚唐殊少作者，然不甚逗漏。七言絕，則李、許、杜、趙、崔、鄭、溫、韋，皆極力此道。然純駁相揉，所當細參。（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近體下絕句」）

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溫，溫不如杜。今人於唐專論格不論才，於近則專論才不論格，皆中無定見，而任耳之過也。（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唐下」）

飛卿北里名娼，義山狹斜浪子，紫微綠林儉楚，用晦村學小兒，李賀鬼仙，盧仝鄉老，郊、島寒衲。（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唐下」）

自義山、牧之、用晦開用事議論之門，元人尤喜模倣。如「夜深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船」，「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當年鐵未銷」，「却愛曹瞞臺上瓦，至今猶屬建安年」，「中郎有女能傳業，傳得胡笳業不如」，皆世所傳誦。晚唐尖巧餘習，深入膏肓。弘、正前尚中此，嘉、隆始洗削一空。（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六「元」）

杜牧詩主才，氣俊思活。（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八「評匯」四引《吟譜》）

牧之詩含思悲淒，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八「評匯」四引徐獻忠語）

趙渭南嘏才筆欲橫，故五字即窘，而七字能拓。蘸毫濃，揭響滿，爲穩於牧之，厚於用晦。若加以清

英，矻其肥癡，取冠晚調不難矣。爲惜「倚樓」隻句摘賞，掩其平生。（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八「評匯」四引遯叟語）

凡七言律作拗峭語者，皆有所不足也。杜牧之非拗峭不足振其骨，劉蘊靈非拗峭不足宕其致。材愈降，愈借以蓋其短。豈唯二子，即少陵之拗體，亦盛唐之變風，大家之降格，而非其正也。（胡震亨《唐音

癸籤》卷八「評匯」四）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嗣後溫、李之競事組

織，薛能之過爲芟刊，杜牧、劉滄之時作拗峭，韋莊、羅隱之務趨條暢，皮日休、陸龜蒙之填塞古事，鄭都官、杜荀鶴之不避俚俗，變又難可悉紀。律體愈趨愈下，而唐祚亦告訖矣。（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評匯」六）

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故求風雅之仿佛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以拘於對偶，且汨於典故，乏性情爾。（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評匯」六引楊升庵語）

杜牧之門第既高，神穎復雋，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略。顧回翔外郡，晚乃陞署紫微，隄築非遙，甑裂先兆。亦繇平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嫌疎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牧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唐詩談叢》卷一）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詩有「不羨人間萬

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幸哉！獨惜一枯詩，受鑄於斯，而受盾於斯，匪拜詩賜紫微矣。歎賢達成心難化至此。（胡震亨《唐詩談叢》卷一）

【樊川集】《雍錄》曰：「樊川在長安南杜縣之樊鄉也，高帝以樊噲灌廢丘有功，封邑於此，故曰樊川，即後寬川也，又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里，杜佑別墅在焉。故裔孫牧目其文爲《樊川集》。別集一卷，姚寬《西溪叢語》以爲許渾之詩，許曾至鬱林，杜未有西粵之役，而別集有「松牌出象州」之句，姚語或有據也。然其中又有《寄許渾》並「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疑信相半，難以別白。（徐煥《紅雨樓題跋》卷一）

【樊川別集】杜牧《樊川集》，語多猥澁，惟別集句調新清。（徐煥《徐氏筆精》卷二）

《合刻中晚名家集序》：唐自李、杜、元、白以還，而欲鏤混沌之鬚眉，盜淵岳之鑄鑰者，必稱溫、李諸子。會昌中李義山與溫飛卿、段柯古以藻麗相誇，號西昆三十六體，今三十六體者不盡傳，而溫、李詩盛行于世。韓君平、李長吉之生皆先于溫、李，韓致光則唐末矣，其所爲詩與西昆不同響，而各極其致。曲阿姜重生氏鮮他嗜，獨嗜古人書，得諸家善本，鋟而廣之，題曰「中晚名家」。中晚之以詩名不勝數，而諸家其最豔者。若更與杜牧《樊川》、許渾《丁卯》、韋莊《浣花》諸集彙而成書，以視《麗情》、《才調》諸選零落未備者，不更快人意耶？（姚希孟《響玉集》卷七）

五言古詩：古詩十九首、漢樂府、建安、陶淵明、陳子昂、李白、杜甫；七言古詩：鮑明遠、王建、李

白；樂府：張籍、杜甫、李賀；五言律詩：張籍、杜甫、李白、劉長卿；七言律詩：杜牧、許渾、李商隱、李白、杜甫；五言絕句：王維、裴迪、李白、杜甫；七言絕句：杜牧、岑參、劉禹錫、李白。初學詩者，且宜模範此數子，成趣之後，方可廣看。（周履靖《騷壇秘語》卷上「範」第十二）

杜牧主才，氣俊思活。（周履靖《騷壇秘語》卷中「體」第十五）

杜牧、李商隱、張籍、王建、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賈島，右諸家詩律視盛唐益熟矣，而步驟漸拘迫，皆祖風騷，宗盛唐，謂之中唐。（周履靖《騷壇秘語》卷中「律體」）

古樂府，渾然有大篇氣象。六朝諸人，語絕意不絕。王維、裴迪、賀知章、李白、杜甫、岑參、高適、王昌齡、劉長卿、張祜、韋應物、孟浩然，右諸家意絕語不絕。杜牧、李商隱、張籍、王建、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賈島、李賀，右諸家意絕語俱絕。（周履靖《騷壇秘語》卷中「絕句體」）

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平安杜書記也。（余懷《板橋雜記》卷首序言）

《虞山詩約序》：唐之詩，藻麗莫如王、楊，而子美以爲近於《風》、《騷》；奇詭莫如長吉，而牧之以爲騷之苗裔。繹二杜之論，知其所以近與其所以爲苗裔者，以是而語於古人之指要，其幾矣乎！（錢謙

益《牧齋初學集》卷三十二）

《馮定遠詩序》：定遠，吾友嗣宗之子也。……其爲詩沉酣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

情深，其調苦，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三十二）

《題費所山中詠古詩》：余少壯亦好論兵，抵掌白山黑水間，老歸空門，都如幻夢。朕每笑洪覺范論禪輒唱言：杜牧論兵，如珠走盤。（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十八）

《古今樂府論》：唐樂府亦用律詩。唐人李義山有轉韻律詩。白樂天、杜牧之集中所載律詩，多與今人不同。（馮班《鈍吟雜錄》）

《唐詩清覽集序》：余嘗發憤歎息，以爲古人既沒，而可使復生，良有賴於後人之論述也。試考諸家，若李、杜、元、白、牧之、仲武，雖所作不無出入，然其持論，必義存得失，意歸諷諭，言之無罪，聞者足戒，流連光景，非所嘉尚。何至後世蕩然無存，雕金篆玉以爲工，取青媲白以爲巧，遞相沿襲，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魏裔介《兼濟堂集》卷六）

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葉燮《原詩》內篇上）

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異，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



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葉燮《原詩》內篇上）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彭孫適《詞藻》卷二）

《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七首選一·牧之）》：星宿羅胸氣吐虹，屈蟠兵策畫山東。黨牛怨李君何與，青史千秋有至公。（王士禎《漁洋精華錄》訓纂卷六下）

《新安二布衣詩序》：予嘗反復二家之詩，吳（非熊）五言其源出於謝宣城、何水部，意得處時時近之。程（孟陽）七言近體學劉文房、韓君平，清辭麗句，神韻獨絕；七言絕句出入於夢得、牧之、義山之間，不名一家，時詣妙境。（王士禎《帶經堂全集》蠶尾續文卷二）

《蠶尾後集自序》：弇州先生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予反復斯集，益服其立論之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曆、貞元間，如李君虞、韓君平諸人，蘊藉含蓄，意在言外，殆不易及。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溫飛卿、唐彥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鍼縷之跡，有所作輒欲效之，然終不能近也。（王士禎《帶經堂全集》蠶尾續文卷三）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予所手錄，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時，惟杜牧可稱勍敵。（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三）

記《卷六》

余于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六）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遴而次之，爲八家以傳。恨放於吏事，不遑卒業，俟乞骸骨歸田後，當畢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六）

米芾《畫史》云：「穎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寄穎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王士禎《居易錄》卷九）

予於唐文最喜杜牧之、孫樵可之，以爲在翱、湜之右。《樊川集》家有舊刻本，《可之集》止見毛本，壬申六月偶過慈仁寺，得金陵舊刻，有謝兆申跋。（王士禎《居易錄》卷十九）

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陸游、羅願；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黃宗義。（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卷三）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答：「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可及。楊鐵崖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尺一寸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

印；後有政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董其昌跋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它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爲詩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下）

《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七言，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壓卷，余以爲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云。（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四「刪訂類」）至元稹、杜牧、李商隱、韓偓，而上宮之迎，堦垣之望，不惟極意形容，兼亦直認無諱，真桑、濮耳孫也。（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豔詩」）

【拗體】詩有拗體，所謂律中帶古也。初盛唐時或有之，然自有意到筆隨之妙。至昌黎、樊川，則先用意而後落筆，欲以矯一時之弊，是亦不得已而趨蜀道也。（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五）

【詠史】詠史始于班孟堅，前人多用古體，至杜牧、汪遵、胡曾、孫元宴、元好問，宋元輩以絕句行之，每每翻案見奇，亦一法也。（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十二）

【琴操竹枝】退之《琴操》，夢得《竹枝》，仲初《宮詞》，文昌樂府，皆以古調而運新聲，脫盡尋常蹊

徑。至若李賀、盧仝、孟郊、杜牧、賈島、曹唐輩，亦各自立門牆，不肯寄人籬下，雖非堂堂正正之師，而偏鋒取勝，亦足稱一時之傑矣。（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十八）

《漸細齋集序》：古今論者以爲詩家至子美而集大成，故詩有子美，猶聖之有宣尼，後之學者往往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唐昌黎、長慶，以及孟郊、張籍、許渾、杜牧、李商隱、陸龜蒙之徒，皆師承少陵，得其一偏，各自名家。（邵長蘅《青門賸稿》卷七）

《與金生》：僕學詩垂三十年，漢魏、三唐至宋元明人詩，尠所不觀，亦尠所不好，獨不喜多看晚唐詩。晚唐自昌黎外，惟許渾、杜牧、李商隱三數家，差錚錚耳。餘子專攻近體，就近體，又僅僅求工句字間，尺幅窘苦不堪。世界儘空闊，何苦從鼠穴蝸角中作生活計邪？（邵長蘅《青門賸稿》卷十一）

《吳元朗詩集序》：近世詩人多學白香山。香山之詩，視義山爲優，然當時之人已有議之者，而杜牧之爲特甚。則其弗幾乎道者，不爲時所重，而傳之後世，得無流弊也，不其難與？（陳廷敬《午亭文編》卷三十七）

（馮定遠）又云：「……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者，皆近人所爲。古本多存有分律詩絕句者，如《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之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而新本亦有翻宋板者可據耳。（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矣。（吳喬《圍爐詩話》卷二）

樊川先生本傳：先生「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其氣節實與甘等相上下，當不徒擅風流才子之目也。詩醜腴魁磊，雄視三唐。用晦與先生同時，詩格卑下，然圓穩律切麗密，亦豈得以淺陋少之？（杜詒毅《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六）

晚唐中，牧之與義山俱學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於放，學之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為多。（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上）

《杜司勳》：「高樓風雨感斯文」，含下傷春；「短翼差池不及群」，含下傷別。「高樓風雨」、「短翼差池」，玉谿方自傷春、傷別，乃彌有感覺於司勳之文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上）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牧之以氣節自負，故有第五。落句言朝廷著述推渠手筆，比之於己，未為不遇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下）

大臨近體，余最愛其揚州四律。……其二曰：「十載揚州好夢賒，文章杜牧佔繁華。偶來秋水芙蓉幕，恣看春風芰薏花。帳底離情微注淚，眼中密意小回車。只應司馬村頭冢，把與雷塘香土遮。」（顧

嗣立《寒廳詩話》）

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構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一

派，以力矯其弊。山谷因之，亦務爲峭拔，不肯隨俗爲波靡，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究而論之，詩果意思沉着，氣力健舉，則雖和諧圓美，何嘗不沛然有餘？若徒以生闢爭奇，究非大方家耳。（趙翼《甌北詩話》卷十一）

七言絕句，李供奉、王龍標神化至矣。王翰、王之渙一首兩首，冠絕古今。右丞氣韻，嘉州氣骨，非大曆諸公可到。李君虞、劉夢得具有樂府意，亦邈焉寡儔。至如樊川之風調，義山之筆力，又豈易言哉！（喬憶《劍溪說詩》卷下）

《唐宋八家文序》：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畋漁者，學者尚究心焉。（沈德潛《歸愚文鈔》卷十二）

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神品，此外，高、岑起激壯之音，右丞多悽惋之調，以至「蒲桃美酒」之詞，「黃河遠上」之曲，皆擅場也。後李庶子、劉賓客、杜司勳、李樊南、鄭都官諸家，托興幽微，克稱嗣響。（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首凡例）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大和二年進士，又舉賢良方正，歷任中外官，終考功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有《樊川集》二十卷。晚唐詩多柔靡，牧之以拗峭矯之。人謂之小杜，以別少陵，配以義山，時亦稱李、杜。（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十五）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

晚唐體裁愈廣，如杜牧之有五律，結而又結成十句；如義山又有七古似七律音調者，《偶成轉韻七十二句》是也。（方世舉《蘭叢詩話》）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李青蓮、王龍標尚矣。杜獨變巧爲拙，變俊爲儉，後惟孟郊法之；然儉中之俊，拙中之巧，亦非王、李輩所有。元、白清宛，賓客同之，小杜飄蕭，義山刻至，皆自闢一宗。李賀又闢一宗。惟義山用力過深，似以律爲絕，不能學，亦不必學。退之又創新，然而啓宋矣。（方世舉《蘭叢詩話》）

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羅江東筆甚爽傑，功稍粗疏。許丁卯格甚凝練，氣未深厚。（李重華《貞一齋詩話》）

吳越似稍亞，然有羅江東一人，便大爲浙水吳山生色。孫光憲之于荆南也亦然。誰謂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哉！韓致光爲玉溪之別子，韋端己乃香山之替人，羅昭諫感事傷時，激昂排異，以追配杜紫微，庶幾無愧。三公競爽，可稱華嶽三峰。（鄭方坤《五代詩話》卷首例言）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繒，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鄭燮《鄭板橋全集》家書類）

《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紫瓊崖主人者……英偉俊拔之氣，似杜牧之；春融澹泊之致，似章□□；□□清遠之態，似王摩詰；沉□□□□□，似杜少陵、韓退之。（鄭燮《鄭板橋全集》補遺）

（絕句）兩不對，如賈至「紅粉當爐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首句作主）。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次句作主）。王昌齡「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三句作主）。杜牧「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四句作主）。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三四作主）。白居易「帝子吹簫逐鳳凰，空餘仙洞號華陽。落花何處堪惆悵，頭白宮人掃影堂」（一二作主）。（冒春榮《甚原說詩》卷三）

高青邱笑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詩者，像生花之類，所謂優孟衣冠，詩中之鄉願也。譬如學杜而竟如杜，學韓而竟如韓，人何不觀真杜、真韓之詩，而肯觀僞韓、僞杜之詩乎？……唐義山、香山、牧之、昌黎，同學杜者，今其詩集，都是別樹一旗。（袁枚《隨園詩話》卷七）

王阮亭七言絕句，以夢得、義山、牧之爲宗，間啓秀于宋、元，藝林競賞，大約在使事設色。（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一）



西亭詩未能婉而多風，七言絕句新致殊似杜樊川。（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一）

升菴謂杜牧好用數目，垛積成句。按句法一不外《三百篇》，如「于三十里」，「三百維群」，「九十其惇」，「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等句，蓋不一而足矣。（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宋劉克莊撰。……謂杜牧兄弟分黨牛李，以爲高義，而不知爲門戶之私。（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百九十五集部詩文評類一）

大和、會昌而下，詩教日衰，獨李義山矯然特出，時傳子美之遺，特用事過多，涉於濃滯，或掩其美。次則杜牧之律體，寓拗峭以矯時弊，猶有健氣。（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唐人律詩論】若作詩則切己言志，又非代古立言之比。至於律詩則更非衍擬古效古之比矣。唐之玉溪、樊川，已不肯爲大曆以後之律詩，至蘇、黃而益加厲矣。此即教人自爲之理也。（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八）

盛之後漸趨坦迤，中之後則漸入薄弱，所以秀異所結，不得不歸樊川、玉溪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姚武功詩，恬淡近人，而太清弱，抑又太盡，此後所以漸靡靡不振也。然五律時有佳句，七律則庸軟耳。大抵此時諸賢七律，皆不能振起，所以不得不讓樊川、玉溪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晚唐自小杜而外，惟有玉溪耳。温岐、韓偓，何足比哉！（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温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塗澤也。七律亦較温清迥矣。（翁方綱《石洲詩

馬戴五律，又在許丁卯之上，此直可與盛唐諸賢儕伍，不當以晚唐論矣。然終覺樊川、義山之妙不可及。（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中晚之主高者，如韋蘇州、柳柳州、韓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變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薩雁門《京城春暮》七律，太像小杜。雁門詩多如此者，然似此轉非善學小杜，不過大致似之耳。（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杜牧之詩輕倩秀豔，在唐賢中另是一種筆意，故學詩者不讀小杜詩必不韻。（李調元《詩話》卷下）

劉賓客無體不備，蔚爲大家，絕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議論入詩，下開杜紫微一派。（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

杜紫微天才橫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絕句一體，殆尤專長。觀玉溪生「高樓風雨」云云，傾倒之者至矣。（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

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詩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二）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道州。他若孫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即有文亦不及其詩。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二）

李樊南之知杜舍人，亦非他人所及，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洪亮吉《北江詩話》卷六）

謫仙獨到之處，工部不能道只字，謫仙之於工部亦然；退之獨到之處，白傅不能道只字，退之之於白傅亦然，所謂可一不可兩也。外若沈之與宋，高之與岑，王之與孟，韋之與柳，溫之與李，張、王之樂府，皮、陸之聯吟，措詞命意不同而體格並同，所云笙磬同音也。唐初之四杰、大曆之十子亦然。欲於李、杜、韓、白之外求獨到，則次山之在天寶，昌谷之在元和，寥寥數子而已。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而外，惟杜牧之一人。（洪亮吉《北江詩話》卷六）

晚唐自應首推李、杜。義山之沉鬱奇譎，樊川之縱橫傲岸，求之全唐中，亦不多見，而氣體不如大曆諸公，時代限之也。次則溫飛卿、許丁卯，次則馬虞臣、鄭都官，五律猶有可觀，外此則邾、莒之下矣。

（方南堂《輟錄》）

溫飛卿五律甚好；七律惟《蘇武廟》、《五丈原》可與義山、樊川比肩；五七古、排律，則外強中乾耳。（方南堂《輟錄》）

《讀三李二杜集竟歲暮祭之各題一首（牧之）》：司勳晚出具風裁，傷別傷春泥酒杯。作賦但能供蝨誦，占詩忽訝夢駒來。感恩事久私成黨，薄倖名贏豔費才。惆悵露桃花一樹，爲誰零落爲誰開？（舒位《研水齋詩集》卷一）

十里揚州落魄時，春風豆蔻寫相思。誰從絳蠟銀箏底，別識談兵杜牧之。（姚鼐《中復堂全集》）

《答高雨農舍人書》：壽祺曩欲進樊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川，爲唐明職志。（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四下）

唐詩自李、杜、韓、白四大家外，尚有李義山、杜樊川兩集，亦須熟看，當時亦以李、杜並稱。（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二十一）

元稹撰《子美墓係銘》曰：……孫僅叙曰：「其復邈高聳，則若鑿太虛而噉萬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嚇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一）

《歲寒堂詩話》論張文昌律詩不如劉夢得、杜牧之、李義山。文昌七律或嫌平易，五律清妙處不亞王、孟，乃愧夢得、牧之、義山哉！其《夜到漁家》、《宿臨江驛》二律，與劉文房《餘干旅舍》一作，用韻同，風韻亦同，皆絕唱也。（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真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人大曆後

格調，實開中晚濫觴之端。」按中晚七律能手，如劉賓客、柳柳州、白樂天、王仲初、許丁卯、杜紫薇、溫八叉、羅昭諫之流，皆絕不學杜，非杜詩開之也。略能學杜而涉其藩籬者，惟一李義山，遂爲晚唐七律之冠。（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嚴滄浪云：「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若入門一誤，即有下劣詩魔中之，不可救矣。」古人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亦言宗法之不可不正也。……七律以工部、右丞、義山爲法，參以東川、嘉州、中山、牧之，須求高壯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李衛公集】唐李德裕撰【夜閱《李衛公集》】。中唐以後文，自韓柳外，首推牧之，次則衛公，次孫可之，次李文公，次皇甫持正、李元賓，又次則獨孤文公、元次山、劉中山、李遐叔、李子羽、梁補闕、蕭茂挺、歐陽四門，若張文昌、元微之、李義山，又其亞也。劉文泉、沈下賢、皮襲美、陸魯望，已不免村野氣太重。司空侍郎、羅江東，則樸不勝俗，健不勝麓矣。（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八「文學」）

【樊川文集】讀杜牧之《樊川文集》。牧之詩力求生新，亦講古法，故晚唐諸名家中，尤爲錚錚。子九（孫垓）論詩絕句云：「若向生新論風格，就中尤愛杜司勳。」真知言也。午後讀樊川文。予自己西冬於《唐文粹》中讀牧之文數篇，不過謂其生峭便學，如孫樵、劉蛻之徒。今日復之，乃知才學均勝，通達

治體，原本經訓，而下筆時復不肯一語猶人，故骨力與詩等，而氣味醇厚較過之。所著如《罪言》、《原十  
六衛》、《守論》、《戰論》諸篇，前惟賈太傅《治安策》、《過秦論》，後惟老蘇幾策《權書》，可以鼎立，固爲  
最著。他如《李飛墓誌》、《盧秀才墓誌》、《李賀集序》、《注孫子序》、《杭州新造南亭記》、《上李司徒論  
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黃州刺史謝上表》、《進撰韋寬遺愛碑文表》、《塞廢井文》、《題荀文若  
傳後》諸作，皆奇正相生，不名一體，氣息亦直逼兩漢。長篇如《韋寬遺愛碑》，尤見筆力。《燕將錄》、  
《竇列女傳》亦卓然史才，雖取境太近，然一展卷間如層巒疊嶂，煙景萬狀；如名將號令，壁壘旌旗，不  
時變色；如長江大河，風水相遭，陡作奇致；又如食極潔諫果，味美于回，真韓柳外一勅敵也。至若  
《送薛處士序》，則諷以處士二字之難副；《上昭義劉司徒書》，則勉以討賊之忠義；《上高大夫書》，則  
論取士之不可以資格；《與人論諫書》，則戒直言之激怒致禍；《投知己書》，則告以不急人知之素；  
《答莊充書》，則規以求人作序之非，具見生平風節。唐史言其以從兄悰貴顯常悒悒不樂，亦未可信矣。  
又考牧之雖稍見用於大中初，其時職史秉筆，未免於會昌朝事，稍形指斥，此亦君相之意。其微詞見義，  
如《奇章公墓誌》中直載劉從諫人朝還鎮月日，及《杭州南亭記》言武宗毀佛寺事，固曲直甚明爾。（李慈  
銘《越縵堂讀書記》八「文學」）

【樊南文集】義山詩律雅煉，固不待言，古文亦齊名孫可之、皇甫持正、杜牧之諸家，四六尤爲中唐  
後一大宗，論者謂不特非宋人所及，即王、楊四子亦覺遜之。（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八「文學」）

《御選唐宋文醇》，採之葛氏，以宣公、衛公儷小杜，不若越縵六家評陟之精，前人未有見及者。……近出《舒藝室雜著乙編》卷上，有《唐十八家文錄序》，意在破八家之說之固陋，曰：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既殊，門戶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門構，若獨孤及、梁、權，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毘陵，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間以古藻，亦柳之亞。元相滔滔清絕，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文筆刻露，議論透闢。沈下賢喜爲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雄奇超邁，實爲韓氏先導。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奇削，要其獨至不可及。世以孫、劉並稱，然復愚則近於險怪矣。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陸魯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予錄唐文凡十八家，源流遷變，概見於斯。（平步青

《霞外摺屑》卷六《玉樹廬芮錄》輯書）

【韓李韓杜】《柳亭詩話》卷十六：歐陽永叔欲以衛公文與昌黎並稱曰韓、李。按文忠此語，見《內制集序》，以衛公《一品集》多代言之作故也。唐人本稱韓、李，不稱韓、柳；李謂習之也。《蘇氏文集序》所云「韓、李之徒出」，指習之。蘇洵《上歐陽公書》，韓子後亦舉習之。梨洲《明文海序》，則稱韓、

杜，杜謂牧之。鄙意李文公源出昌黎，衛公、牧之亦僅得一體，皆不若柳州也。儲在陸謂千古足當韓豪者，惟柳州一人，信爲知言。（平步青《霞外摺眉》卷七上《縹緲廬文築上》論文）

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人其室矣。飛卿華而不實，牧之俊而不雄，皆非此公敵手。（施補華《峴傭說詩》）

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感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太傅相上下。然長沙生際熙時，特爲廟堂作憂盛危明之言，已警惰窳；牧之正丁晚季，故其語益蒿目捶胸不能自己，而其不善用其才亦略同。牧之世家公相，少負高名，其於進取本易，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爲李衛公所不喜。核而論之，當時之黨於牛者，盡小人也，而獨有牧之之磊落，李給事中敏之伉直，則雖受知於牛，而不可謂之牛之黨。衛公不能別白用之，概使沉埋，此其偏心，無所逃識者之責備，而其勳名之不得究竟，至有朱崖之行，亦未嘗不由此。然在牧之，則不可謂非急售其才而不善用之者也。牧之上方略，衛公頗用其言，功成而賞弗及，衛公誠過矣！……（全祖望《鮚埼亭文集選注》）

唐人文，韓、柳之外，陸宣公、李衛公、獨孤及、劉賓客、李翱、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此十家者，當選次以傳。（宋顧樂《夢曉樓隨筆》）

知制誥、中書舍人、尚書吏部、考功郎中、湖州刺史，京兆杜牧牧之，其出與元、白同源，古風愈況，時傷浮露，無復春容；律詩絕句，情韻覃淵，足以方駕龍標，囊括溫李。（宋育仁《三唐詩品》卷二）





## 附錄二

### 杜牧詩文繫年目錄

唐敬宗寶曆元年乙巳（八二五）

上昭義劉司徒書 寶曆元年九月前

阿房宮賦 寶曆元年

唐文宗大和元年丁未（八二七）

燕將錄 約大和元年春作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大和元年

感懷詩一首 大和元年

寶列女傳 大和元年

唐文宗大和二年戊申（八二八）

及第後寄長安故人 大和二年春



贈終南蘭若僧 大和二年春

唐文宗大和四年庚戌（八三〇）

寄牛相公 大和四年春

望故園賦 約大和四年

唐文宗大和五年辛亥（八三一）

李賀集序 大和五年十月

偶遊石盞僧舍 大和五年

唐文宗大和六年壬子（八三二）

贈沈學士張歌人 大和六年春

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懷 約大和六年秋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約大和六年至九年春間

唐文宗大和七年癸丑（八三三）

戰論并序 約大和七年前後

守論并序 約大和七年前後

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八三四）



隋苑 大和八年春

牧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罷府周歲公宰昭應牧在淮南縻職叙舊成二十韻用以

投寄 大和八年秋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約大和八年

揚州三首 大和八年

罪言 大和八年

原十六衛 大和八年

上知己文章啓 疑大和八年

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八三五）

送杜顥赴潤州幕 大和九年春

贈別二首 大和九年春或夏間

遣懷 大和九年春或夏間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約大和九年四月後

張好好詩并序 大和九年



故洛陽城有感 大和九年秋至開成元年秋

兵部尚書席上作 疑大和九年秋至開成元年秋

唐文宗開成元年丙辰（八三六）

題敬愛寺樓 開成元或二年早春

洛中二首 開成元年春

金谷園 約開成元年春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開成元年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開成元年秋

洛陽長句二首 開成元年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開成元年

唐文宗開成二年丁巳（八三七）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開成二年春

陝州醉贈裴四同年 開成二年春

潤州二首 開成二年秋

題揚州禪智寺 開成二年秋



杜秋娘詩并序 開成二年秋末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開成二年秋末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約開成二年秋末前後

投知己書 開成二年

上鄭相公狀 開成二至三年間

唐文宗開成三年戊午（八三八）

題宣州開元寺 開成三年春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開成三年

大雨行 開成三年六月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開成三年秋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開成三年深秋

念昔遊三首 開成三年

宣州開元寺南樓 開成三年

上淮南李相公狀 開成三年



書懷寄盧歙州 開成三年

許秀才至辱李蘄州絕句問斷酒之情因寄 開成三年至五年

唐文宗開成四年己未（八三九）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 開成四年初春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開成四年春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 開成四年春

自宣城赴官上京 開成四年春

和州絕句 開成四年春

題烏江亭 開成四年春

題橫江館 開成四年春

村行 開成四年春

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 開成四年春

商山麻澗 開成四年春

商山富水驛 開成四年春

丹水 開成四年春



題武關 開成四年春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 開成四年春

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開成四年春

漢江 開成四年春

途中作 開成四年春末

送牛相出鎮襄州 開成四年八月後

李甘詩 開成四年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開成四年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開成四年

唐文宗開成五年庚申（八四〇）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 約開成五年初春

送陸洵郎中棄官東歸 約開成五年春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開成五年冬

襄陽雪夜感懷 開成五年冬

唐武宗會昌元年辛酉（八四一）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感舊爲詩 會昌元年春末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會昌元年七月

題青雲館 會昌元年秋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十八韻 會昌元年十一月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約會昌元年十一月後

與浙西盧大夫書 會昌元年

上宣州崔大夫書 會昌元年

唐武宗會昌二年壬戌（八四二）

入商山 會昌二年三月

奉陵宮人 會昌二年晚春

黃州刺史謝上表 約會昌二年四月後

與人論諫書 約會昌二年四月至會昌四年九月間

蘭溪 會昌二年至四年春末

齊安郡後池絕句 會昌二年至四年夏日

塞廢井文 會昌二年春末至會昌四年九月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六月十八日

上李中丞書 會昌二年七月前

早雁 會昌二年八月

題桐葉 會昌二年秋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會昌二年至四年秋

題木蘭廟 會昌二年至四年秋

題齊安城樓 會昌二年至四年秋間

赤壁 會昌二年至四年秋間

雪中書懷 會昌二年十二月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會昌二年

郡齋獨酌 會昌二年

自貽 會昌二年

黃州竹筵 會昌二年

上池州李使君書 會昌二年

齊安郡晚秋 會昌二年至四年晚秋



題桃花夫人廟 會昌二年至四年秋間

偶見 會昌二年至四年秋間

春日言懷寄虢州李常侍十韻 約會昌二年或稍後

雨中作 會昌二年至四年秋

唐武宗會昌三年癸亥（八四三）

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約會昌三年五、六月間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會昌三年七月

上門下崔相公書 會昌三年八月

東兵長句十韻 會昌三年冬

唐武宗會昌四年甲子（八四四）

池州送孟遲先輩 會昌四年秋

重送 會昌四年秋

即事黃州作 會昌四年秋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會昌四年八月稍後

秋浦途中 會昌四年九月



送薛邽二首 會昌四年九月至六年九月

登九峰樓 會昌四年九月至六年九月

池州清溪 會昌四年秋至六年秋間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會昌四年九月至會昌六年九月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約會昌四年臘月

皇風 會昌四年

寄浙東韓又評事 會昌四年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會昌四年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約會昌四年至六年

### 唐武宗會昌五年乙丑（八四五）

送劉秀才歸江陵 會昌五年春

池州造刻漏記 會昌五年四月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會昌五年或六年春

題池州貴池亭 會昌五年或六年春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會昌五年四五月間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會昌五年四月後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會昌五年四月稍後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會昌五年五月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會昌五年六七月間

池州廢林泉寺 約會昌五年八月至六年九月間

題池州弄水亭 會昌五年秋

九日齊山登高 會昌五年九月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會昌五年九月

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 會昌五年九月後

贈張祜 會昌五年九月後

還俗老僧 會昌五年秋冬間

斫竹 會昌五年秋冬間

李給事二首 會昌五年

上安州崔相公啓 會昌五年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并序 會昌五年



寄唐州李珣尚書 疑會昌五年

唐武宗會昌六年丙寅（八四六）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會昌六年春末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枯 會昌六年春末

祭木瓜神文 會昌六年春夏間

上白相公啓 會昌六年四月稍後

新定途中 會昌六年九月

泊秦淮 會昌六年秋冬間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會昌六年十二月

上宣州高大夫書 會昌六年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會昌六年

憶遊朱坡四韻 約會昌六年至大中二年間

朱坡絕句三首 會昌六年至大中二年春間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會昌六年底至大中二年八月

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八四七）



送盧秀才一絕 大中元年春

送盧秀才赴舉序 大中元年春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大中元年春

睦州四韻 大中元或二年春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大中元年春或二年春間

唐宣宗大中二年戊辰（八四八）

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 大中二年正月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 大中元年初春

寄璿笛與宇文舍人 大中二年六月至十二月之間

上吏部高尚書狀 大中二年初秋

上刑部崔尚書狀 大中二年八月前

上周相公啓 大中二年八月三日

秋晚早發新定 大中二年九月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大中二年九月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大中二年九月



汴河阻凍 大中二年十一月、十二月間

宋州寧陵縣記 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江南懷古 大中二年

寄澧州張舍人笛 大中二年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最早約在大中二年

### 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八四九）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章公遺愛碑 大中三年春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大中三年春

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彩絹等狀 大中三年春

上周相公書 大中三年四月前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 大中三年五月稍前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并序 大中三年六月至大中四年秋間

上河陽李尚書書 大中三年七月至大中四年七月間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自適高秋企望題詩寄贈十韻 大中三年深秋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約大中三年十一月、十二月間





上宰相求杭州啓 大中三年閏十一月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長句四韻 大中三年冬

送容州中丞赴鎮 大中三年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粗有薄產叙舊述懷因獻長句四韻 大中三年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韻 大中三年

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睹聖功輒獻歌詠 大中三年

奉送中丞姊夫儁自大理卿出鎮江西叙事書懷因成十二韻 大中三年

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一篇兼有諮勸 大中三年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 約大中三、四年間

唐宣宗大中四年庚午（八五〇）

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雪忽降品彙昭蘇即事書成四韻 大中四年正、二月間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大中四年春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于聖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牧支離窮悴竊於一麾書美歌詩

兼自言志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 大中四年二月後，初秋之前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大中四年夏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大中四年夏

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 大中四年七月前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大中四年七月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大中四年秋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大中四年秋

題白蘋洲 大中四年秋

寢夜 大中四年秋

送李群玉赴舉 大中四年秋

寄李起居四韻 大中四年冬

湖州正初招李郢秀才 大中四年冬

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約大中四年

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八五二）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大中五年正月

上鹽鐵裴侍郎書 大中五年二月至九月間

七絕一首 大中五年春末



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 大中五年春末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基愛酒情地閑雅 約大中五年春

不飲贈官妓 大中五年春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大中五年春

題茶山 大中五年三月

茶山下作 大中五年三月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大中五年三月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大中五年三月

賀平黨項表 大中五年四月或稍後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大中五年五月二日

祭龔秀才文 大中五年五月二日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 大中五年秋

途中一絕 大中五年秋

祭周相公文 大中五年七月八日

玲瓏山杜牧題名 大中五年八月八日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長句四韻 大中五年八月十二日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韻 大中五年秋末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大中五年秋末

隋堤柳 大中五年九月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

權審除戶部員外郎制 大中五年九月後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大中五年九月後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後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 大中五年十月稍後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 大中五年十月後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孟璩除工部郎中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外郎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皇甫鉉除右司員外郎鄭濂除侍御史內供奉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盧告除左拾遺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除太府少卿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澄除均州刺史萬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歸融冊贈左僕射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盧搏除廬州刺史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薛淙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邛州刺史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佺渝州刺史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雅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吳從除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裴閱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鎔除右諭德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倉曹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

大中六年底之間

支某除鄆王傅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鄭悛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衛將軍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將軍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張幼彰程脩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軍使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章瓊加侍御史充振武軍掌書記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

底之間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推官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

之間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軍推官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夏侯瞳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櫟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使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裴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大中

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官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巡官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趙元方除戶部和羅巡官陳洙除長安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諤除尚食奉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神策軍兵馬使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等加官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等叙勳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叙階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李玘貶撫州司馬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內府局丞置同正等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吐突士擘妻封邑號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官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之間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大中五年十一月

沈下賢 大中五年

和嚴憚秀才落花 大中五年

與汴州從事書 約大中五年或六年

唐宣宗大中六年壬申（八五二）

歲日朝廻 大中六年正月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大中六年正月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大中六年初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寄書懷四韻 大中六年初春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 約大中六年元、二月間

內宴請上壽酒 大中六年春

宴畢殿前謝辭 大中六年春

謝賜物狀 大中六年春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大中六年四月

姜閱貶岳州司馬等制 大中六年四月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大中六年四月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大中六年四月稍後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大中六年四月後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鄴除虢州司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大中六年四月後

李珣冊贈司空制 大中六年五月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大中六年六月

薦王寧啓 大中六年六月間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大中六年立秋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大中六年秋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大中六年秋後

崔璨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瓌除兵部侍郎等制 大中六年七月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 大中六年七月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大中六年八月

代裴相公謝賜批答表 大中六年八月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大中六年八月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大中六年八月

代裴相公謝告身鞍馬狀 大中六年八月後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壽院等制 大中六年八月稍後

李鄴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大中六年八月後

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大中六年晚秋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大中六年十月

自撰墓誌銘 大中六年十一月十日之後

留誨曹師等詩 大中六年十二月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約大中六年

華清宮三十韻 大中六年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大中六年

薦韓乂啓 大中六年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大中六年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大中六年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大中六年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 大中六年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杜牧集？年校注 第四册

丛书名=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作者=吴在？选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10

形态项= 1547

页数=1547

原书定价= 128.00 (全四册)

读秀号=000007433951

SS号=12064733

ISBN= 7-101-06219-9 / I214.242

分类号=090305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在？选.杜牧集？年校注 第四册.中华书局,2008.10.

简介=